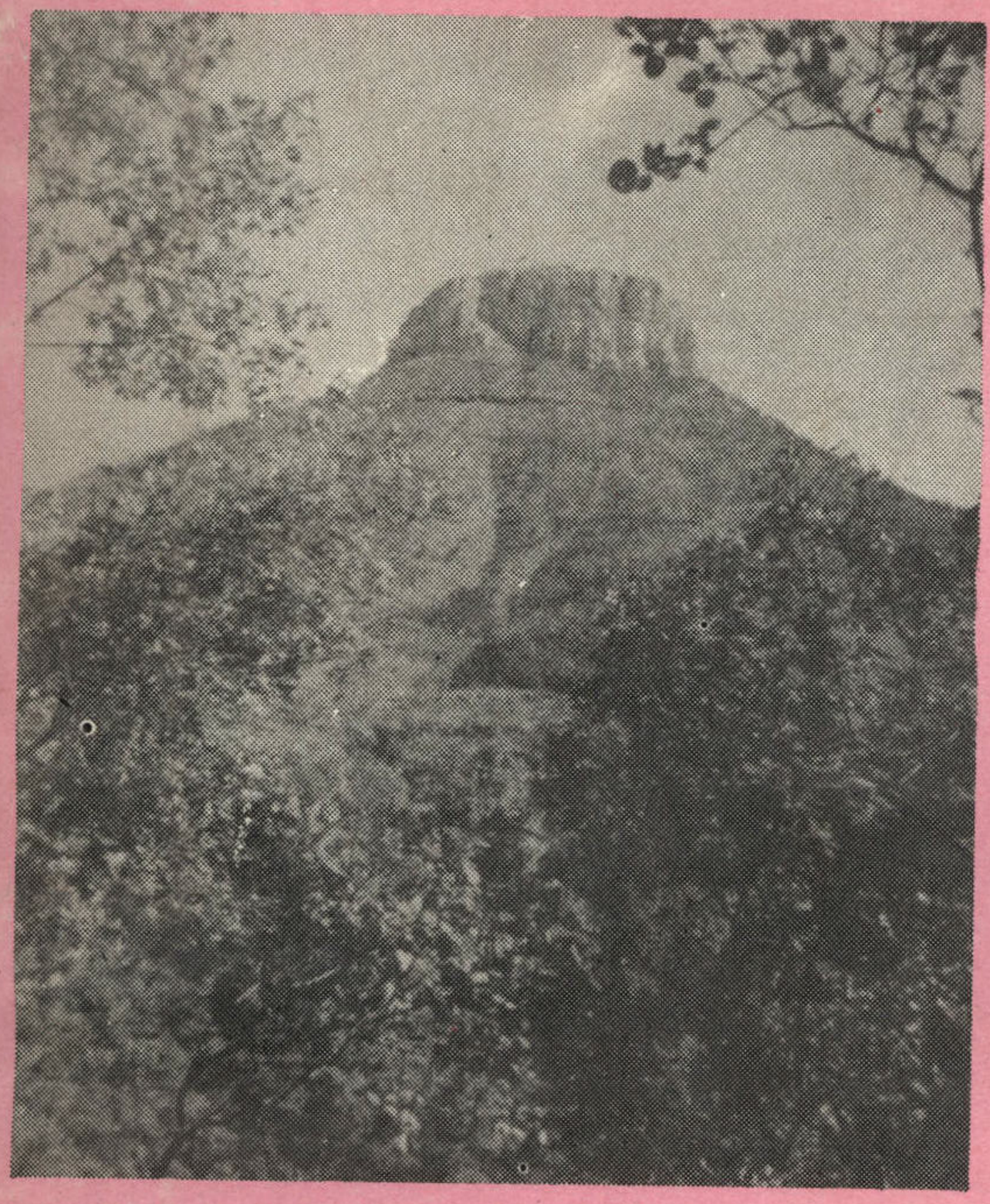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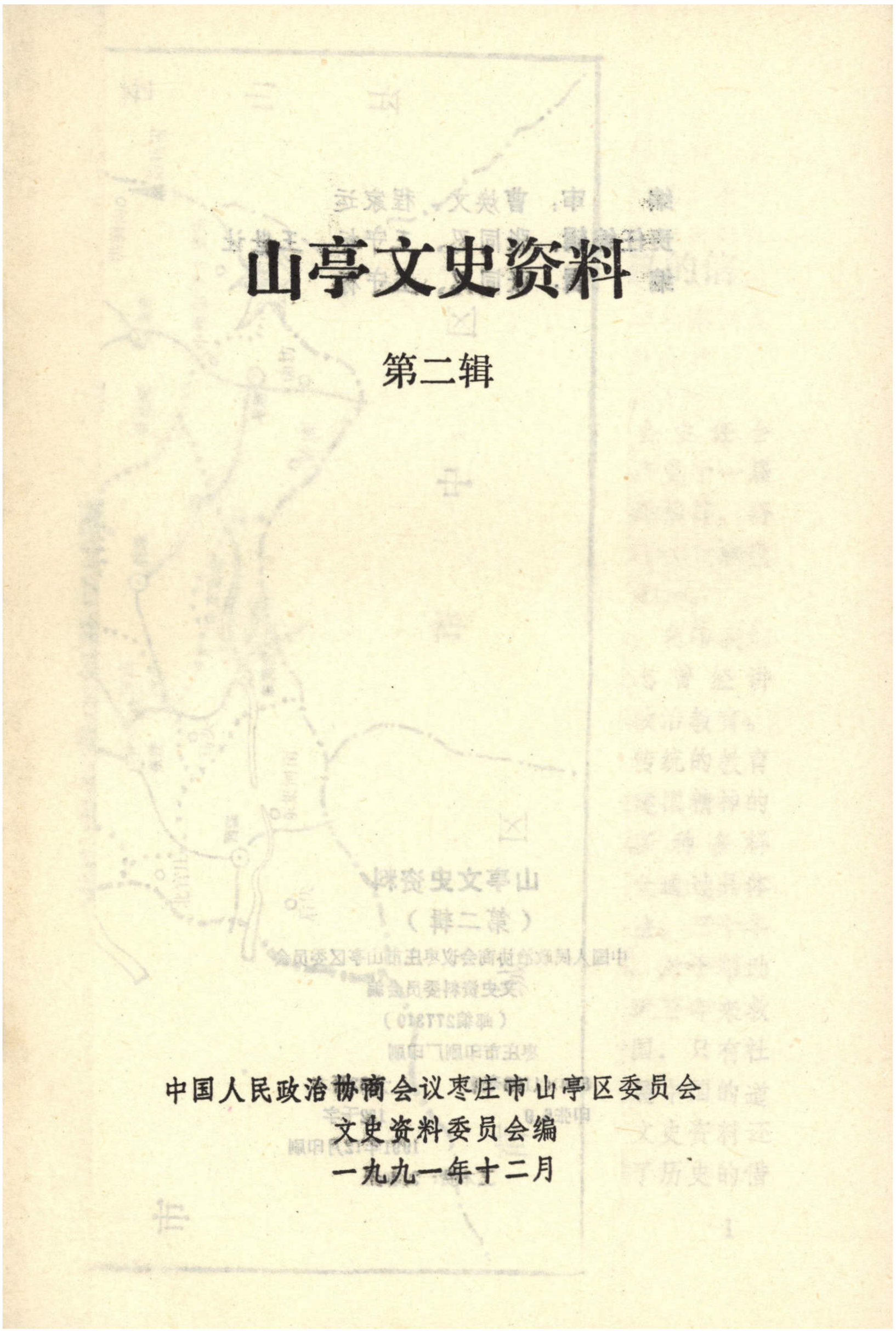


山亭文史资料

穆林题

第二辑

山亭文史资料 第二辑
枣庄市山亭区政协 文史委员会



山亭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枣庄市山亭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编　　审：曹焕文、程家运
责任编辑：张同忍、王守标、王世让
编　　辑：张同忍、王守标

第二辑

山亭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枣庄市山亭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邮编277319）
枣庄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印张6.9　132千字
1991年12月印刷
工本费：2.40元

枣庄市山亭区行政区域图



致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信

各位同志：

这次全国省、市、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议将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研究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回顾过去，思考未来，并规划当前的工作。

刚刚经历过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的斗争，留给我们的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很多的。小平同志曾经讲到，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放松了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里包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革命传统的教育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精神的教育等。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用历史事实进行教育，让人民群众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真理，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三十年来，文史部门征集和出版了数以亿字的资料，对于帮助人们了解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救亡图存的奋斗，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起了很好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文史资料还为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借

鉴。许多朋友和同志，许多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孜孜不倦地撰写出大量的史料，又通过你们的辛勤劳动编印成精神产品，广为发行和传播，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光荣的。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新的历史时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祝会议圆满成功！

祝大家身体健康！

李先念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

目　录

致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信……李先念

星星之火

中共枣庄特别支部……王魏波（1）
苏鲁边区特委简述……郭子化（3）
广仁医院和特委机关联洛站……袁化坤（7）
鲁南“小抗大”
——记善堌农民抗日训练班
……张同忍、王守标（14）

烽火狼烟

从自卫团到抗日义勇总队……朱道南（16）
在费滕峄工作的三年……穆　林（33）
片断回忆……李　瑞（57）
双山县大队……岳帮治（62）
奇袭东凫山……张锡池（70）
第五战区在徐州……郭子化（79）

人物春秋

罗荣桓在抱犊崮……周乐亭（83）

缅怀王传章同志……穆　林（87）
王鼎新传略……姜宜秀（93）
回忆先叔张锡池……张树启（99）
张茂文烈士传略……摘自《山亭区敌伪资料》（108）

鸿爪雪泥

临城劫车案（续）……方椒伯（110）
山大王梁继箴……村　夫（127）
韩乐悌的罪行……摘自《山亭区敌伪资料》（133）

同舟共济

抱犊崮山区统战之花……周乐亭（136）
滕东统战工作回忆……丁　一（143）
田村与小岛……王庆祥（155）
铁道队日本籍队员……王　蕾（166）

文苑片翠

日伪时期的西暨小学……姜兴滨（168）
黄埔军校学习生活回忆……陈芳德（174）
山亭区戏剧演变情况……薛云楼（179）

山川名胜

鲁南第一山——高山……沈印骞（181）
云谷山……王成柱、张福善、焦　鹏（187）
雪山……刘文举（190）
巨龙河……姜渭隐（193）

沧浪渊庙始末……张兆银（195）
梁王城遗址……姜渭隐、朱道来（197）
光武泉……季洪亮（200）
征稿启示……编者（202）
封面题画——抱犊崮

中共枣庄特别支部

王巍波

中共枣庄特别支部委员会于1931年3月成立，隶属山东省委领导。特支机关设于齐村镇齐村。

1927年，枣庄矿区党的领导人纪子瑞离开了枣庄。1928年8月工会组织领导人张福林等被捕。因而从1928年9月至1930年底，枣庄矿区的党组织便处于停顿状态，工人运动也失去了党的领导。

山东省委根据在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扩大会议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中关于“……枣庄（一万余，尚有一部分未歇业）……须派专人去进行秘密工作发动斗争，发展党组织”的指示精神，从1928年至1930年的两年间，曾多次派人到枣庄开展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取得成效。

1930年冬，田位东、郑乃序受山东省委的派遣，抵达徐州，担负起恢复发展枣庄党组织的重任。他们住在步雪樵的裁缝铺里，秘密进行活动，并组织了读报组启发教育群众。1931年3月初，他们发展了邱焕文入党。3月12日，党组织在徐州召开了研究枣庄工运工作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枣庄特别支部委员会，田位

东任书记，郑乃序为副书记；会议决定去枣庄组织工人大罢工，并准备夺取矿警枪支到抱犊崮山区打游击，以牵制敌人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会后，由邱焕文作向导进入枣庄。他们到达枣庄，便着手开展工作。田、郑二人到枣庄煤矿当工人，和工人群众同甘共苦，想方设法同监工、包工头子进行斗争，深受工人的爱戴和拥护。他们不断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并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党员十几人。他们组织领导了1932年“六·一三”（公历为7月16日）枣庄工人大罢工，向中兴公司资本家提出了减少工时、增加工资、里外工待遇平等等条件。他们还在棠阴建立了我市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峄西工作委员会。

苏鲁边区特委简述

郭子化

一、建立苏鲁边区特委时代的环境：

苏鲁边区特委是1933年4月建立的。这时正是国民党，CC派首领陈立夫、陈果夫统治江苏的时候，他们利用叛徒破坏了我党各地的组织、国民党以此为自豪，宣传江苏已成了“全部肃清共产党”的模范省。山东省军阀韩复榘在剿灭盘据鲁南多年的贯匪刘桂堂之后，又削平了割据半壁的刘珍年（1932年秋），造成了全省暂时统一的局面。韩复榘表面上恭顺南京政府的领导，暗地里网罗培植私人势力，不让国民党的实力侵入，因而在苏北虽然经过连年的黄水泛滥，人民痛苦不堪，但因国民党的组织很普遍（不是国民党员，连小学教员及乡村长都不能当）与我党的惨遭破坏，使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相对巩固，加上鲁地匪患荡平连年丰收，一般资产阶级对于韩复榘的统治也歌功颂德，称为韩青天。一般农民及矿工受着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正处于求生无路的境地（临郯、日照的农民暴动被展书堂的一师屠杀下去了，枣庄矿工两次大罢工亦因韩复榘的扑杀而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被派到枣庄，开辟了矿区及峄、滕各县党

的工作，并恢复了苏北丰、沛、肖、砀各县的旧有组织，建立了苏鲁边区特委。

二、特委的组织：

1932年10月到33年2月，苏北及鲁南的党，全为徐海蚌特委领导，自1933年4月鲁南建立峄县县委、苏北建立沛县县委与肖铜边区区委之后，因徐海蚌特委被破坏，与苏北鲁南失去联系，这些地区的工作全由我来抓。我召集沛县县委张光中、刘老二，峄县县委陶洪瀛，矿区工友梁元才等党员同志在枣庄开会，决定建立苏鲁边区特委，以便开展边区工作。大家推举我为书记，刘老二任组织委员，张光中任宣传委员，三人组成特委会。特委成立后，决定丛林为特委秘书，肖继周为特委队长（当时有长短枪15支），特委机关设在枣庄矿区。

1936年1月至5月，因我被捕，特委机关迁到费县高桥镇。

1936年冬陶洪瀛以峄县县委代表身份参加特委。

1937年10月，河南省委派刘文到鲁南改组特委，我仍任书记，张光中任组织委员，何一萍任宣传委员，刘文以河南省委代表身份参加特委。

1938年8月，苏鲁边区特委改属山东省委领导后，分组湖西、鲁南两个特委，湖西特委书记白子明，鲁南特委书记宋子诚。

三、各县县委及区委的组织：

甲，峄县县委：峄县县委于1933年4月建立，我任

书记，组织委员陈二友，宣传委员丛林。领导矿区区委及两个农民支部，共有党员40人。

1936年2月，县委改组之后，李韶九任书记，梁元才任组织委员，丛林任宣传委员，领导一个矿区区委，一个市民支部，一个学生支部，5个农民支部，共有党员150人(有滕县高桥一个支部，临沂兴明一个支部）。

乙，枣庄矿区区委：1933年8月建立，书记梁元才，组织委员陈二友，宣传委员李长庾，领导四个矿工支部，共有党员35人。

1935年区委改组，书记王明增，组织委员傅宝兴，宣传委员褚雅青，领导5个工人支部，共有党员50多人。

丙，临沂县委：1936年3月建立兴旺支部，书记王永福，同年冬建立大炉村支部，书记肖云清。1937年9月建立临沂县委，书记李韶九，组织委员王永福，宣传委员石洋。共有党员60人。

丁，沛县县委：1927年冬，沛县即有党的组织，至1933年屡遭破坏，尤其是党内叛徒的出卖，沛县党组织已完全破坏。1933年春，在建立枣庄矿区党的组织后，我即秘密到沛县东乡找到张光中，刘老二（即丛老二）、苗沛城、矮子王等（1930年我的原工作区域都与这些旧老有关系）恢复该县组织，建立区委县委。这时的县委组织（书记张光中，组织委员刘老二，宣传委员苗沛城）领导沛东、沛南两个区委，共有党员一百人。

1934年春改组县委，书记矮子王（雇农），组织委员苗沛城，宣传委员张明新，发展了沛城东西南北四个区

县一个支部，及肖铜边一个区委，共有党员300余 人。

到1937年春，党员发展到3800余人。1935年3月又因矮子王苗沛城被捕改组县委，书记郝中士，组织委员小炉匠老葛，宣传委员张明兴。

戊，肖铜边区区委，书记陆继先，其他不详，共有三个支部，党员50多人。

己，丰县县委，1934年建立一个支部，直到1937年秋，才建立县委，负责人不详。

庚，砀山特支，1937年冬建立特支，书记尹伊生，其他不详，有党员十余人。

辛，皖东北宿县特支。1937年冬建立特支，书记戴瑞璞，有党员5人。

壬，邳县特支：1937年8月建立特支，书 记 佘 耀海，委员郭大成、王怀信，有党员十三人。

癸，鲁南费县高桥镇区委（直属特委领导）书记沈延信，领导4个支部，有党员50人。

关于苏鲁边区特委的历史，我所能记忆的 只 有 这些，其他都记不清楚了。再者，自特委成立后，除我被捕过，沛县王、苗两同志被捕过，其他没有被破坏，故这里的组织一般的非常清白，故简叙如上。

附记：本文作者郭子化，系江苏邳县宋庄人，1896年生，1926年入党，曾任特委书记，济南特别市长，山东分局统 战 部长、逝世前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

广仁医院和特委机关联络站

袁化坤

每当人们谈起中国共产党在枣庄地区的早期活动，谈起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在鲁南的斗争历史时，总会想到为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郭子化等同志，当然也不会忘记曾立过汗马功劳的枣庄地下党的掩护机关——同春堂药店、广仁医院和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

枣庄原来是卓山之阳、峄县以北的一个集镇，东大洼、南马道、大小洋街、局里、西车站……都是随着枣庄采煤业的发展逐渐建设起来的建筑群。当时尽管还很简陋，其居民数量和消费量已使她逐渐升格，三十年代的枣庄，在全国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煤城了。

一九三二年枣庄“六月”（阳历7月）矿工大罢工失败后，党的领导人田位东、郑乃序等人殉难。反动势力加紧控制矿区，枣庄上空白色恐怖之云笼罩，党的活动和工人运动一度处于低潮。10月，徐州特委委员郭子化奉派，肩负恢复枣庄党组织的重任来到枣庄。经一番艰苦地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建起了党的地下组织——中共枣庄矿区工委，郭子化任书记。枣庄东大洼老街鸡市口外的同春堂药店，即是郭子化掩护身份行医的中药

铺，也是枣庄地下党活动的指挥中心。而在肃穆的清真寺西侧，有一所当时枣庄颇有影响的西医医院，即我家的广仁医院。三间门面的小楼的第二层，常为地下党工作人员的住宿和议事点。后院平房常作为来往枣庄地下党机关联系工作的“亲朋”或“求医者”的住处。随着党内工作的扩展，党员邱焕文等又在南马道东段建起了“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作为党内同志的掩护住所。

广仁医院的负责人褚雅青是我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他原名褚敬斌，1902年生，滕县八区张阿人。幼年时家中经济比较宽裕，供其上私塾九年。15岁时父母去世，家境败落，天灾人祸，不久辍学务农。

雅青在受教育阶段，看过不少旧小说，象《响马传》、《七侠五义》、《水浒》……。接触社会后，受到一些新思潮的影响，加之对包办婚姻不满，1919年底弃家南下到福建、广东当兵，从士兵、班长、排长到连长。他于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中路军参加北伐战争。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继之“马日”事变。自此反动势力抬头，他们在北伐军中排挤革命的中坚，曾受过C、P影响的雅青感到救国无望，愤然辞职到徐州学医。1929年回到家乡，在南石、马兰屯、周营等地行医。我是雅青在马兰屯一带行医时，因他原配已去世，经人介绍与其结婚的。

上海“一·二八”战争爆发，敲响了拯救祖国危亡的警钟，雅青整日忧心如焚，曾赋诗道“山河破碎吾心碎，世浊无处不冤魂，此生愿为苍生故，男儿岂能恋家

门”。我看他时怒、时病、时哭，就想法劝慰，但他拯国救民之志未灭，含泪把生意和家中琐事托付给我，毅然抛掉优裕的行医生活，辞别我们，南下到武汉、江西等地寻找党组织。半年多的徒步奔涉未果，但苏区之行使他悟到了：那里有群众斗争，那里一定会找到共产党。他辗转回到枣庄，在东大洼（原有早年亲朋帮他盖的几间房子）先办个夜校，教工人识字，把房屋修缮好后，把我们接来在东大洼开设了广仁医院。

雅青为了更多地结交工人、群众，他白天行医、治病，晚上教矿工、群众识字。他行医的原则是：穷人治病、富家拿钱。因雅青有数年的西医行医经验，又参加过上海东亚医学院的函授学习，他曾医好过一些疑难病症，在当时社会上颇得好评。雅青在医院大门上题字“热心济世、冷眼看财”，横书“广仁（广济天下仁人之意）医院”。雅青为人直爽，接近群众，对矿区工人的悲惨遭遇寄于深切的同情。直到现在东大洼的老户人家谈起雅青同志，还都说“褚先生当年在这里干地下工作，医院里人来人往，他夫妻待人和气、周济穷人，和庞先生（郭子化）一样都是“大好人！”由于业务上的交往，雅青认识了郭子化同志。子化爱雅青的正直、耿烈、同情周济穷人；雅青敬重子化有渊博的学识，宏大的胸怀。一来二往关系融洽，当雅青明白了子化的身份后，关系更加亲密。1933年春，雅青被子化同志吸收到党组织中来。雅青入党后，积极要求为党工作，根据广仁医院收治病员、人来人往较多，便于党内人员隐蔽的条件，子化同志令广仁医院作为来往枣庄地下人员掩护

的处所。

4月，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来枣庄巡视工作。他向子化介绍了徐州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并指示子化要以枣庄为中心，逐步恢复起苏鲁边区党的工作。为了进一步扩大我党在鲁南的影响，打破“七月罢工”失败后一年来枣庄工人运动的沉默局面，提高工人的觉悟，子化同志决定在“五一”前后矿区工委领导枣庄中兴公司煤矿工人大罢工。当时雅青曾参与领导了这次罢工，党内分工褚雅青和邱焕文一起负责向社会广泛宣传，争取各界人士对工人的同情和支持。这次罢工由于党组织工作的缜密，斗争策略正确，发动广泛，取得了枣庄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罢工斗争的胜利。在罢工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当年6月成立了中共枣庄矿区党委，书记郭子化，褚雅青等亦被委为矿区党委委员。

“五·　”大罢工胜利后，党的力量壮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树立起来了。虽然党的活动是隐蔽的，但资本家和国民党当局也预感到枣庄的工人群众身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指挥、领导。他们要反扑，于是在枣庄加紧制造白色恐怖。特务、暗探、军警多如牛毛，因此加重了同春堂药店、广仁医院等掩护工作的艰巨。子化和矿区党委为了完成徐州特委的嘱托，从1933年下半年起，先后从沛县调丛林、从邳县调郭日高、郭致远等来枣庄工作，并把工作的重点转到农村，派陶洪瀛、丛林到峄西大吕巷、香城、大武穴一带，派褚雅青到峄西、滕南的南石、沙沟、南常、张阿、郗山一带，派邱焕文、马文元等到运南一带做工作。

雅青接到组织委派后，把广仁医院的掩护任务交给我们，他利用“出诊”之名，隔三差五地到南石、沙沟、南常一带做工作（他在此行过医亦有亲族）。有时也到家乡张阿一带“回乡探家”，发展了褚子方、褚庆。林、褚庆云等十几名党员1934年冬建起了中共沙沟支部，继之南山、张阿、郁山沿湖地区也建起支部，后建成中共临沙区委。

1934年秋，子化同志多次派丛林去湖西找沛县地下党联系，不久老党员丛衍瑞、张光中来枣庄，被子化安排到广仁医院落脚。1935年初，苏北、鲁南各地党组织恢复和发展得很快，中共枣庄矿区党委的机构形式已不适应工作的需要，2月，为了加强徐州周围和苏北、鲁南地区党的统一领导，子化同志召集了有枣庄矿区和湖西地区各县党的负责人张光中、丛林、丛衍瑞、王明增、陶洪瀛、郭致远、褚雅青、邱焕文等参加的会议。会上总结了前段的工作，明确了斗争的策略方针，成立了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郭子化任书记，丛衍瑞任组织委员，张光中任宣传委员，丛林为特委秘书。为了掩护工作、保卫机关的安全，决定把广仁医院作为特委机关的联络站；那时丛衍瑞化名为殷延本，作为雅青的表兄，张光中化名褚敬泰、高志成作为朋友。他们或住在广仁医院小楼的二层上，白天在医院学医或干“杂务”，晚上出外活动，或来医院落脚。后来建立了特委的外围组织——枣庄药业公会，李韶久被选为会长；褚雅青、李微冬被选为理事。雅青有了合法的公开身份，在广仁医院以业务（同行）来往的名义掩护党的工作也有了有

利的条件。

雅青在工作中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使党的工作在敌人眼皮底下能顺利地开展。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工作日益扩大，苏北、鲁西、河南及皖北的同志也不断来枣庄联系工作、领受任务、听取特委指示。为避开敌特的怀疑，雅青根据子化同志的指示，都以家乡来人或病员求医的名义让其吃住在医院。从此我们一家就以行医的公开身份，担起了掩护特委机关的重任。我们行医的收入，除维持正常业务必需外，大多用在来往同志吃饭、路费和活动经费方面。有时行医收入不够，我带着子女到娘家借讨钱粮，维持同志们吃用。

1936年6月下旬，郭子化被叛徒朱大同带往徐州，特委决定：为免遭更大的损失，邳县、沛县籍的同志立即停止工作，出外躲避；留药业公会的领导成员坚持工作。当时李微冬、褚雅青、李韶九商定由李韶九以药业公会会长身份赴徐州保释郭子化。雅青曾用肥皂刻制印章、假造公函，对徐州当局提出“抗议”。子化虎口脱身回到枣庄，立即在广仁医院的小楼上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决定特委机关转移到山里高桥。枣庄工作由特委联络站负责。自此到1937年10月，特委移驻徐州前的二年间，特委有关文件的收转，来枣庄人员的联络、招待、掩护和护送，都由广仁医院担了起来。

西安事变后，党的工作非常活跃，各地来往枣庄边区特委机关联络站的同志更多了。不仅有华中、皖北、苏北各根据地的，延安也不断派人来过，他们在医院里

给雅青及我们讲形势、谈消息，推动、指导联络站的工作。国共合作后，枣庄形势和缓了，敌特的活动有所收敛。身为枣庄矿区党委委员和中心区委委员的褚雅青根据特委和中心县委的指示，腾出手来到沙沟、张阿一带抓抗日武装的组建和兵运工作。1938年3月18日，日军侵占了枣庄，我与雅青和特委、中心县委成员离开了枣庄，带上部分药品和医疗器械赶到大北庄与郭致远、纪华同志会合。至此，广仁医院的历史使命结束，我们也结束了五年之久的掩护特委地下工作的岁月，开始了艰苦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戎马生涯。

（褚庆华、张同忍整理）

鲁南“小抗大”

——记善堆农民抗日训练班

张同忍　王守标

“鲁南农民抗日训练班”在今枣庄市山亭区山亭镇西南5公里的善固村北——雪山。训练班旧址设在雪山南麓灵芝寺，现存僧塔一座和石佛一尊；山顶原建有梵王殿，今残存石碑数通；山间东西两侧多有岩洞，当时为躲避日军扫荡的隐蔽场所。今仅存东侧岩洞和山西南一处院落。

一九三七年九月，在苏鲁豫皖边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由王见新来滕会同李乐平等在滕东织织秘密农会，进行统战工作，宣传抗日救亡。随后，经过短期准备，以雇工会为基础，于一九三八年一月，由李乐平、张光中、刘炳文、渠玉柏等同志具体负责创办农民抗日训练班。

农民抗日训练班，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吸引了一批有爱国热忱的农民青年。训练班开办后，县内许多村庄以及来自峄、费、邹、沛、铜山等县的进步青年，陆续奔赴善固参加学习。

训练班规定七至十天为一期，由王见新、李乐平等

担任教员。培训内容主要是当时国内形势，抗日战争情况，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游击战术等，同时还教唱革命歌曲。通过培训，许多进步农民青年学到了革命理论，掌握了斗争艺术，慷慨悲歌，意气风发，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和希望，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奔赴抗日前线，成了我党和我军的骨干力量。

训练班共举办了5期，培训学员500余人。后因日寇侵占滕县城，遂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结束。善固抗日农民训练班，为我党培养了一批政治和军事骨干，为在鲁南组织抗日武装——鲁南农民抗日救国军，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在苏鲁豫皖边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纪念这一个革命圣地，枣庄市人民政府于一九八〇年将农民抗日训练班旧址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山亭镇库山头村负责），建立纪念碑一座，上款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为“苏鲁豫皖边区雪山农民抗日训练班旧址”，下款为“枣庄市人民政府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五日”。

从自卫团到抗日义勇总队

朱道南

一九三七年秋天，我在峄县的邹坞、张范一带，发动农民群众举行了一次武装暴动，铲除了反动的邹坞乡农学校校长王效卿，创建了峄县人民武装。翌年五月，编入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第三大队。现在我将这支武装创建、发展过程作一回顾。因时隔已久，我又年迈多病，难免有些不妥之处，希当年参加这一革命活动的老同志及从事枣庄地区党史研究的同志给予指正。

拉起武装

我们惩办了作恶多端的王效卿，峄县的邹坞、张范一带的农民群众人心大快。这一行动对峄县的反动势力震动很大。自邹坞乡农学校解体以后，其他乡农学校，像西集、涧头集、台儿庄、周营、峄县城等，也很快自动解散了。这时，国民党峄县县党部及一些豪绅地主、下台的反动镇长等纷纷上书请愿，要求上边派兵对暴动的农民群众进行镇压。峄县当局听了他们的话，除调动县警备大队随时准备投入镇压活动外，还联络了枣庄煤矿中兴公司护矿队配合行动，一时空气十分紧张。参加暴

动的农民群众听到这个风声后，一家老小惊慌万状，不知所措。这时，日军已开始向山东进犯，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各界上层人物都惊慌不安。针对这个局势，我借机在峄县城组织人“放风”说：“听说邹坞暴动有五千人参加，三千条枪。他们不久还要攻打县城，先杀县长，再杀王、鲍（大地主）两家。”这股风吹出去后，峄县当局头面人物很害怕，不敢对参加暴动的人下手。

我见县城的官僚们不敢动武了，便去枣庄南马道“医药合作社”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委员何一萍以及邱焕文等同志听了汇报，指示要立即将参加邹坞暴动的人组织起来，建立由我党直接领导和控制的人民抗日武装，一是为了抗战打鬼子，二是应付峄县国民党当局和封建势力的反扑。我带着边区特委的指示回到了北于村，找到刘景镇、朱玉相、朱少良等，向他们讲清为什么要把人组织起来的道理。那时他们的手下都掌握着一帮人，再加上各村联庄会的人，很快把人组织起来了。人们集合以后，就住在邹坞。从乡农学校弄来一些枪，再加上分散在各村的枪支，没几天就搞起了一支拥有六十多支枪，一百余人的武装，命名为“鲁南抗日自卫团”。这部分人一集中，这一带轰动了。当时邹坞附近有三大股势力，一是齐村的崔遽庵，二是西石沟薛家，三是南石沟的田家。他们知道联庄会集中起来的这些人不好惹，大部分是“穷光蛋”，天不怕地不怕，最怕这部分人受共产党的领导。地方的封建势力极力对我们施加压力，妄图把这部分人挤出这块地盘。

那时，我还未离开县教育局，局长张玉亭同情抗战。县里已经乱起来了，教育局内的工作人员有的提出要回家。当时局里还有一笔教育经费，张玉亭想拿这些钱买枪拉武装。回家的人向他要逃亡费，他问我要不要？我当然要了，给了二百元。邹坞集中起来的人，供给非常困难，当时没有经验，不知道向老百姓要，我拿回来的钱都用上了。这时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派来一个叫白玉香的人，说要把我们这一部分人归他，他发给委任。刘景镇、朱玉相问我怎么办？我说可以，但是我们需要服装、枪支、子弹，他要是把这几条解决了再考虑。还要加上一条，我们这部分人不脱离这个地方，拿到委任再说。结果没谈成。在这里，一些地方反动势力对我们威胁也很大，部队供给难以解决。究竟怎么办，一筹莫展。

开进山里

滕县有个杨士元，是阎锡山的一个退伍师长，“七七”事变后，他打着抗战的旗号，组织起“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国民党给了他一些枪支弹药。一九三七年十月，杨士元把自卫军拉到枣庄，建立了八大处，其中有个叫招编处，处长董尧卿，这人和朱玉相、刘景镇都很熟。邹坞暴动这一部分人是不是合编到杨士元那里去？当时我向鲁南中心县委作了请示。何一萍、宋子成听了我的汇报，同意我们合编进去。我就找董尧卿说：“我们这一部分人可以编为杨士元的番号，共同抗日，但要保持我们的独立性，部队调动要经过我们同意。另

外，我们还可以帮助自卫军把政治工作建立起来。”他都接受了。这时，共产党在枣庄已经公开活动了，中兴职业中学的一些学生很活跃，象李作森、沈春光、汪国璋、许在廉等人，都被县委派进自卫军去了。这些青年人工作热情，抗日宣传工作搞得很好，人员发展比较快。此刻，日军已经过了黄河，蒋介石调川军驻在滕县城和界河、两下店一带。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一部分部队也开赴前线。杨士元把自卫军带到城前，后又转移到邹县张家庄驻防。他暗地里与庞炳勋接头，想投靠庞部。我和刘景镇都没去，是在枣庄听到的这个消息，认为我们唯一的武装万一被带走，问题就严重了。一九三八年三月，我遵照鲁南中心县委的指示，亲自去张家庄我部驻地，把我们的人拉回来了，脱离了杨士元的部队。不久，川军在两下店与敌人接上火，打得很激烈。三月中旬，川军开始撤离滕县。我们经薛城返回枣庄。那时崔遽庵和我们的关系不错，后来顽固分子黄僖堂受委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华东第五十支队司令，崔是副司令。我们路经齐村时，找到他谈了些情况，约定他到山里再见面。三月十八日敌人侵入枣庄，群众非常惊慌，工人学生，甚至有些党员都缺乏思想准备。我和刘景镇、朱玉相商量，把我们这个部队拉到枣庄东边，准备到山里去打游击。

那时四川旅沪同乡会战时服务团大约三、四十人，多是些学生，团长田托夫，副团长易野原，宣传部主任李浩然。原先，他们以为四川军服务的名义开展活动，来枣庄后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川军撤退后，他们和我们一

起离开枣庄。还有中兴职业中学的学生也一块撤离。三月十八日开始转移，天黑到了郭里集。第二天继续往东走，人地生疏，因为仓促撤离，随部队行动的部分学生、教师等，对向东走的意图弄不清楚，到了税郭就不想再走了。我和纪华商量，集合起来讲一讲。我对他们说："愿意抗战的跟我们到山里去，家中有老小离不开的可以离队。"这样一讲，少数青年学生走了，多数人不愿意离开我们。

那时，庞炳勋的四十军驻在临沂，离开枣庄后，易野原说，他和庞炳勋有些联系，可以找庞要点钱和被服，还想叫庞供给枪支弹药。他和何一萍同志便到临沂去了。我们也想朝东走，打算到阎家庄住下。易野原和何一萍到临沂找到庞炳勋后，什么问题都没解决。我们对易野原很不满意，认为他政治上有问题。不久他跑掉了。鲁南中心县委研究，派宋子成到高桥，何一萍到大炉，分头去活动。接着，我们又与大北庄郭致远、郭怀远取得联系，队伍就在这一带农村住下了。

日本人对枣庄的煤炭很眼馋，为了不让敌人搞走煤，我们临撤出枣庄时，用炸药把煤井炸了。但是，对撤后的敌后工作没有很好的安排。这时宋子成生病，部队交给我和纪华负责。我们研究决定，先到峄县北部山区活动，利用和崔遽庵的旧关系，与他商量进行合作抗日。这时汤恩伯部几万人从鲁西退下来，住在这一带，电线扯了四五十里。我们在泥河住下，汤恩伯部下有个师长，叫关麟征也住在泥河，我便找他联系，希望他们能把枣庄拿下来，我们重回枣庄。关师长应付说："枣

庄虽然只有千余敌军，但后边还有很多呢！不能盲目行动。”我又提出叫他们给我们些枪支、子弹和经费，他说：“你们是地方游击队，这些都是自己想办法。”又说：“山下有两个口子是进山的路，你带领武装到那里，有拿枪进山的就收下，有拿钱的也给他留下，不是枪和钱都解决了吗！”我回来与纪华商量一下，可以去那里看看，派刘景镇带人把住两个口子，我向他交待：“如有带枪的群众，可以多做工作，请他们不要把枪带进山里去，留给我们打敌人用，如果不给不要强迫，他们带的箱子、行李，无论如何也不要打开。”他们在那里呆了半天，进山逃难的人虽然很多，可是总共才弄了五六支枪。

在这里，我们还遇到梁继璐带了几个人来到泥河。他在国民党那里加委为“第五战区游击司令部三支队长”，他对我说：“现在枣庄敌军不多了，在大井底下东西很多，有枪支弹药，还有衣物，你们可以派人去那里看看。”当时，我信以为真，感到我们部队中工人很多，路线熟，于是便派刘景镇带二三十人，通过南马道，到窑下看了看，结果什么东西也没有，还摔伤了两人，他们回来后，梁继璐已走了。当天，我们住在龙山。夜间国民党部队通信兵开始收电线。我去问那位关师长为什么收回电话线，他说有任务要转移，还说你们游击队也应该后撤。国民党部队随即奔临沂方向去了，我们也离开了泥河到了周村。这时，前线退下来的部队象潮水一样往东跑，有伤兵担架，还有坐着轿子的军官。敌军向前推进很快，从峨山口到半湖一带枪声响成

一片。三月二十二日，我们到了大北庄，郭致远等同志在这一带工作时间很长，群众基础较好，农村发展了党员，已拉起了武装。

在大北庄西北五里处有个黄龙洞，洞内面积很大，后来成了国民党四十军的武器库，里面枪支、弹药很多。四十军撤退时，把黄龙洞放火点着了，子弹被火一烧，“呼呼啪啪”响了一天一夜。我们到了那里以后，派人把守了洞口，附近的滕、费、峄几个县想从中弄枪的人都退了下来。待洞内子弹不响了，周围的火药味仍是很浓，洞内的烟直向外冒。为弄出残存的武器，我们的战士用湿被子包着头进去，仍呛得难受，其中有两名战士将枪扛出洞口时，晕倒在地，嘴里直冒白沫。经我们顽强地与毒气搏斗，从洞内弄出了许多枪。这些枪都是“八沿钢”的俄国造，当时比较先进，虽然木质部分烧残了，但仍能用。从此，我们部队的武器都换了，每人还发了二十发子弹。

第二天，我们从大北庄往西转移，在峄县邹坞以北碰到董尧卿的第五中队，有三、四十人，队长李德胜原是个土匪，正在那里发脾气，围着一群人看热闹。原来，他们的人有子弹无枪，有的有枪无子弹，部队纪律很差，乱放枪。我见此状，对李德胜说：“不能放枪，老百姓听到枪声会很惊慌的。”李说：“我们可以不放枪，可老百姓放怎么办？”我说：“那就收他们的枪。”从此，李德胜部暂编入我们队伍了。

自从撤离枣庄后，我们一直未得到休息。当天，部队到了白庄住下，我随即又到了离白庄不远的傅庄找到

了崔遽庵，晚上住在他那里。天刚放亮，有人来报告：红山峪的土匪叫嚷说，我们的人收了他的枪。土匪武装将白庄包围了，要与我们决一死战。我随即赶回白庄，见到一个叫孙桂芝的人，正在那里光着膀子闹腾，我说："你要干什么？"他气势汹汹地说："你们的人到红山峪把我们的枪收了，我来找你们要枪！"我说："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打敌人，你若是打日本，我还给你枪，要子弹也给你。"他表示坚决打日本。于是，我让人把枪还给了他。

我们从白庄接着又转移到东皂山，该村有个叫张子光的人，人称四爷。此人与土匪关系密切。从前他曾与我父亲认识。他对我寒暄了一阵，又拉了一阵近乎话后，接着说："我有一个徒弟叫马卫民，是五十九军张学忠部的秘书长，张学忠派他来这一带发展武装，你们干脆归他好啦。"我说："不能这么简单，这些人自动组织起来打鬼子，我说了不算数。"我们正谈着，一个大胖子出来了，张子光介绍说："此人就是马卫民。"只见他戴着眼镜，挺有派头。马笑咪咪地对我说："我们一块干吧，保证亏待不了你们，我在胶东、鲁中和徐州都有关系，将来一切都好办。"我说："远水不解近渴，这事我不能作主。"张子光随即把朱玉相、刘景镇叫来劝说。朱、刘都说听我的。张子光插话说。"道南，你还年轻，听您四叔我的话没错！"马卫民抢着说："这样吧，我们合作。"我说："合作打日本可以，干别的不行。"就这样，我们与张子光、马卫民的谈话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马卫民派人突然给我们下口令，我们自然不听他们那一套。因为东皂山一带是他们的地盘，第二天马卫民通知各村不给我们饭吃，我们非吃不行，就这样，我们与马卫民的磨擦从此开始了。

会师建队

一九三八年三月底，我们转移到枣庄西北部的墓山村。不几天，郭致远等同志率领的大北庄抗日武装也来到这里。特委指示我们合编在一起，我们编为一、四、五中队，住在墓山、老古泉等村。大北庄的武装编为三中队，住在凤凰庄。四川旅沪同乡会战时服务团的一些人与我们住在一起，编为二中队。因为“战时服务团”这个番号是国民党当局给的，是合法的，经我们研究，暂时使用了这个番号。

在墓山会师合编后，力量逐步大起来，参加邹坞暴动的人占多数，还有从枣庄、峄县来的学生，有农民，有工人，有男有女，集中起来已有二百余人了。

在同一个时期，滕县的李乐平、王见新、于公等在善堌训练班的基础上拉起了一部分武装；张光中等在沛县、夏镇一带也拉起了一部分武装。

一九三八年五月下旬，特委调集沛县、滕县和我们峄县的抗日武装，在滕峄边山区的墓山、南塘、善堌一带汇合，成立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委任张光中为总队长，何一萍为政委。总队下辖三个大队，我们编为第三大队，仍住在墓山、凤凰庄。我和纪华、朱玉相、刘景镇负责这个大队，但我没有担任具体职务。三大队编了

四个中队，一、二中队是参加邹坞暴动的老人，三中队是郭致远那部分人，四中队是李浩然那部分人。三大队的武器最好，都是“八沿钢”，每人二十发子弹，政工人员配备得挺齐全，纪律也好，战斗力比较强。我们按照中国红军的规章制度管理部队，唱革命歌曲，与群众同劳动，共甘苦，深得群众的拥护。有些青年学生参加部队后，工作很积极，象沈春光、李作森、汪国璋、许在廉、王磊、朱平桓、杜继贤等人，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很得力，是部队的政治骨干。

正式组建部队时，番号全称是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是郭子化在徐州给李明扬说好后确定的。这时，总队部驻南塘，特委住沙冯。特委直接领导这支武装。

此时，董尧卿带着一部分武装驻在峄县南常一带，该部有一个中队，曾与我们合编在一起，称第五中队，义勇总队正式组建后，我们又让他们回到董尧卿部。杨士元已经不在自卫军了，董尧卿仍以自卫军的名义活动，受特委领导。但是，这部分人员比较复杂，团结不好，纪律差，我们派了部分干部进去，张洪仪任政训处长，还有李克俭、黄岱生、李荣萱、朱平桓、杜立等。这些干部进去后，工作很难开展。第五中队长李德胜，不听董尧卿指挥，想投敌叛变。后来，我们派刘景镇和董尧卿商量，把他枪毙了。从此，部队纪律好了许多。另外，还处决了几个坏人，这个部队才巩固下来。

痛歼马顽

马卫民，自称华北游击第五纵队司令，主要是收编

了些土匪武装，有近四百人，盘据在滕峄边山区。他们到处抽枪、罚款、牵牛、架票。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架票时竟用我们的名义，在徐州国民党报纸上骂我们是土匪。因此，大家很气愤，都要求尽快地消灭他。

峄县马家庄有个姓褚的士绅，人称褚三害，他勾结官府，迫害了许多好人。当时，在马家庄住着国民党一个团，我们想利用该团的力量去消灭马卫民。于是，我们把团长请到褚三害家里吃饭，在喝酒打牌时便向他提出我们的要求，他不愿意参加打马卫民。我们无办法，也就不强求了。

当时，我们三大队第三中队住在凤凰庄，离墓山有六、七里路。三中队司务长乔锦章率领十余人到墓山村去催柴草、粮食，路过小马庄时，村里出来一些人热情招待他们，香烟、茶水摆了一大桌子。乔锦章他们正在喝茶吸烟时，突然又出来一帮人，把他们的枪给没收了，人也给绑起来了。我们闻讯立即派刘景镇带人前去营救。刘景镇带人追上他们后，见是土匪头子杨二恶、曹万仓，可我们的人早已被带走了。杨、曹已被马卫民收编，知道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见我们的人追来，吓得跪下叩头说："我该死！不知是你们的人，保证马上把人放回来，如果不送，你枪毙我！"刘景镇见他们苦苦哀求，便将他们放走了。我赶到时，杨二恶、曹万仓已经走远了。几天过去了，仍不见放人，我们多次派人交涉，既不放人，也不还枪。马卫民还给我们写信说："我们应该讲统一战线，枪口要一致对外"等。马卫民这家伙，不放人，还反咬一口，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

下，决定用武力来解决。当时褚雅青和刘景镇这些同志，一提打马卫民都很积极。反马战斗共打了三天，消耗子弹一万多发，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大的战斗。结果把马卫民的四百余人全部击溃，缴获了很多武器弹药和一部电台，马卫民也被俘虏了。我部被抓去的十几个人和枪也全都弄了回来。

马卫民被我们活捉以后，见了我恳求说："道南兄，真对不起你，请还我的眼镜好吗？"我说："给你眼镜容易，可是你作恶不小，先在这里受点委屈吧！"时值台儿庄会战后期，徐州吃紧。郭子化从徐州回到滕峄边后，特委确定由韩文一负责处理马卫民。他根据我们讨论的意见，便将马卫民给枪毙啦，为滕峄边人民除了一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此次战斗，在鲁南来说，是人民武装第一次与国民党顽固势力磨擦。

袭击敌军

一九三八年五月初，有大批日本兵沿临（城）枣（庄）铁路的两侧由东朝西走，日夜不断。当时我们住在墓山，不知道日本人要去包围徐州，也不知道台儿庄大战的详细情况，有些人认为这是敌军退却，主张借机打一下，尤其韩文一很积极。他当过国民党的县长，处事果断，口才很好，在枣庄开大会时，他上台讲演，号召力很强，后来经郭子化做工作，他就在我们这里随部队行动了。刘景镇、朱玉相、褚雅青等都积极要上铁路打敌人。我们经过周密计划，就行动了。

峄县的修庄和小甘霖村离敌人走的路线很近，便于

我们的人在那里埋伏。敌人过来，我们就放枪，不管怎么打枪，敌人也不理采。我们打死几个敌兵，可他们还是一股劲地往前赶路。头一天战斗，虽然没有多大收获，但也没有什么损失。到了夜里也去打，第二天十个人去打。得了一些东西，还有三匹洋马。连续打了两天两夜，大家很疲劳。第三天上去一打，这时鬼子还枪了，转过头向我们冲来。我们从磨塘退到小山口，敌军见我们向后撤了，也不再前来追赶了。我们的一个班长在这天牺牲了，这人叫陈连，是上新庄人，大家把他的遗体抬回墓山，买了口棺材送回家去埋了。第四天刮起大风，过路的敌军没有前几天多，过了些马车、牛车。这天上午，我们打伏击得了两辆牛车，车上装着军毯、军衣，还有钢笔，但大部分是骨灰。我们没见过这东西，一袋袋装着，闻不到味，当时就撒了，剩下些东西送给了老百姓。这一仗，在鲁南震动很大，拉起武装打敌人，在峄县来说，我们是第一个。顽固分子的武装不敢和敌人照面。以后，我们才知道，国民党集结了一些部队在台儿庄附近和日军打仗，敌军损失惨重，然后调兵增援台儿庄，企图渡过运河夺取徐州。日军的另外一部分兵力迂回到微山湖以西，从沛县、丰县一带包围徐州。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了。

受挫东征

一九三八年春，鲁南这片地方地主武装、国民党顽固派武装、土匪司令多如牛毛，有一个连的人，就称司令，十人八人也叫司令。峄县的国民党反动武装头子黄

僖堂给地主士绅、土匪、兵痞等乱发委任状，局势非常混乱。此时倾向抗日的武装也不少，象孙伯龙、邵剑秋、孙怡然、胡大勋等部。同年六月初，他们给我写信说："你别在山里啦，出来看看吧。"我感到有必要出去，以扩大我们的影响。郭子化从徐州回来后，也觉得派我出去更合适，便对我说："你出山吧，到自卫军去看看，张洪仪在那里工作有些困难，他在那里兼政训处长，叫文立正多做些实际工作。你去后住几天，安排一下就行了。"我也想看看台儿庄大战后的情况，就带着三大队一起行动了。我们到周营后，便召集董尧卿、孙伯龙、邵剑秋、孙怡然等人开了个会，共同商议成立了"山外抗日联合委员会"，大家推举我当主任。接着，又到南常董尧卿那里看了一下，发现该部有的中队长表现很不好，一些青年学生不愿意在那里干。针对这个情况，我提议在白楼村办了训练班，各部都派人参加受训。训练时间虽然不长，效果还是不错的。后来我又带人到了台儿庄附近，在柱子山北面见到一个一个的敌兵坟墓，墓前都有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上百个日本人的名子。证明台儿庄大战时敌人死亡很多。也听说，参战的中国军队阵亡也不少。时值六月天，又下了场大雨，坟被水一冲，骨头架子露在外面，雨水从山上流下来，尸体腐烂，臭气难闻，蝇子很多，一脚能踩死好几个，煎饼上的蝇子屎都成黑的。

我们的部队为加强抗日宣传，走到一个地方就唱歌，政治空气很浓，目的是刹一刹黄僖堂这些顽固派的威风，以扩大我军影响。在北洛村，我们找到峄县另一

个地主武装头子孙业洪，那时我觉得这人还有希望跟我们一起抗战，后来发现他已接受了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张里元的委任，我就没再做他的工作。在北洛村住了一夜，我接到郭子化的信，他命令我们要立即赶回来参加反顽斗争。同时，叫董尧卿和褚耀斌的人也到山里参加反顽。我接到信后，当夜赶到周营，又路过董尧卿那里，将特委的指示告诉了董尧卿和董开夫。第二天回到了山里，仍住在墓山。郭子化见到我说："申宪武认为我们的活动对他有威胁，到处骂我们共产共妻，和一些顽固分子联合起来要搞我们，他召集其他顽固势力头子已经开过会，制定了一套计划，想趁我们后方空虚时下手。"他还说："崔遽庵也参加了他们的会，这个秘密是崔透露给我们的。"当时，总队部没有多少武装，一个警卫连，人数少，战斗力也差。特委在调我们的同时，又调万春圃的四县边联常备队。大家到齐后，共同研究了对付申宪武的作战计划，确定由西北特支派来的军事指导童陆生担任反顽作战总指挥。因申顽行动晚了几天，我们准备就绪后，就先下手了。我们的兵力集中，力量比较大，出其不意，一下子把申宪武搞垮，战斗很快结束了。黄僖堂、梁继璐不敢过来。秦启荣在邹县，开始准备支援申顽，申顽被击溃以后，他也没敢动。这时，峄滕边区比较安定了。当时，我们因执行政策"左"一点，致使地主武装头子有些恐惧。申宪武借机很快又恢复起来，勾结了西集、文王峪一带的地主武装，秘密联合起来对付我们。东江村的刘广田很顽固，我们又集中力量去打东江，那时候没有重武器，东

江村是个土围子，打了很长时间没能打开。顽固分子见我们打不开东江，更加嚣张，我们的处境更困难了。

为了扭转鲁南形势，特委派人北上，请山东省委派部队来支援。省委书记郭洪涛闻讯后，随即带了几百人的兵力来增援。这一来，我们的声势更大了。顽固分子虽然恐惧，却妄图和我们死拼。四支队来这里后，虽然打了几个胜仗，但没从根本上改变形势，相反困难越来越大。局面更加被动了。我们和四支队联合几次攻打东江未克。此时，各地的顽固地主武装，步步向我们逼近，部队的武器弹药供应更加困难，伤员也不断增加。郭洪涛同志决定带领四支队返回鲁中，命令我们东撤临沂大炉一带开辟根据地。这时，郭子化写了封信，叫我到莱芜石友三那里求援。我奉命前往，在郑家庄找到石友三的政治部主任张友渔（共产党员），向他说明了来意。张友渔对我说："石友三已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控制起来，他变得越来越反动了，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都要离开这里。"我一看没办法，只好回来了。

为了摆脱困境，同年七月下旬，我们义勇队遵照省委指示，离开了抱犊崮以西的滕峄边区，转移到抱犊崮以东去。因为那里群众基础好，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便于我们开展活动。部队东撤时，一路上被顽固分子、土匪武装拦截。我们不得不边打边走，前进非常困难，有些同志牺牲了。郭子化、张光中去找李以锦谈判，李虽是个反共分子，但他不希望在他那里打仗，同意放行。我们经过北面山沟时，发现前面设有埋伏，我对郭子化说，李以锦说要放我们过路，他又重兵埋伏，可要警惕

呀。郭子化又去找李以锦谈，结果还不错，李以锦的部队在那里没敢动。我们撤到临沂大炉一带后，才脱离战斗。

大炉地处山区，人民群众生活十分艰苦，部队的供给发生很大困难。经省委研究，我们义勇总队又改用张里元的番号称："山东第三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直辖四团"。那时，张里元和我们关系还比较好，给了些供给。到大炉不久，我又奉省委的命令，去王学礼部做收编地方武装工作去了。从此离开了人民抗日义勇总队。

在费滕峄工作的三年

穆　林

1942年3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鲁南区党委四地委与鲁中区党委五地委合并为滨海地委，归分局直接领导。当时鲁南四地委委员4人，王永福、刘伯涛同志留滨海地委工作，我和纪华同志回鲁南地区工作。我被分配到鲁南区党委直属的滕峄边县委任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原县委书记崔晓东同志改任副书记。从1942年3月至1945年5月，我一直在这个山区根据地工作，对这里党的活动情况较为熟悉。现就个人所忆，将滕峄边党组织的这段历史概述如下。希望看到这个材料的同志，对于错误的地方给以批评指正，遗漏的地方给予补充。

在困难中稳步前进的一九四二年

1942年，日寇频繁地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国民党又不断地发动反共高潮，敌后的土顽与我磨擦甚烈。这一年是敌伪顽我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尖锐的一年，也是我们处于艰难困苦的一年。这一年有四件大事：

（一）对敌伪顽的斗争

1941年春夏之间，滕东县形势十分紧张。7月，鲁

南区党委派崔晓东同志为滕东县委书记，8月建立滕峄边办事处，孙怡然同志为主任。同时，滕东县委改为滕峄边工委。1942年3月底我到任时，已建立了4个区委和区政府，有了一片相互连接的狭长的山区根据地，南北宽十几里到三十里，东西长一百七、八十里。县区党政、军、民的组织机构比较健全。地方武装普遍经过整顿，能够经常袭扰敌人和进行小型的战斗。对敌伪顽的头目也进行了调查研究，开展了工作。但是敌伪顽我的斗争形势是犬牙交错十分复杂的。东有顽军李以锦九支队，西有顽军申宪武的刘玉华团，县城四周和重要村镇的敌伪据点，碉堡林立，封锁沟、墙遍布。在这种情况下，与敌伪顽的斗争就成了我们的头等重要任务。遵照中央提出的“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的方针，由崔晓东、邱焕文等同志组成了对敌斗争委员会，开展政治攻势。我们每到一地首先研究敌情，然后通过各种关系对敌伪顽军政人员进行政策宣传，有些家在根据地的被争取过来了。我们还在敌伪顽内部建立了一些关系，开展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效果。譬如，1943年国民党九十二军李仙洲部入鲁的消息，就是在1942年冬由顽军内部传出来的。为了分化瓦解敌伪人员，特别是伪区、乡政权工作人员，我们采取记黑红点的办法（即为抗日做好事的在名下点红点，做坏事的点黑点，一定时间以喊话等方式宣布一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于那些死心塌地、作恶多端的汉奸，即派武工队铲除，并张贴布告。上述做法，对敌人震慑颇大。

在军事斗争方面，这一年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在鲁

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同志的指挥下，先打掉了柳泉、磨泉两个敌伪据点，使游击区扩大到张庄一带，继之打开了顽军在花山头以西占据的许多村庄，使游击区扩大到滴水、岩底一带。秋季，我们打了毛宅子村和半湖敌伪据点。遂即建立了黄龙乡。冬季，鲁南军区主力部队三团、五团与县大队曾一度打下天喜庄据点，使敌人受到很大震动。经过以上几次较大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扩大了根据地，巩固发展了县区武装。县大队长孙绍先、副政委孔波同志带领县大队与各区中队、武工队，除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外，还经常在敌伪顽军的据点之间打击敌人。夏季，石磊（王慕云）同志任敌工部长，他也经常深入敌后开展工作。在敌占区的桑村一带、东江以西地区、枣庄以北的凫山一带，韩金凯、华明德、王鼎新同志分别带领武工队坚持敌后斗争。对敌占区枣庄的工作，成立了以邱焕文、杜季伟为正副书记的工委，经常派武工队去枣庄一带活动。各村的民兵，在战时配合部队作战，平时配合区中队、武工队袭扰敌人，在敌人“扫荡”时坚壁清野，开展麻雀战、地雷战。那时的县、区党委书记都兼任县、区武装的政委和指导员，直接抓武装斗争。农村的党支部书记也是亲自抓民兵工作。脱产干部绝大多数都有武器，平时是工作人员，战时是指挥员，带领民兵与敌伪顽进行战斗。这一年，我们在与敌人的“扫荡”、“蚕食”封锁的斗争中，不断取得了一些胜利，逐步巩固、扩大了这片山区根据地。

（二）滕峄边县改为双山县

1942年3月下旬，刘少奇同志来到山东，代表中央检查了山东分局四年的工作。4月25日，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主持召开了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同志作了重要报告。5月中旬，肖华同志代表山东分局来到鲁南区党委，区党委在皇崮区的黄草坡村召开了扩大会议。肖华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详细地传达了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之后，说："正当山东抗日战场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关头，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到山东来，帮助山东分局总结了抗战四年来的斗争经验，提出了今后的方针和任务，对山东的军事、政治斗争，党的建设、群众工作等各方面的工作和根据地各项政策都做了指示。这对于加强山东工作、胜利地度过抗战最艰苦阶段和以后的发展都有极重大的意义。"会上，还传达了分局的四年工作总结。我记忆深刻的有两点：一是强调独立自主的抗战方针，二是强调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指出这是根据地建设的根本问题，只讲抗战不讲民主不行，群众生活问题没解决，想抗战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鲁南区党委根据刘少奇同志和山东分局的指示，在6月份决定成立以双减为中心的费滕边实验县，由一一五师政治部派民运部长李青同志到实验县任工委书记。同时，将滕峄边的四区划归实验县，滕峄边县委委员、各救会长耿益同志调实验县工作。因费滕边实验县与滕峄边县的名称容易混淆，经请示区党委批准，滕峄边县改为双山县。它是以辛召东边的双山头命名的。同时，所辖各区也都改为以山名命名，将一区改为军山区，二区改为长山区，三区改为英山区；秋季，以东西阳泉和

费县的高桥到荆山口一带成立高山区，在张庄、滴水一带成立了青山区。双山县共辖五个区。

区党委对双山县委提出的任务是：巩固根据地，扩大游击区，深入开展敌伪顽地区的工作。要求向西发展到津浦路以东广大敌占区和顽军申宪武部的占领区，往南向临枣铁路以北地区发展，往东向顽军李以锦部占领区发展。坚持敌进我进的方针，打破敌人的蚕食封锁政策，实行翻边战术，加强武工队工作。武工队要做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和敌伪军工作；武工队又是精干的武装力量，随时进行战斗，打击敌伪顽的各种破坏活动。

（三）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942年1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6日发出《关于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刘少奇同志来山东，对于发动群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给各级干部敲起了警钟。少奇同志指出，在抗战中依靠谁的问题，在一些地方还没有真正解决。有些同志对基本群众的力量估计不足，与群众的关系就象水上浮萍，不能把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与党的事业联系起来，因此也就不可能把基本群众真正发动起来。由于基本群众的优势没有树立起来，群众组织、政权建设、党的基础就不巩固，经不起敌人摧残，也很难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这是沉痛的教训。7月份，鲁南区党委印发了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部分（缺十四件大事）。经过学习讨论，中央及少奇同志的指示深入人心，使干部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有力地推动了双减运动。

同月，县委确定由刘德昆同志兼任县委群委书记，他与各救会的同志具体负责双减工作，训练干部，组织工作队，进行学习，抓好县的基点工作。县委决定以大郭庄为基点，由长山区区委书记刘耀华与各救会长冷明同志亲自驻点。同时，各区也都设了点。有工作队驻点工作，以点带面，逐步展开双减运动，成效显著。

双山县根据地纯系山区，当时有人认为这里是穷地方，无地主富农，对是否要进行双减持有特殊论的观点。经过调查，发现农户中地主、富农约占百分之七，略低于山外平原地区，中农约占百分之四十以上，贫雇农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事实证明，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和平原地区是大同小异。山区较大的地主多有恶霸行为，对农民超经济剥削更甚。在贫雇农中，不少人为生活所迫干过土匪或参加道会门，又是山区的特点，经诉苦教育后，仍吸收参加农会。双减运动在工作基础较好的大约七十个行政村进行。按照党的政策，在开展双减运动的地区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增加雇工工资。废除超经济剥削，这个政策只在根据地实行，游击区不搞。在工作中，普遍进行“谁养活谁”和算帐的教育、团结抗战的教育。经过群众面对面的诉苦和说理斗争，一般中小地主都接受了我党的双减政策。在运动中，对开明士绅采取了保护政策，对恶霸地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镇压，对汉奸中表现特别坏的，则采取了没收财产的政策。大郭庄有个地主是统治二十多个村庄、有十几条人命的恶霸，经群众控诉斗争后，由政府批准管制劳动。1943年冬季查减时，发现他在顽军占领时期又有破坏活

动，故由政府依法处决。

通过双减运动，基本群众受到了教育，得到了实惠，农户中约百分之四十的贫困户增加了粮、钱收入，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形成第一次参军高潮；教育了老党员，发展了新党员，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改造了农会和其它群众组织；打击、削弱了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把一些混进来的地主、富农的腿子清理了出去，改变了一些乡村基层政权被地主富农把持的状况，确立了以贫雇农为主、吸收部分中农参加的基层政权；加强了统战工作，县级政权实行了“三三制”，吸收开明士绅参加政府工作。双减运动巩固了根据地，为以后开展各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整风学习运动

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整风问题的第一篇文章，以后又陆续发来了一些整风文件。虽然当时的战争环境很紧张，但我们县委仍认真地组织了学习，按照中央的指示，开展了整顿“三风”的运动。县、区都建立了中心学习小组，有空就学，一个人时自学看文件，几个人凑在一起就讨论。一般是在早饭前大家学习整风文件，进行讨论；饭后分析敌情，研究和进行工作；晚饭后做驻村群众工作或转移他村。区党委对整风学习运动抓得很紧，要我们直属县每半月写一次报告。我们学习的最大特点就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边学边议边行。当时的县委成员除个别是年过半百、具有十多年党龄的老同志外，多数是二十五岁左右、“七七”事变前后入党的青年同志，但也已

有了五、六年的革命实践经验。在整风学习中，大家对照文件谈个人心得体会，对共同性的问题和工作中的问题，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就立即去做。譬如，学习了反对主观主义，大家就联系实际，分析在哪些事情、哪次战斗中，由于不了解情况，碰了钉子，吃了苦头，并根据工作的需要，马上去进行调查研究。又如，对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问题，大家议论到了，就立即着手改进。当时在一区还有不该建立的统战组织，如“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及其部队，县委通过学习，提高了对统战问题的认识，当即按照党的政策予以解散，将抗协会成员吸收到区政府工作，部队编入区中队。

通过这一年的整风学习，干部的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共产主义大目标深入人心，加强了纪律，增强了党性；学会了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方法，加强了团结；解决了一些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方针、双减运动、政权建设、统一战线和敌工工作等方面的问题。它对于改进全县的工作，提高战斗力，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胜利转折的一九四三年

1943年，费滕峄边根据地经过七、八个月的艰苦斗争，度过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到九、十月份呈现了空前未有的大好形势，为大反攻进行了各项准备。这一年，我们同入鲁的顽九十二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春季的严重形势

1942年冬季，敌伪为确保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的畅

通和后方的安全，对我鲁南山区根据地进行“扫荡”、分割和封锁。到一九四三年初，敌伪在鲁南山区打通了三条公路：一条是从滕县经城前、白彦、梁邱到费县，使费滕边实验县一分为二，把天宝山区和抱犊崮山区分割开来；第二条是从城前经唐村到平邑镇，使邹东山区和费南山区分割开来；第三条是从临枣公路上的尚岩经埠阳、大炉直达费县城，使四县边联一分为二。同时，在较大的村镇安设据点，强迫群众建碉堡、修公路、挖封锁沟、筑封锁墙。敌人把我鲁南山区根据地分割成各自孤立的五小块，形成了从东南到西北近三百华里的一条线。我们双山县就在这一条线的中间，即从四县边联的西边到白彦封锁线之间的一小块地方。当时有所谓“一枪打透的根据地”的说法，主要指的就是这块狭长的山区根据地。

1943年3月初，国民党九十二军李仙洲部一四二师进入鲁南山区根据地，使斗争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日寇为了巩固后方，迫使九十二军就范，频繁地进行“扫荡”；伪军、伪政权中的一些头目，暗地里与一四二师勾结；土顽申宪武、李以锦和惯匪刘黑七等与十二军串通一气；地方上的一些地主、富农也蠢蠢欲动。这就使我们一时处于敌伪顽匪的夹击之中，确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也就是在这种极其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双山县的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

（二）、同顽九十二军斗争的经过

1、从1943年的3月初到4月初为第一阶段，主要

是执行统战政策，争取团结抗战的方针。1943年1月，山东分局发出电报通知，要求各地根据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对国民党九十二军入鲁采取欢迎态度。随即，《大众日报》发表了《欢迎友军入鲁，坚持团结抗战，反攻敌人》的社论。双山县是九十二军进入鲁南山区根据地的大门，春节后我们刚刚粉碎了敌伪的扫荡”，九十二军即进入我县良子口村，打响了第一枪。我们立即在干部群众中进行动员，讲解山东分局指示和《大众日报》社论的精神，对友军入鲁抗战应当欢迎，并拟定了欢迎标语、物色前去欢迎的代表等。但同时我们也向干部群众讲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顽军继续打我们，就坚决反击。

3月初，顽一四二师四二六团毫不掩饰，公然叫嚣要“消灭八路军，收复失地”，强占了我英山区良子口村，接着进入费滕边实验县的辛庄、皇崮、崂山和我县英山、青山、常山等区，3月10日左右进至辛召一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方为顾全大局，鲁南区党委仍派常委、宣传部长王少庸到双山县委，贯彻执行争取九十二军团结抗战的方针。我们沿路贴出欢迎的标语，派常山区区长、民主人士陈正寅和几个开明士绅带着礼物去顽四二六团团部表示慰问。然而，他们只收下礼物，由政训处长出面训斥一顿，把我们的代表赶了回来。至此，我县区武装和乡村民兵被迫反击，仓促应战，边战边撤。3月15日，在高山区东西阳泉一带，经过一场激战，顽军占领我县三个区。之后，我县区党政机关转移到四县边联的西部里外峪子一带。

2、从1943年4月半至8月半为第二阶段，实行坚决打击的方针。4月上旬，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魏思文同志来到四县边联的西部，传达了分局和区党委的指示。针对顽军执意破坏团结抗战，步步向我进犯，决定对九十二军实行坚决打击的方针，将其消灭在鲁南山区。为此，在组织机构、军事部署上作了新的调整。决定在东部由主力部队五团政委王六生为四县边联中心县委书记，原县委书记吕志先和双山县委书记穆林为副书记；双山县委改为边西工委（原四县边联的七区，划归边西工委），由穆林兼任书记、王化为副书记，边西办事处主任陈畴（五月陈畴来，孙怡然同志调走）。这就由主力部队五团和两个县委组成了一个指挥中心。与此同时，由主力部队三团在边西和费南中心县委从北边打击顽军，阻其北犯。费南中心县委由李青任书记，原费南县委书记周南任副书记；费滕工委由王韬任书记，归费南中心县委领导。这就又组成了一个指挥中心。我们以东、西这两个拳头，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展开了对九十二军的斗争。

边西工委、边西办事处建立后，一是对顽军展开政治攻势，号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抗日；二是配合主力部队五团、三团对顽作战，阻击、袭扰、围困、歼灭顽军；三是组织各区精干武装，插回顽占区，支持村干、民兵工作，发动组织群众对顽斗争；四是组织力量插到敌占区，实行翻边战术。

这一阶段，顽四二六团进入山区根据地初犯得逞。4月26日，一四二师师长刘春岭、副师长牛乐亭率师部

和四二五团到七里河一带与四二六团汇合，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到处烧杀抢掠，被群众称为“三鬼子”。我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五团、三团，在鲁南军区直接指挥下，坚决予以打击。经过多次战斗，使其东进、北上的企图均未得逞。四、五月份，著名的上村、吴家沟战斗，打掉了顽军的锐气，阻止了他们向我抱犊崮山区的进犯。五月底和六月，发生米家山顶、荆山口、孙家山顶、马山头等战斗。特别是荆山口战斗，在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张雨帆和副政委王麓水亲自指挥下，狠狠地打击了顽军，使其伤亡很大，迫使顽军返回原地，不敢再向我四县边联窥视进攻。经过上述一系列战斗，把顽军围困在鲁南山区，不能前进一步。七月上旬，国民党东北军于学忠部和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牟中衍率省政府借道于我山区根据地撤出山东，这就使顽九十二军更加孤立无援。

随着战事的发展，被围困在费滕县南和双山县北部山区的顽九十二军，欲进不能，欲退无路。六月间，区党委张雨帆、王麓水、张光中等同志曾向我们指出，边西工委已进入到常山区中心地带活动，费滕工委的崂山区、岳朋区、辛庄区、皇崮区蓝名述、靳怀刚、陶有亮、马东昌等同志，一直在那里坚持斗争，这就对顽军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为了集中地方党政军民力量，更有力地围困顽军，打击土顽、惯匪，区党委于七月正式决定边西工委和费滕工委合并，建立费滕峄中心县委，穆林任书记，王韬任副书记（王化同志已调走）。刘剑为县长（陈畴已调走）。县委委员肖长桃任独立营

营长，杨广立任独立营政委，刘德昆任组织部长，霍建华任宣传部长，邱焕文任统战部长，靳怀刚为敌工部长兼西集工委书记，杜季伟兼任枣庄工委书记。中心县委共辖8个区，两个工委。这时，滕东县委也已建立，原在桑村一带活动的韩金凯，在善崮、赵庄一带活动的李子成、华明德等同志带领的武工队，均归滕东县委领导。这样，就把顽一四二师困在一个县的范围内，既便于我主力部队主动作战，又便于发动组织群众与之斗争。整个斗争形势开始好转。

3、从1943年8月中旬到9月底为第三阶段，我展开反攻、追歼。顽一四二师长期被困在鲁南山区，既无后续部队支援，又断了一切军需供应，久留此地，必定束手待毙，于是跳出了费滕峄包围圈，窜入费南，企图通过天宝山去鲁中地区。8月13日行至费南松林一带时，遭到我鲁南军区首长王麓水、张光中所率部队的伏击，损失惨重，顽一四二师师长刘春岭、副师长牛乐亭均负伤，顽军死伤和逃散千余人。我乘胜追击。九月底，顽军残部过津浦路逃回安徽。至此，我们取得了对九十二军斗争的完全胜利。

（三）对敌伪的斗争。

我们在打九十二军的过程中，同敌伪和土顽的斗争也很激烈。1943年2月至3月中旬‘敌伪轮番“扫荡”费滕边，皇崮区区长孟育民等八位同志在太皇崮激战中壮烈牺牲。在这期间，我们一面到敌区开展工作，一面对敌伪顽匪实行坚决打击。敌人修筑的三条公路封锁线，先后被我一一摧垮。9月，我消灭了土顽申宪武的

主力刘玉华团。接着，把盘据在费县孔家汪一带的土顽李以锦打垮，拔除梁邱敌伪据点，打开东江等据点，迫使冯卯以东地区敌伪据点撤离。至此，我们取得了对敌伪、土顽斗争的伟大胜利，根据地成倍地扩大了，并收复了不少被敌伪顽长期占领的平原地区。十一月间，鲁南主力部队消灭了惯匪伪军刘黑七部，广大军民一片欢腾，形势越来越好。

（四）恢复区的工作

1942年进行双减前，基层村政权多半为地主富农或狗腿子所把持，谁打过来，就跟谁跑，所以根据地一度被称为“跟脚地”。双减后，村干部多被换上党员和双减中的积极分子或贫雇农，于是就变为我们的根据地了。这次顽军进攻，占领了进行过双减运动的大部分地区，对于党的组织、政权工作、群众工作、民兵工作的破坏是严重的，远远超过双减前拉锯时的破坏程度。打退顽军后，我们立即进行了恢复区的工作。

一是救灾和恢复生产。我山区根据地被顽军占领了近半年的时间，他们到处抢粮食、杀猪羊、毁庄稼、烧房屋，捕杀党员、民兵和村干部，支持地主、富农倒回双减果实，因而造成了严重灾荒。我们回来后，群众一面控诉顽军烧杀抢掠的罪行，一面要求解决衣食住的问题。当时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救灾中恢复生产。县里决定对顽军摧残严重的地方豁免田赋和夏季公粮，秋粮减半征收，同时给群众发放口粮、麦种，贷款修盖房屋，帮助制造农具，购买耕畜；恢复财经机构和粮食制度；机关、部队和群众同甘共苦，解决吃住问题，恢复

发展生产。经过一段努力，人心逐渐安定下来。

二是恢复整顿基层党政组织和群众团体。顽军占领期间，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威胁、利诱群众，极力打击、破坏我基层组织。我们回来后，对所有基层干部都进行了考查，整顿和健全了各种组织。

经过审查了解，对于那些在战斗中牺牲，或为掩护我方工作人员和保护公粮而被顽军杀害的党员、干部和民兵，都予以表彰，慰问安抚其家属。有的追认为烈士。对于在顽军占领期间，带领顽军挖出我埋藏的粮食、枪枝弹药，或捕捉过我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的，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干部的清除出去。对个别投降叛变、作恶多端、有人命的坏分子，则予以镇压。对经我们安排留在当地坚持工作、应付顽军的，给以证明和表扬。通过整顿，使基层党政组织和群众团体更加巩固和富有战斗力。

三是进行复查双减运动。顽军占领我根据地期间，破坏了我于1942年下半年进行双减运动的成果，雇贫农得到的钱物，大部被地主富农夺了回去；租佃和借贷关系，又恢复了过去的高租高利。我们回来后，全面进行了检查，重新深入地开展双减运动。对在顽军占领期间仗势欺压群众、威逼群众交出租利的，进行了说理斗争。对雇贫农中存在的怕变天的思想，进行了正面教育。经过这一次反复，使双减运动更深入了一步。

（五）新解放区的斗争

经过同敌伪顽的斗争，根据地逐步扩大到一些接近平原的大村镇，这些地方的基本群众是欢迎我们的，积

极支持我们的工作，但其他阶层的人由于受敌伪的反动宣传影响，不了解我们的政策，而多持观望态度。针对新区的具体情况，我们派工作队进驻各村，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广泛地进行形势教育，宣传我党的各项政策，消除基本群众怕变天的思想和部分地主富农盼变天的幻想，从而稳定人心。

二是开展双减运动，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对工商业者及在城市兼营工商业的地主，一般是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双减增资政策，吸收开明士绅参加区乡政权工作，只有对那些罪恶多端的大汉奸，才没收其财产。而在这些人中间，除逃亡者外，也给留一部分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对像刘玉华那样罪大恶极的反动派，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则予以镇压。对敌伪顽乡村保长及狗腿子则根据情况分别处理，其中表现好的，予以表扬；为我们立了功的，除记功外，还调出来参加我根据地政权的工作；对一般表现不大好的，就在建立基层组织时清除出去；个别做坏事多民愤大的，发动群众进行清算。

三是在宣传教育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建立了乡村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

四是派武工队到边沿区和深入敌占区工作。当时，我们围绕着半湖、天喜庄、西集、艾湖等敌伪据点，组织了几个武工队经常在敌区活动，争取敌伪军政人员，发动群众骚扰和打击敌人，保证了新区工作的顺利进

行。

大力建设根据地的一九四四年

随着1943年对顽九十二军斗争的胜利，设在我山区根据地内的敌伪和土顽据点相继被拔掉或撤走，1944年，我费滕峄边呈现了抗战以来空前未有的大好形势，开始具备了全面进行根据地建设的条件。这一年，我们为搞好根据地建设着重抓了如下几点。

（一）掌握对敌伪顽斗争的新情况

1944年，由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和我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我鲁南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开始向敌伪顽占领区主动出击，因而使费滕峄边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好。

春季，区党委在梁邱、大邵庄召开了为期两个月的高干整风会议。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了认识，为迎接大反攻作了思想准备。会后不久，区党委和军区便集中主力部队和费滕峄县区武装拔掉了滕县、枣庄之间的西集敌伪重要据点，切断滕枣公路，解放了大片村镇，建立了西集区。4月间区党委将费滕峄县改为双山县后，由县委敌工部长渠维英、县大队副政委岳邦治带领县区武装和民兵先后打开了艾湖、山亭、岩马庄、冯卯等地的敌伪据点，使滕东县由敌占区到游击区局面大为改观，费滕峄县与滕东县也连成一片。11月，我主力部队消灭了伪和平建国军第十军荣子恒部，解放了平邑镇，使费南与费北县连成一片。随之，费滕峄县划归一地委领导。

1944年夏季，军区抽调主力部队和双山县地方武装由王麓水政委亲自率领，奔袭湖西程子庙，打垮了土顽冯子固、周桐芳部两千余人，解放了大片平原地区，建立了路西地委（二地委）和军分区，迫使土顽申宪武撤到铁路以西，使我双山县根据地有了广大平原作外围。

1945年2月23日和28日，敌伪发动了两次“扫荡”，重点在抱犊崮区的黄山涧一带。黄山涧等5个村的民兵与敌伪激战了一天，敌伪烧毁了许多村庄，我牺牲了6名民兵，县大队牺牲4名干部和战士。之后敌伪进行的几次“扫荡”，在我广大民兵、群众坚持反“扫荡”的情况下，不敢恋战，多是到根据地里抢劫些牛羊、粮食、衣物就急忙窜回城去，有时抢劫的东西往往半路上就被我区中队和民兵夺了回来。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4年春，根据中央1943年秋发布的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我们首次把生产运动提到县委的中心议程上来。这年一开春。县委书记、县长就带领县级各部门的干部到群众中去参加生产，拉犁耕地，扶耧播种，拾粪施肥，各级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也都积极参加到生产中去。

在大生产运动中，除一般号召和领导带头外，县委还做了以下具体工作。

首先，解决对大生产运动的认识问题。说明由于连年战争，根据地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同时由于军事上的胜利，部队成倍地扩大，为解决军需民食，作好大反攻的物资准备，必须开展大生产运

动。同时对积极生产、为抗战多做贡献的给予表扬鼓励，对生产消极的给予批评教育，对有意破坏生产的不法分子分别情况给予处理。造成一种生产光荣，劳动致富光荣的风气。

其次，帮助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具体困难。在进行过双减运动的地方，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很高，雇贫农中的困难也很多，缺耕畜、农具、种子等。我们根据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对缺少农具牲畜的农户，组成搭犋伙犋、变工换工等互助组织。县、区政府在财力可能的条件下，给予贷款，调拨种子，扶持生产。为切实组织好生产，县区还组织了许多工作组，深入群众，参加劳动，帮助解决问题。

第三，实行代耕政策，解决烈军工属实际困难。由于连年战争。根据地里的烈军属和工作人员家属逐渐增多，家中缺乏劳动力，我们在农村普遍实行了代耕政策，以各农户男整劳力合理负担义务工的办法，为烈军工属代耕，解决了生产上的一些困难。另外，对少数鳏寡孤独无劳力户，除政府给予少许救济外，主要是动员和组织他们的亲友，开展邻里互助，做到不荒一亩地。

第四，坚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为减轻群众负担，党政群机关团体实行精兵减政，同时根据中央关于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中取得税收的号召，组织农林、财政、工商、供销等部门尽可能地拿出些资金物资支援和扶持生产，要求各级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特别是基层干部，不仅要当战斗英雄，还要争做

生产劳动的模范。

（三）开展双减运动

1942年下半年费滕峄边第一次开展的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运动，在1943年顽九十二军侵占后受到了严重破坏。同年10月至1944年3月重新在老区进行了查减，在新区进行了双减。在双减查减过程中，县委先后在崂山区苗庄、岩底区东江村设立基点，以点带面，还注意抓了以下几点：

①反复进行思想教育，深入发动群众。首先说明封建势力统治农村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今天要想改变长期沿习下来的旧思想和封建剥削制度，的确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事，所以我们在老区每年都要进行查减。同时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根据地不断扩大，每年有大片的新区也要进行双减。双山县1944年冬开展查减与双减运动的行政村，就由1943年的80多个扩大到120多个。然后通过算帐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进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抗战的教育。既要把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又不致于把地主富农吓跑，这样才能使双减运动顺利地开展起来。

②牢牢掌握查减双减政策，防止出现偏差。在执行查减双减政策上，既要削弱封建势力，树立贫下中农的优势，又要对各阶层人士的不同政治态度区别对待，达到团结抗战共同对敌的目的。

开明士绅多为地主富农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拥护抗战，执行双减政策，有的子女参了军，有的主动减租献地，废除超经济剥削。对这样的进步人士，在政治上给

予保护和表扬，有的吸收到“三三制”政权中参加工作。

对于一般的地主富农，发动群众对其进行面对面或背靠背的算帐和说理斗争。经过算帐后，被留下的土地仍由农民耕种的，仍实行交租交息政策，保护其合法利益。

对于有恶霸行为的地主富农，发动群众揭发其罪恶，在经济上进行清算，没收其部分财产，政治上除受群众监督劳动外，有的还要根据其罪恶大小，交政府依法处理。

对于恶霸地主兼伪顽头头的分子，经过群众斗争清算，没收其财产，分配给雇贫农，同时按政策给其家属留下一份，使他们自食其力。

对于地主富农无论在城市或乡村开办的工商业，我们都是采取保护的政策。

③逐步提高各级干部和双减工作队人员的思想认识和政策水平。双减工作组的成员除一部分是脱产干部外，大多数是以往双减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农民积极分子。他们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善于发动群众，但有时容易出现急躁情绪，有过火行为，亦有个别同志存有右倾思想，表现缩手缩脚。针对以上问题，我们不断对干部进行教育，使大家明确认识到：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只有农民发动组织起来了，才能真正削弱封建势力，树立起贫雇农的优势，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还应看到大多数地主是赞成抗日的，其中少数开明士绅是赞成民主改革的，认真彻底搞好双减是团结多数

地主、富农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巩固扩大统一战线所必需的。

④在双减查减运动中建党建政、建立健全各种群众组织。双减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其中多系贫雇农，也有部分中农出身的农村知识分子（多系小学教员）。经过斗争的考验以及学习、训练，一些有入党要求的被先后吸收入党。差不多每个行政村都有了党员，一部分行政村建立了党的支部。1943年冬，全县农村有党员453人，到1944年春就有党员1381人。大部分农村支部是在1943年冬季以后建立的。这些党支部积极领导群众建立了农会、妇女、青年群众团体，发展民兵，改造村政权，动员参军参战，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⑤开展大参军活动。由于军事上的胜利和双减运动的开展，基本群众的经济生活有了改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提出“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的口号，积极要求参军参战。1943年和1944年两个冬春，全县都掀起了参军运动的高潮，出现了不少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入伍的先进人物和动人事迹。这期间，县区武装两次升级到主力的约有千余人，而新兵又补充了县区武装。与此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了拥军优属工作。

（四）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1943年6月，中央发布了《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山东分局、鲁南区党委也相应发出指示，要求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切实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这些方面，我们县委做了以下几点：

一是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过去几年，县委领导工

作的重点是抓武装、抓打仗，对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只能抓抓停停。1944年，县委把工作重点转向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实行了一元化领导，采取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各部门都建立了规章制度，逐步使各项工作有计划地协调一致地进行。

二是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根据“党委领导的责任一是了解情况，二是掌握政策”的要求，1944年我们重点调查了农村的阶级状况，双减政策、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等方面的问题。对于保证军需民食，实行合理负担，尽可能地拿出些资金扶持贫雇农发展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是实行点面结合的工作方法。1944年，我们的工作面扩大了，根据地又有新区、老区之分，还要同时肩挑打仗和建设两副重担。因此，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全面开展工作，就成为客观对于县委领导上的迫切要求。根据中央提出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具体实行了有点有面，点面结合的做法，不仅把大生产、双减、参军等很快推向高潮，而且搞得扎扎实实，效果良好，丰富了领导经验。

1945年春季，孙振华同志来双山县任书记，我调往二地委；徐培源同志来任县长，刘剑同志调走；张考三同志调双山县委任组织部长，刘德昆同志调走。

从1942年春到1945年春，费滕峄边区的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为迎接大反攻，作了各方面的准

备，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每当我回忆起这一切时，心情总不免非常激动。费滕峄边区的军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下的光辉业绩，与世长存。

编者注： 穆林、原名于澣曾用名于清远、李鑫光，1918年10月7日生，原籍吉林省抚松县人，1936年4月参加工作，1937年2月入党。1939年10月带领中央派遣的一批干部来山东，曾先后任山东分局一区党委党校主任，鲁南区党委党校主任，鲁南四地委宣传部长，滨海地委宣传部长，滕峄边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费滕峄中心县委书记兼部队政委，双山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鲁南区党委民动部长兼农委书记，鲁中南区民动部长、党委委员。全国解放后，曾先后任山东分局农委副书记，农村工作部部长，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吉林省府常务副省长，1983年4月离职休养，享受正省级待遇，现住济南。兼做全国农业合作化史编委顾问，鲁南党史大事记编委顾问等。

片断回忆

李　瑞

我是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的，一九三九年入党，一九四二年在滕峄边县一区工作。

一九三八年，滕县城沦陷不久，朱广泉同志来发动参加抗日武装，酝酿建立抗日民主先锋队。后听说他去延安学习。我们一伙小同学有李光、朱慕唐等先去参加义勇队。后来，有宣传队来，动员一批失学青年参加抗日活动，此为起点。

一九三八年秋李子成从山里来，带抗日民族先锋队员表，即建立民先支部。当时由李宝琛（后投敌）、李成哲（李光）和我等人填表参加，建立正式党的外围组织。一九三九年春，在民先支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村支部，在县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发展党员和培养对象，当时活动形式都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

一九三九年秋，一一五师进入鲁南，抗日活动出现新高潮。义勇军东进先后打开东江、文王峪，解决了一部分地主武装。在这种情况下，六八六团先后在东良子口召开活动分子会，师民运工作团彭亮同志参加，由丁一同志教唱国际歌，后转移到东江、横岭埠结束，会期十天左右。学习《论持久战》等文件，讨论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政权等问题，由六团当时政治部主任

覃士冕作总结。从此滕东党的活动走向半公开。当时是滕东抗日工作团，公开叫动员队。会后滕东成立了二个区，庄里以西为滕二区，山亭、徐庄一带为三区。四〇年底又建立滕四区（今冯卯、东戈一带）。四一年下半年将滕四区划归邹县，滕三区划归滕峄边县，我随滕三区被调到滕峄边县来。滕峄边县下设四个区：一区东西洋泉、抱犊崮、大小北庄一带，区委书记翟厚仁（朱云），区长张裕国。张裕国走后崔玉柳任区长，我任副区长。后来，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一区又划分为二个区，一个高山区，一个军山区，我任高山区区长；二区徐庄一带；三区辛召一带；四区上辛庄、板上一带。

一九四二年底，鲁南的形势日益恶化。日本鬼子搞“加强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对我鲁南根据地大举扫荡，并采取“蚕食”政策。到处修碉堡，挖封锁沟，步步为营，分割封锁我根据地，企图用此办法来消灭我们。上级党指示我们要反“扫荡”、反“蚕食”，巩固根据地。当时我们的任务除保护建设根据地外，主要的是开展敌占区的对敌斗争。一是建立情报网，掌握敌人的活动动向，及时向上级和有关部队传送情报；二是到敌占区活动，宣传我们的抗战主张，破坏敌人的交通设施，镇压汉奸、特务、叛徒，扩大八路军的影响；三是进行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四是对伪军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五是配合主力部队行动。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国民党九十二军入鲁，向我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在这段时间内，滕峄边一区的党政军民在上级的领导下，对敌、伪、顽进行了坚决

顽强的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现将本人所记事件回忆如下：

一、一九四二年冬，枣庄的日伪军开始对我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采取修碉堡、挖封锁沟的办法，来缩小我根据地，限制我们的活动范围。当时敌人在大北庄东山、双山涧、土罐村的南山，下十里河东山都修了碉堡，并在下十里河一带挖了封锁沟。因为当时下十里河村是抱犊崮山沟通向外边的唯一的一个大路出口。一九四三年春，枣庄的敌伪军和住在毛宅子的伪军，在猪圈西山修碉堡。我们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敌人开始修碉堡时，伪军白天从毛宅子据点内出发，带着民工到山上，晚上回到毛宅子据点住。我们摸清了敌人的活动规律。一天，我区中队天快明时埋伏在敌人碉堡的附近，早晨八九点钟，修碉堡的来了，走近伏击圈，我区中队开枪射击。当场俘虏伪军二人，得步枪两支，打伤伪军二人。从此以后敌人有十几天没敢再来修碉堡。但后来敌人增加了民工，不但白天在山上修，夜间也住在山上，终于将碉堡修成了。在碉堡内住了伪军，我区中队常在夜间去袭扰住在碉堡的敌人，使他们终日不得安宁。

二、我们采取反间计搞掉伪区长梁继箴。一九四三年古历八月十五日我军攻打半湖伪区公所没有打开。军区和滕峄边区县委提出采用反间计，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用以敌制敌的办法来消灭敌人。我们了解到有个姓梁的特务与梁继箴有矛盾，姓梁的特务想把梁继箴搞掉，他当区长。我们将此情况向鲁南军区作了汇报，上级决

定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采取以敌制敌的办法拔掉半湖伪区公所，消灭梁继箴。当时区委指定由区长刘坤同志抓这一工作。在中间人的介绍下，刘坤同志和姓梁的特务接了头。姓梁的特务为达到他日夜想当区长的愿望，再加上我们答应给他一大笔钱，他接受了我们提出消灭梁继箴的方案。具体方案：一、以我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的名义给伪区长梁继箴写信。说梁继箴是我们的人，打入敌人内部，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我们为了让梁在敌人内部长期隐蔽，为我们多做工作，故于八月十五夜攻打你区公所，佯攻不下而撤回根据地。敌人会更加认为你反共坚决，更加信任。我鲁南军区为了表扬你的工作成绩，特委任你为大队长。二、选派一名送信人，将张光中司令员的信，按规定时间送到半湖村头某地方。这个送信人因为有生命危险，实在难找，后来找到西湖村党员李荣海，请他想办法。他找了他舅舅（住杏峪子村姓李，叫什么名字忘记了），他舅舅出于爱国之心，勇敢的接受了这个任务。三、姓梁的特务负责在规定时间带领住在枣庄的日军到半湖赶集，设法查获这封信，将此信落到日本鬼子手里。四、姓梁的特务要保证我送信人的安全，并设法取保释放回来。事情办成后我方付给姓梁的特务一万元钱。在周密计划的情况下，于一九四三年秋某一天逢半湖集，姓梁的特务带领枣庄日军到半湖赶集，走到半湖村头休息，我们派的送信人也走到村头，姓梁的特务和日军一块搜查了送信人，将信查出，日军问送信人，谁叫你送的信？送信人说八路军叫我送的，我不敢不送，我要不送

这封信就杀我的头。日军立即将送信人带到枣庄进行审问。问到信是封着还是没封时，因送信人没有注意此事，没有说对，当时被敌人苦打了一顿，拉下去押了起来。姓梁的特务怕事失败，立即到监狱告诉送信人信封的情况。再加上姓梁的特务用金钱贿赂进行活动，日军信以为真。枣庄日军于第二天通知半湖伪区公所，说皇军要进山扫荡，叫他们当晚要准备多少人做饭吃的大锅和给养等。日军当晚到达半湖住了一夜，第二天快明时，日军集合，也叫伪公所的伪军全部集合随日军进山扫荡。待集合起来，日军收缴了伪军的枪，并逮捕了伪区长梁继箴及他的儿子，进行了毒打，并抄了伪区长的家。日军将梁继箴及他儿子和伪区中队全部人员带回枣庄押了起来。至此算是除掉了危害一方、作恶多端的伪区长梁继箴。后来日军从我党主办的鲁南小报上查证，鬼子方知中计，意恢复梁家父子权势，但梁继箴因为伤心过度决不复任，只有长子梁宗然为挂名三区区长。

我们派的那位送信的同志，在枣庄被日军关押了两个多月。在监狱内，敌人不给饭吃，差点饿死。经我方尽力营救，并给姓梁的特务施加压力，叫他设法将送信人保出来，敌人终于将送信人取保释放。该同志回到抱犊崮山区后，虽然我们千方百计设法给他治病，增加营养，但终因他身体太弱，医治无效而逝世。

我们深深怀念这位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同志，并请当地政府设法查找这位送信人的名子，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家属也应给予一定的生活照顾。

张同忍、王守标根据李瑞采访录音整理。

双山县大队

岳　邦　治

双山县大队的前身

鲁南地区部队经过1937年至1939年两年多的抗战，有了很大发展。除山区根据地外，在夏镇一带有我党的长期工作，创建了小块根据地。为扩大武装，1940年初我鲁南苏鲁支队张光中司令员派徐汉三同志到夏镇一带发展武装，动员人民参军，在地方党协助下，很快发展了一百多人，并在夏镇成立了新兵连；1940年9月徐汉三同志带新兵连转移到山区根据地的大炉一带。编为军区三营十二连，徐兼连长，我为政指。刘道昂为副连长。并与孙继德同志由峄城内带来的原起义人员（当时叫特务营，只二、三十人）合并，后在鲁南抗战中转战于大炉、车辋、邹东、费滕边、枣北一带，为保卫扩大鲁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极端困难中，我们连顽强战斗，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编归鲁南军区主力部队八师。徐汉三同志发展的部队为鲁南人民抗日战争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徐汉三同志当时是夏、滕边一带一位党外进步人士，在鲁南抗战困难时，发动一百多人组建一个连队，为革命贡献了力量。这个连队在鲁南抗战中经过转战，于1944年4月在核桃峪成立双山县大队。本着我

党统战政策，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

张光中司令在沛县夏镇一带是有很高威望的，徐汉三同志在夏滕边一带活动，和张光中司令员关系密切，参加革命后在夏镇一带为苏鲁支队的扩兵、筹款、搞情报做了很多工作。徐汉三同志的新兵连编为十二连，后来他又被派回夏镇、白山一带工作，以后再没见过面。

1940年11月后，鲁南军区三营归邹东分区（即一军分区），由分区司令董鸣春、政委邹日清、营长刘启玉，政教张洪仪领导，十二连连长是王福振，我为政指。由于连队人员调动和战斗减员，由刘景松在枣庄西南小屯家乡组织一部武装三十余人补充了十二连，这个连队在邹东参加了拔除张庄伪据点的主攻战斗，对保卫邹东根据地起了积极作用。从此，这个连队经过锻炼，成了战斗力很强的连队。

1941年10月左右，鲁南军区成立独立团，我连由邹东军分区调归军区独立团为四连，王福振同志和我仍任连长、指导员，当时团长曾昭谦、政委肖长桃，军区驻费县白彦的松林村，张光中司令员和李荆山主任召集我们谈话，指示工作说："你们对滕峄边地区熟悉，对连队熟悉，对保卫机关和根据地有利"。军区率该团活动在费滕峄边一带。1942年1月为保卫滕东北至白彦一带根据地，军区命该团击退侵犯滕东北白蒋峪以西的顽军，我连参加了此次战斗的主攻，经约三小时激战全团击退了顽军。此后，军区任命我为该连政委。

反蚕食、反封锁斗争。1942年正处于抗战的艰苦时期，敌伪不断向我枣北山区根据地进行蚕食，增设据

点，向我根据地深入。1941年冬伪军在日寇扫荡后，除仍占我枣北双山县的天喜庄外，又侵占了我柳泉、磨泉，伪据点设在我鲁南根据地双山县门户徐庄的南边。敌人步步蚕食，人民受到威胁，西边土顽与我磨擦甚烈，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尖锐，我处于艰难困苦之时，双山县为我根据地南边之门户，敌、伪据点已深入内地。为巩固根据地，扩大游击区，保持东西一线及峄南的交通，对敌、伪、顽进行了坚决反击。这年5月军区独立团在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同志的指挥下，在徐庄对部队进行了动员和战斗布置，参战的还有滕峄边大队的三个中队，五团一部分部队。首先拔除了柳泉、磨泉两个深入山区内地的伪据点，活捉伪军20余人，缴枪10余支，余敌逃往南山，次日在西山与敌、伪战斗一天，残敌逃向天喜庄、枣庄。我独立团二、四连向西推进，乘胜扩大战果，夺回了顽军占领花山头以西的一些村庄。此时，我游击区扩大到西南边的张庄、田庄，西北边到东江、岩底、滴水一带。

但是，斗争是反复的，伪军占领天喜庄伪据点，赖着不走，妄想断我交通；在临枣铁路一带，强抓大量民夫抢修这一地区的封锁墙；我亦动员民兵和群众反封锁，敌人白天修，我们夜间拆，敌人修多少，我们拆多少。10月独立团三个连从辛召出发，夜袭天喜庄，在我突袭下，伪军不支而逃。我拔除了该据点，接着发动群众，军民一起将东起白庄，西到文玉峪山区一线的封锁墙大部拆除，枣北一带之敌伪，受到很大震动威胁，畏缩不敢出动。枣北的反蚕食、反封锁取得的胜利，巩

固了根据地，发展了游击区。我独立团四连均参加了上述各次战斗。

枣北一带战斗后，军区为打通滕东北与邹东根据地的联系，独立团随即奉命向滕东北冯卯一带推进，以扩大费滕边根据地，打击冯卯、城前一线之敌。从滕东北的辛庄出发，活动于冯卯东北一带，经几次小的战斗，开辟了通往邹东新的交通路线。

1942年底，鲁南地区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鲁南军区决定撤销独立团，改为费滕独立营，营长兼政委肖长桃，我所在的四连为该营一连，我为连政委，李国云（红军，四川人）为连长，原连长王福振（中陈河人）升任副营长，直到1943年底左右费滕独立营撤销。这一段主要活动在费滕边的七里河，孙家山顶、劳山、土门、白蒋峪、上、下辛庄，东西黄嵩、团山、良子口、山亭以北一带，经过的战斗有：

1943年春，国民党顽固派92军入鲁，三团及费滕独立营，3月14日晚向王家庄（孙家山顶南）一带申宪武部发起攻击，15日晨一举攻克该庄，歼敌百余人，正扩大战果，顽一四二师分两路来援，我在孙家山顶及七里河西山坚决阻击，经激战给援敌很大杀伤，迟滞了敌人北进，因顽军兵力过大，不宜恋战，我遂主动撤出战斗。顽军也仓惶逃回滕峄边，暂时未敢进犯。

5月奉军区令全营在西双山（辛召的东山）配合军区主力攻打徐庄、核桃峪之九十二军部队。我连在西双山牵制敌人，战斗一天，晚间撤出战斗。7月在上、下辛庄以西一带，反对敌伪封锁，将此一带的封锁墙大部

拆除。这就是独立营一连在费滕峄边参加斗争简况，也是双山县大队的前身。

双山县大队的成立和活动情况

双山县大队1944年4月在前核桃峪成立。双山县地处滕费峄边界，以枣北的徐庄、辛召为中心，东至北庄，西至山亭、艾湖、东江，南至枣庄、西集，北至费县边沿的孙家山顶，西北到滕东北的上、下辛庄一带。全县地处山区，县大队成立时全县五个区，后有扩大。此时鲁南地区的形势大好，处在大发展之际。但是枣北一带的西集、天喜庄、梁庄、山亭、艾湖仍为敌伪据点，他们控制着大片地区，进行垂死挣扎，不断向我边沿地区袭扰抢夺，残害人民群众。

为巩固根据地之南部，军区决定在费滕独立营撤销时留一连为基础扩编县大队。军区调我为双山县大队副政委。到任前在孔家汪，军区张光中司令员亲自召见我谈话，指示“原独立营的一连你待了很久，很熟悉，以这个连为基础，改为县大队。先扩为两个连，以后继续扩大，到双山县你和县委共同商量。主要任务是打击枣北一带之敌伪，相机拔除据点，巩固根据地，发展县区武装”。我立即到任，不久将原来的一个连扩编为两个连，以后又扩大到三个连，在枣北和滕峄边一带积极展开了对敌斗争。

现在将县大队成立后的战斗与活动情况简述如下：

首先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在区长刘斌同志，县敌工部长渠维瑛同志参加指导下，对枣北敌伪每个据点的人

员、武器、工事、给养、伪分队长等人的情况特点进行了研究分析，一致认为在我区大好形势下，敌伪据点孤立，武器不强，人心惶惶，敌人不敢出动，我须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各个击破。刘、渠二同志在会上作了布置，会后县大队又作了具体研究，随即投入战斗。

一、1944年春、夏之间，县大队一连和三区区中队及民兵对东凫山的伪军开展了政治攻势，伪军处于我包围下被政治瓦解，缴械投降了。此次战斗后，我将部署一并向张司令写了书面报告，由军区司令部回信指示“同意你们的部署，行动是积极的，命令你们拔掉马头据点”。

二、1944年4月，马头据点驻伪军韩荣堂一个分队，是一群聚赌吃喝玩乐的乌合之众，共30余人，杂牌枪26支。为保持我军部队、人员、物资的通行，遵照军区命令，县大队一连和区中队，由张玉柱（区干部马头村人）作向导，围攻了马头据点，经战斗，伪分队长韩荣堂全部交械。歼灭该敌后，为进一步瓦解伪军，经与区长刘斌同志商量，将韩荣堂等大部释放。

在1944年4月间，打开西集据点，张司令、王府委指挥，有三团、五团、费滕峄独立营、滕东县大队、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是这一年主要战斗，切断了枣滕公路。

三、1944年4月底，双山县五区区长刘斌同志带领县大队一连和区中队，缴了白庄伪军据点高广银的枪后，接着攻打天喜庄，此据点已孤立，汉奸巩玉勤闻讯

逃窜。就这样盘据在天喜庄5年之久的伪据点又被解放了。

东皂山解放后，但敌人贼心不死，进行反扑，5月中旬汉奸王继美率伪军500余人，窜到东皂山，大肆烧杀抢掠，此时我县大队驻天喜庄，闻讯后当即派一连郭连长率两个排，两挺机枪，火速跑步，翻越400米的高山，分两路直奔东皂山。县大队的其余部队和区中队翻山向两河岔出击。在我夹击下，伪军仓惶逃窜。

四、1944年9月伪军又一度占据我边沿区梁庄，威胁我两河岔、田庄一带之安全，伪军只20余人。向军区汇报后，军区令县大队（不派部队）进攻该据点。县大队和区中队乘夜攻克了该据点，俘伪军5人，缴枪3支，余敌逃窜。

五、解放山亭

1944年下半年，我鲁南地区一派大好形势，山亭一带已成立了双山县七区，但敌伪还占据山亭、艾湖，直接影响双滕边的工作开展。为扩大双山县西部地区，必须扫除桑村以东之伪据点。军区令县大队配合区中队，迅速拔除山亭、艾湖伪军据点。10月底县大队配合四个区中队围攻了山亭，数日未克。随即在县委敌工部长渠维瑛同志指导下，转向断敌后，先克艾湖据点，歼伪乡公所10余人。继之再围山亭，敌乘夜逃跑，我伏击于山亭西门外，经激战，俘伪军10余人，缴枪10余支，于11月上旬山亭宣告解放。

六、1944年12月，县大队到四区（上、下辛庄）以西活动，驻西黄蒿。此时日军一个班，伪30余人，向我

边沿进犯，我获悉情况后，在西黄蒿以西与日伪激战，打死日军2名，伤1名，伤伪军5名，缴获三八式步枪2支，望眼镜1具，我无一伤亡。

七、1945年春，大寺庙汉奸韩乐悌积极推行日寇的侵略政策，充当日军爪牙，大肆抢掠残害百姓，有一天大寺庙据点，出动伪军20余人，到露水崖去抢群众的耕牛。县大队获悉后，由区中队配合，在火焰山下打了一个伏击战，俘伪军7人，缴获轻机枪两挺，余下的伪军仓惶逃跑，吓得韩乐悌龟缩在据点里数月不敢出来。

双山县大队和各区中队，一年多来活动在枣北和滕峄边地区，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拔除了马头、东皂山、白庄、天喜庄、梁庄、山亭、艾湖等伪据点。至此，冯卯、城头、桑村以东，枣北的西集，东皂山、北庄以北地区均无伪军据点。枣北和双山县的形势得到更好的发展。

日军投降后，军区部队攻歼齐村一带之敌、县大队配合作战，战斗后，县大队驻山亭，我奉命调到桑村军区驻地，参加组建赴东北干部团，从此离开了我长期战斗过的可爱的家乡——鲁南，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以上情况仅供参考。

编者注： 岳邦治同志，1919年生，枣庄市马兰乡顿庄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队战士、文书、政治干事。连副政指、政委、县大队副政委、营教导员、师的组织科长，干部部长，某军校副校长、总后某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1981年离休。

奇袭东岚山

张　锡　池

一九四一年古历十二月初十，上午十二时，我和孙（慎言）政委从鲁南军区司令部(时驻七里河村)开会回到驻地葫芦套村。有十几个同志跑出二里多路来迎接我们。他们一看见我们领了二百多枚手榴弹，由两个民兵正抬着走，即跑向前争着接过来问："队长，领来战斗任务了吗？我们打那里？"我说："你们又犯打仗的瘾啦？走吧，马上就有你们过瘾的地方了。"我们回到部队住地，把手榴弹放下，同志们蜂拥至队部，把三间草房子挤得满满的。有的问："我们什么时候干？"有的说："不要问啦，反正快啦。"有的则摸着刚出厂的崭新手榴弹，脸上露出欢欣的笑容，默不作声。这时政委把事务长叫来说："今天下午提前开饭。要想办法做点好饭菜，叫同志们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事务长安排去了。我让通讯员小发启，通知同志们来开会。不到四、五分钟的时间，同志们就集合起来了。孙政委作了动员。他说："鲁南军区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是配合主力部队，拔掉这一带的敌伪据点，每个同志在战斗中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互相配合，英勇杀敌。"

接着我传达了上级的作战部署和战斗命令："老三团攻打黄山前、红山峪、付庄、马头四个据点。我们奇袭东鬼山。"

（一）敌人情况

东鬼山原为鬼子据点，西距马庄鬼子据点十八里，东南距枣庄二十五里，防御工事坚固，四合房，两进院，四面都是一丈多高的围墙，四角各修一个两丈多高的乌龟壳式的碉堡楼。围墙顶是酸枣苇针镇的，有一尺多厚，并在每隔十米处设一射击孔。正中还筑有四、五丈高青石到顶的三层大碉堡一座。鬼子撤走后，里面住有伪军三十多人。队长叫于在胜，外号于大肚子。他老婆人送外号"雪里站"。这些人大都是土匪出身，是一伙无恶不作的亡命之徒。

自从这个汉奸队伍住在此地，周围十几个小山庄的群众，就算落入了苦海，汉奸队吃的用的全都向老百姓要。每月要一次鞋袜，一年收四次军装。饭食全部要细粮，平日吃的猪、羊肉、鸡、鸡蛋，就连青菜萝卜也都要各村按数轮流去送。逢年过节他们还强迫群众向日寇送礼，并且都得是整牛、整猪、整羊、整鸡。同时还逼着群众种大烟（鸦片），他们征收百分之七十的烟土。因此于在胜就发了横财，整日肉山酒海，胖得象母猪，所以人们就叫他于大肚子。他老婆有三十多岁，长的高个白脸堂，又好穿素白衣裳，因此老百姓都叫她"雪里站"。这个女人好出坏点子，是个凶狠狡猾的狐狸。据点周围十几个村庄的抗属，几乎无一家不是由她唆使逮

捕的。并且每抓一人都要严刑拷打，罚款索物，她都要亲自下手。她听说老百姓那家卖了猪或羊，就马上指使汉奸队把人捕去，不是说你通八路，就是说你欠粮款，直到把钱勒索过去才算完事。于在胜还利用她交结日本人，以取得日寇的欢心和信任。

我们听内线情报员说，“雪里站”不仅如此，还有一套射击的本领，在三、四百米的射程内打枪不落空。并说：“于大肚子有个‘干儿子’叫孙传胜，土匪出身，他不但枪法好，而且胆量大，是于的得力干将。他一人住守在东南角的那个碉堡里。

（二）战前组织

下午四时，同志们吃完饭，有的忙着擦枪，有的整理手榴弹袋，并不住地议论着：今天夜里咱们的刺刀非叫它见见红不行，向于大肚子讨还血债。大家你一言，他一语地说个不停。

我们虽然只有四十二个人，却都是身经百战锻炼出来的坚强战士，可以说是一支精悍的小部队。

根据当时敌人的设防情况，我们分成三个小分队。第一个是突击队，由十六人组成，孙排长担任队长；其余两个小分队分别由郭恒胜和宗全望带领。一个到据点东面观音庙埋伏；一个埋伏在据点北面的小沟内。这两处设伏的地方都离据点有二、三十公尺远。他们的任务是佯攻，掩护突击队的行动，同时还分工有专门喊话员，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当时战士们的情绪特别高涨，在组织突击队时，都纷纷要求参加，连上了年纪的

医生也都报了名。经过政委的再三说服动员才平静下来，由领导确定了突击队的人选。最后大家一致表示：坚决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

（三）战斗经过

下午五点钟部队出发了。从我们住地到东岛山有四十华里，还得经过两道大山和一道五里多长的山峪。队伍象一条长龙一样，踏着弯曲的羊肠小道，穿越黄龙山。这时正值腊月中旬，大雪纷飞，北风呼啸，战士们踏着雪地发出咯咯吱吱的声音。时间不长，两座大山和数道深沟都被征服了。这时五里多长的梯子峪又出现在眼前，两边是绝壁悬崖，陡曲狭窄的小道，只能单人行走，一不小心跌了下去，就会粉身碎骨。同志们都互相低声叮嘱着："千万小心，不要滑倒了。"出了峪口到了千佛崖东玉皇庙，队伍停下来休息，此时已到晚九点了。我和政委把庙门叫开。庙内有两个老道士，系师徒俩，徒弟叫陈元中，四十多岁，一看见我们很亲热，把我们让到大殿里。因为打游击经常在庙里住，所以很熟识。师徒二人忙个不停，抱柴的抱柴，烧锅的烧锅。几个小时的急行军，同志们越险山冒严寒，每个人身上帽子上都结了一层很厚的冰霜，不但不觉冷，嘴里还哼哼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这时我向他师徒俩说明："我们今天是来打东岛山据点，消灭于大肚子和'雪里站'这伙汉奸队的，给这一带兄弟爷们报仇雪恨，想借用两根杉条棒，扎云梯爬围墙。请你们多多帮助。"他们一听立时把牛棚上的两条杉杆抽下来。战士

们接过来迅速地捆扎好。他俩担心地问道："张队长，你们来多少人？"我说："还是常来的那支小部队。""他们的围墙很高，四面都是碉堡，工事坚固，能行吧？"我说："行！今天夜里不但打东岛山，而且这山前山后四、五个据点要一齐打。你就等着看热闹吧！到天明胜利而归，还要在你们这里吃早饭呢。"他们连声说："好！好！"

云梯扎好后，战士们迅速集合起来，我下达了命令："同志们，上级决定晚十一点钟攻打敌据点。今天打的是长途奔袭战。战斗打响后，要绝对保持沉着，一切行动要听指挥。突击队要迅速把云梯靠在据点东南角碉堡附近，突击队长要神速突进碉堡，在敌人未发觉之前用刺刀把他干掉，并占领碉堡。我带其余突击队员消灭敌人的队长和'雪里站'。另两个小分队按作战部署到达指定地点，等敌人发觉我们后，你们集中火力向敌人中心大碉堡射击，并组织喊话。不论敌人用多大的火力向你们射击，决不能动摇。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那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要吸引住敌人的火力。孙政委和医生负责救护伤员"。

玉皇庙距离东岛山只有五里路，用二十多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到了距据点约二百公尺的东岛山，隐伏在一条小沟里。这时已是夜间十点多钟了，四面碉堡灯火明亮。据点门口，老百姓乱哄哄的就象赶集一样。原来这伙汉奸，每天晚上要唱拉魂腔（柳琴戏）直到很晚才散场。这时老百姓正好散场回家，闹得全村到处狗咬鸡鸣，汉奸队也回据点睡觉了。我们看到这种情况都暗暗

欢喜，因为这种混乱现象给我们的行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不一会，全村平静下来了，再看敌人碉堡的灯光也逐渐熄灭了。我和突击队长在棉衣里面用手电看看表，还差十五分钟不到十一点。这时总觉得时针走得太慢了。还有十分钟，我就命令同志们做好冲锋准备，突击队员全把棉衣脱掉甩在沟里，架云梯手把梯子提起。突击队长腰插驳壳枪，端着刺刀，在前面蹲着，我也脱掉了棉衣等待战斗。十一点一到，我即站起来喊道："同志们冲啊"！突击队长带着架梯手和突击队员，象猛虎一样奔向据点，很快地把梯子靠在事先选择好的地方。用毯子垫在围墙顶带刺的树枝上，一个接一个地进了院子。突击队长带一个队员冲进了碉堡，其他同志到于大肚子门前卧伏在暗地里。突击队长进入碉堡之后，沿着梯子向上爬去，他刚从楼门伸进半截身子，被孙传胜发觉，乓的一枪，正打在左胸部，他扑通一声掉下梯子，当即被我一同志抱起送到安全地方。枪声一响敌人乱了套。于大肚子连上衣也未顾得穿，摸了枪把门一闪，就打出一梭子。他紧接着枪声向外逃窜，刚出门口，被我埋伏在院内的战士一枪打倒。这时"雪里站"挎着一支长枪，怀里抱着个烟盆跑了出来。她干儿子孙传胜在碉堡上大喊："干娘，赶快上楼。"遂从碉堡窗口向院子里投下三颗手榴弹。"雪地站"在浓烟中冲向碉堡，刚到门口，我上去将她抱住，她急得丢了盆子，把枪顺在手里。我二人为夺枪扭在一起。我依在墙上对着她的肚子飞起一脚，把"雪里站"踢得离了地，但她死坠着也没把枪松开。这时队员小孙，手拿着枪相距只三公尺远

不能开枪，由于天黑怕打错了，在碉堡门前搏斗了有十多分钟，最后小孙爬到我跟前着急地说："你赶快放开手我好打。"我手一松向前一推，小孙举枪就打，"雪里站"扑通一声倒下去了。这时碉堡里敌人的手榴弹象下雹子一样投到院子里。我们被迫撤到西屋后面，卧伏在墙脚下。与此同时，在外面作佯攻的两个小分队，从四面用密集的火力向大碉堡射击。并大声喊话，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这样一来，敌人的火力全被吸引到外面。敌人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在那高大的碉堡上大吹大擂："你们这些土八路来个千儿八百的，哈不着我们一根毫毛，等到天亮，皇军一来，你们一个也跑不了。"并故作沉着地唱起了拉魂腔。这时我在西屋后面把突击队员召集在一起，决定先把东南角那个小碉堡打掉。我们把手榴弹集中起来，选拔四名投弹手，一起向上扔。可是那个碉堡是圆形的，顶上用黄草苫着，手榴弹投到上面都咕咕碌碌地滚到地上，或在半腰爆炸。接着连投了四十多个都是如此。虽把顶上的黄草炸得象翻毛鸡一样。但没受多大损失。我看到这种情况，马上下令："把手榴弹的导火线拉开，等烟火冒两三秒后再一齐投出。"这个法很有效，手榴弹都在屋顶上轰轰地开了花。火光一闪，就看到碉堡顶上着了火。火趁风势，风助火威，越着越旺，孙传胜可沉不住气啦，他急忙用上了刺刀的步枪向着火的地方戳去，他这一挑，草层透气了，只听轰的一声，火光冲天，浓烟扑地。这小子不唱拉魂腔，也不骂土八路啦，在里面没命地叫喊："老爷，我交枪，老爷，我交枪！"我们的同志冲到碉堡门

前，大声命令道："把枪扔下来。"这小子从楼上摔下一支三八步枪，紧接着他一手握一颗手榴弹从碉堡上跳下来。同志们见他手握手榴弹，便一枪把他打倒，跟他干娘死在一块了。这时只剩下大碉堡了，有三十多个敌人集中在那里。整个院落被火光照得象白昼一样。在外面的两个小分队，也都靠近了碉堡，用密集的火力封锁敌人的窗口和射击孔，使敌人不敢伸头，只是胡乱地向下丢手榴弹。这伙歹徒梦想拖延时间，支持到天明，等日军来增援，好救他们的狗命。这个几丈高的大碉堡，手榴弹、步枪都不能解决问题。怎么办呢？我们仔细观察了一下，和同志们分析研究，大家说有办法了。你们看大碉堡和这五间堂屋是连接着盖起来的，咱们在屋西头挖洞，一直挖到楼底下，在楼下塞满柴草放火烧，让这些家伙坐火箭上天。大家一听都说这个办法好，管叫这些小子一个不剩。当即有六名同志越墙而出，找来了四把镢头，两根杠子，分成两个组，在堂屋西头开始挖墙。不到十分钟就挖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大洞。第一道墙挖通了，接连挖通了第二道、第三道，到碉堡了。这时候敌人全挤在第二、三层楼上集中火力向外射击。外面作详攻的部队，知道突击队正在挖墙，即变佯攻为主攻，这更显得战斗特别激烈。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交织在一起，院子里浓烟滚滚，相隔几步就看不见人脸，在屋里突击队的同志们把大碉堡的墙挖了个一公尺见方的洞。我命令立即向里边运柴草。转眼间就把碉堡底层填得满满的，又把敌人点灯的煤油浇在上面，用火点着，我们撤到外面。端着刺刀，专等着看这些小子的下场。

我又令通讯员通知那两个分队准备冲锋。院内的全体指战员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楼下火情和楼上的敌人。这时浓烟从楼门喷出，大火已烧到二层，火舌从四面的窗口和大大小小的射击孔喷出有一丈多远，把整个据点和半个村庄都得照通红。这时敌人慌了，都拥挤到三层楼顶上。他们不打枪，也不喊皇军增援啦。我们的同志都高兴地跳起来大喊："汉奸小子们快完蛋了。""你们快把枪丢下来，跳楼吧，不然就被烧死在楼上。"汉奸们喊叫着："八路老爷，我们交枪！"接着就听到噼哩拍啦向下扔枪的声音，几丈高的楼又没有梯子，烈火直冲云天，敌人都趴在楼四面的垛口上，哭爹喊娘。我们的战士都到楼根下高声喊着："快跳吧！我们在下面接着你们。"这些兔崽子为了活命，不管三七二十一扑通扑通地往下跳，可是摔到地下就完蛋了。有几个跳到屋上又滚下来，也摔得腿断腰折，动弹不得了。就这样我们在胜利的欢呼中结束了战斗。共缴获步枪四十余支，大批子弹和其他战利品一宗。这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大家都穿好棉衣，凯旋而归。

第五战区在徐州

郭　子　化

我回忆大概在一九三七年冬初，国民党设立了第五战区，李宗仁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长官部在徐州，它的任务是阻挡日寇从津浦路南下攻占徐州。

国民党究竟调动了多少部队到这个战区，我们不得而知。只听说有李宗仁的桂系军队，有川军邓锡侯的部队，有东北军于学忠的五十一军，缪澂流的五十七军，石友三的六十九军，西北军庞炳勋的一个军。听说还有其它的军队，我们弄不清。这些部队统归李宗仁指挥。前线是微山湖东的滕县、临沂、微山湖西沿陇海路的归德、开封。最后防线守微山湖和它以东运河线上的台儿庄一线，以保卫徐州。

第五战区的范围，实际上包括长江以北的苏北、皖北、豫东、鲁南，即四个省的各半。

第五战区的军事组织部署，我们不得知道。现有在中央军委工作的解方（解沛然）是驻第五战区司令部的于学忠五十一军高级联络参谋，他是中央长江局领导的东北军地下党员，他可了解当时第五战区的一些军事情况。

李宗仁为了需要民力支援前线，成立了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过去国民党军队是靠抓夫到前线服役），这个组织是群众团体，不是军事组织。是由司令长官部聘请党政军民的知名人士组织的，实际上做工作的只有各界抗日人士，特别是北京、天津流亡学生中的民先组织起骨干作用。委员会的主任是桂系的老国民党徐州的名人刘汉川①。动委会设三个部：宣传部，部长是民主人士倾向共产党的郭若水；组织部长是李宗仁的高级秘书夏次叔，挂名不工作的，副部长郭影秋②（是动委会中共地下党团书记）掌握全部工作；青年救国团总团部，简称青救团，团长先后两个人，一个是刘剑（中共党员），现任浙江省副省长，另一个是唐秉光，又名唐君照（中共党员），现任南京工学院院长。

总动委会，虽然不派人到各县组织下级动委会，但是有很多县都自动的组织县动员委员会，到徐州总动委会备案，利用这个组织形式发展自己的力量。如我们党初期，在工作基础薄弱的县，即利用这个形式发动群众，睢宁、宿迁等县就利用过一个时期，但是我党利用县动委这个形式者少，而且时间不长。因为县动委会是上层统战组织，关系复杂，不如利用青救团的组织形式，直接组织和武装革命青年方便，效果快而好。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也有的利用这个组织形式组织县动委会。

李宗仁为了吸收各地大批流亡到徐州的青年学生，扩大桂系的力量，组织了抗日青年军训团，训练地点在后方的河南省南部的潢川，一般人都叫它作潢川军训

团。当时我们党的干部极少，没有派人打进这个组织。

一九三七年冬初，我们特委机关仍在鲁南抱犊崮山区的高桥镇，在河南省委派代表刘文（化名余子斌）检查我们全边区工作回河南省委汇报后，回到特委传达省委指示，要特委机关迁到徐州，并要我和李宗仁谈统一战线，争取公开活动。并批评我在革命形势大发展的情况下，仍在山沟里和谁讲统一战线。特委随即讨论决定：由特委宣传部长何一萍分工管鲁南地区的峄县、滕县和枣庄矿区、临沂的工作。特委组织部长张光中分工仍管湖西地区的丰、沛、萧、砀、鱼台各县工作。我和刘文带特委秘书丛林迁到徐州工作。刘文除代张光中管特委全面组织工作外，直接领导徐州地下党工作。我主要抓各县的群众武装工作，并搞上层统战工作。当时即由张光中介绍刘文和丛林先到徐州找郭影秋，了解情况，寻找住址。十月，丛林由徐州回鲁南汇报后，我即进徐州。我到徐州后，先找刘汉川（在徐州省立师范任过职，我是该校学生，我认识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刘表示很赞成统一战线，我就请他介绍我会见李宗仁。次日我见了李宗仁。李不仅表示赞成统一战线，并说："我们（指桂系）和共产党八路军建立统战关系最早，至今关系也最好。"在会谈后通过刘汉川的建议，李宗仁聘请我为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委员。在《徐州日报》上发表的是聘请地方名流郭子化为总动员委员会委员。从此，我就公开出来做统战工作的活动。但我只是挂名委员，我没有参加过一次委员会，也从未进总动委会的门。当时省委指示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发

动群众，组织武装，坚持敌后抗战，在斗争中发展党的组织。因此，我是经常到各县检查并汇合群众的武装组织。在徐州住的时间很少。徐州的党群工作，都是刘文负责。

徐州的沦陷，第五战区的垮台和我们特委机关的撤出，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我到鲁南会合几个县的群众武装，建立人民抗日义勇队后，五月初回到徐州，知道因情况紧张，刘文在半月前病重已回到河南省委。这时，国民党的党政机关都逃光了。到五月十八日下午，听说李宗仁也在前数日离开徐州向西逃走，群众团体也都离城而去。这时我们看到徐州各街都被敌机轰炸的乱七八糟，已成死城。我们当即决定撤回鲁南山区。当日下午出城，到利国驿雇民船夜间过微山湖，突过津浦铁路，到达滕县南部山区。后来听说，于五月十九日徐州就被日寇占领了。

我回忆的第五战区始末的片断情况和我党参加总动委会的一般情况，供参考。

一九六九年六月中旬

编者注：①据郭影秋同志及其他人回忆，第五战区总动委员会主任是李宗仁兼任。

②据郭影秋同志本人及其他人回忆，郭影秋同志在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内任组织部总干事。

罗荣桓在抱犊崮

周乐亭

一九三九年十月，罗政委在鲁西指挥梁山战斗，全歼日寇田中大队三百余人，粉碎了日军扫荡之后，离开鲁西，进入抱犊崮山区，回到了一一五师师部。

为了创建抗日根据地，打开抱犊崮山区抗日的新局面，罗政委一到这里，就十分重视争取团结爱国将领和中、上层爱国人士的工作。

一天上午，师参谋处长同政治部副主任找我谈话，大意是：为了进一步打开抱犊崮山区的局面，罗、陈（光）首长商定，要打几个仗，扩大根据地。同时，根据当时国民党部队的要求派出干部去做统战工作。决定先派我到孔昭同师董尧卿旅去任参谋长和党的支部书记，然后再派一个政治部主任去。董尧卿当时是第十集团军暂编六师二旅旅长。曾结识共产党员郭子化、朱道南等同志。自称在一九三七年加入了党，一九三八年失掉关系。他两次来师部，欢迎和慰问我们，并要求派干部帮他们训练部队。我们到那里的主要任务：一、按我军训练内容、方法去训练他的部队；二、争取他配合我军行动，并通过他争取暂六师孔师长和我们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然后，争取这个旅或全师编入我军序列。

董这个旅原为“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军”隶属于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一九三八年我党领导的抗日义勇队反顽战斗失利，撤到大炉，根据省委决定，采取应急办法，暂时接受临沂专员张里元领导，编为他的直辖第四团。这样，当时在这个山区坚持抗日，对共产党友好的部队，只有孔昭同的暂编六师了。董为了应付当时的困境，便和孔师长合作，编为孔的第二旅。

当时，对董旅长影响较大的有两个人：一是孔师长的参议彭畏三；一是滕县名流王训农。彭畏三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七、七”事变之前，曾任山东省立第七中学校长，思想进步。“七·七事变后，在旧山东省政府工作，一九三八年来到孔师。他的知识丰富，善于言谈。王训农是秘密党员，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都较高。他们二人常去拜会罗政委，对罗政委学知渊博，眼光远大，言谈坦率，待人诚恳，十分赞赏。回去后，便向董旅长讲述罗政委对国内外形势以及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主张和当前政策的阐述。讲罗政委在开创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上，对鲁南各界人士的希望。董表示接受党的领导，坚决一致抗日。孔师长听了他们转达罗政委的几次谈话，也思路大开，钦佩至极。不顾第一旅旅长刘昭汉的反对，派秘书长刘元甫偕同董旅长代表他去拜见罗政委，请求派干部指导工作。罗政委应求，派红军干部黄玉昆任六师政治部主任；抗大四期毕业生曹正之任二旅政治部主任。

十一月，罗政委和陈师长命令六八六团攻打文王峪，并通过董旅配合作战，拔除了反动地主武装的这个据点。

十二月，罗政委自湖西返回师部。这时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盘踞在抱犊崮山区的申宪武等部也蠢蠢欲动。罗政委和陈师长决定彻底消灭抱犊崮根据地内的顽军及反动地主控制的土围子。因此，命令六八六团消灭申宪武部；命令我带董旅消灭驻在东江的第四、第五两个团。六八六团把申宪武的部队大部消灭，申率残部逃到津浦铁路以西去了。我从苏鲁支队要了一个连，配合董旅把敌四、五两个团全部缴械。

一九四〇年一月，罗政委在大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建设抱犊崮山区根据地的报告。会后，消灭了孔庄和白彦的反动武装，拔除了抱犊崮山区内的最后两个钉子。白彦战斗之后，六八六团扩编为鲁南支队，董旅长被任命为副支队长。董旅编为这个支队的第四大队，我任大队参谋长。不久，应孔昭同师长的请求，将该师编为一一五师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支队，孔任司令员。彭畏三为一一五师高级参议。

春节之后，根据罗、陈首长的指示，在大炉成立了东进支队后方司令部。以万春圃的民团为基础，编成邹滕、费、沂四县边联支队。万春圃为支队长。这时，参谋处长找我谈话说，组织上调我去任后方司令部参谋长兼边联支队参谋长。

万春圃是抱犊崮山区的士绅名流，开明地主，在党的工作影响下，参加了革命。我到职之后，万春圃常谈到罗政委。说罗政委住在他家时，常和他深谈，使他的人生观有了一个基本的转变，认识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是人生最大的快慰和光荣。他还说罗政委来到抱犊

崮山区之后，争取和团结了鲁南各界人士。上层进步人士对他非常敬重，都愿意在他和陈师长领导下，共同把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建设好。

夏季，以后方司令部为基础，成立了鲁南军区，万春圃任军区副司令员。这时，抱犊崮山区已扩大到南至郯城、码头地区，西跨津浦铁路，北面和东面与鲁中和滨海抗日根据地相连。山区的抗日民主运动，蒸蒸日上，蓬勃发展。

十一月，孔昭同师长病重，罗政委以他和陈师长的名义写信，派人前去慰问，并送去医疗费。孔师长很受感动，亲笔写了一封长信表示感谢，并对建设抱犊崮山区根据地提出了一些建议。

十一月十一日，孔师长病故。罗政委指示隆重安葬，并以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主任肖华的名义送去一幅挽联。

抱犊崮巍然屹立在鲁南群山之中，罗荣桓同志创建抱犊崮根据地的业绩，也永远留在鲁南人民的心中，正象鲁南一位老人所讲："军山昂昂，沂河泱泱，罗政委之风，山高水长。"

缅怀王传章同志

穆　林

1984年10月，我到西安时看望了王传章同志。那时，他已是78岁的老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心脏病，一只眼睛完全失明，已不能下床行动。他的夫人也是重病在身，行动困难。从1949年春分别，已是近40年未见。这时他虽重病在身，但很乐观。我们畅谈了近2个小时，内心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和诚挚的祝愿。不料1986年他在80岁时溘然长逝。近40年后的会面竟成了永别。如今，每当忆及当年的战斗生活，传章同志的音容笑貌就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

在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春我到费滕峄边就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那时，传章同志是辛召区区长兼区中队长。从此直到1945年我调离费滕峄边，我们一起战斗工作了整整三年，共同经历过无数次艰难困苦的考验和战火的洗礼。传章同志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坚定顽强的斗争精神，较高的工作能力和群众威望、谦虚谨慎朴实无华的美德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我到费滕峄边工作时，抗日根据地还很小，正是与敌伪顽斗争最激烈最残酷的时期。我到任第一天夜晚住

宿前辛召村。第二天黎明前，山亭敌伪据点出动数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天黑后由滕县奔袭而来的）包围了前辛召。县区部队边打边撤，分几路向双山方向突围。除顺河东撤退的一路没有伤亡外，其他各路均有伤亡，共有12名同志壮烈牺牲。与敌人激战到中午12时后，敌人返回山亭据点。县委回到辛召后，决定下午召开追悼大会，进行一次对敌伪斗争的大动员。追悼会要在烈士全部装殓好后才能举行。传章同志在几小时内募集到12口棺材。这在当时并不是件容易事，反映了传章同志有很强的办事能力和很高的群众威望。追悼会后，县委向辛召区交待了1942年对敌伪顽斗争的任务：一是把山亭以东的枣树林等伪据点拔除，把所有敌伪控制的村庄争取过来，搞好艾湖、桑村、滕县城敌伪的情报工作，在山亭敌伪出动的道路沿线作好开展地雷战的准备。二是把米家山顶变为我们所控制的村庄，米家山顶以西两面应付的村庄变为根据地，区中队武工队要向米家山顶以东顽军李以锦部队控制的村庄展开政治攻势，搞好李以锦顽军和他控制地区的情报。三是与徐庄区配合，开展对申宪武部刘玉华团的斗争，把他们赶到岩底以西去。是年夏季，费滕峄边改为双山县，辛召区改名为英山区。到年底，县委布置的三条任务，在辛召区委、区中队、武工队、民兵的共同努力下全部完成了。冬季，县大队打过一次山亭，给敌伪以重创。从此，山亭以东的村庄全部为我控制，小的伪据点全部拔除。辛召区中队、民兵已活动到米家山顶以东。根据地扩展到岩底以西，并成立了岩底区（曾叫青山区）。刘玉华顽部也已退到东

江以西以北去了。

1943年春季日寇扫荡以后，国民党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派遣其嫡系部队92军入鲁，借口北上抗日向我根据地“收复”失地。开始，我们党本着团结抗日的精神，对92军入鲁做出欢迎的表示。但他们不接受欢迎。92军142师打着枪进入我根据地。首先向良子口村发起进攻，辛召区长王传章同志立即向县委汇报了142师不接受欢迎，见到我们部队、民兵开枪就打的情况。县委指示辛召区，92军打到哪，我们就还击到哪，坚决保卫根据地。同时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动员群众搞好坚壁清野，不给顽军留下一口锅，一只水桶，一粒粮食，让他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辛召区坚决执行县委的指示，一方面组织部队、民兵保护群众，袭扰顽军；一方面彻底搞好坚壁清野。进入辛召区的顽军携带的行军锅不够用，又找不到群众家的锅，只好用脸盆做饭。结果，脸盆烧炸了，饭还不熟。辛召区党政机关和区中队，虽然多次转移，但始终坚持了阵地，与鲁南军区三团、五团、费滕边独立营一道，在孙家山顶、米家山顶狠狠打击了92军、夏末又参加了消灭刘玉华部的战斗。年底（这时双山县改名为费滕峄中心县），区中队又配合费滕峄独立营一度打开山亭据点，极大地震慑了敌人。

1944年时，辛召区已基本上全境解放，只剩山亭、桑村两个敌伪据点。县敌工部长渠维英、县大队政委岳帮治与辛召区中队长王传章一起率部围困山亭敌伪据点长达几个月之久，于这年冬天最后解放山亭。

在这三年中，王传章同志始终担任辛召区区长、区中队长。辛召区中队在传章同志的带领下具有很强的的战斗力。区中队人多了，力量强了，就上升为主力部队调走，留下少数骨干坚持斗争、继续发展。三年中，辛召区中队累计上升为主力部队的人数至少达一个营以上。这个中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是与传章同志的精心组织、言传身带分不开的。传章同志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经常与敌伪顽战斗。每当县大队、独立营、鲁南军区的主力团来这里作战，他总是最忙的人，搞情报、保证供给、作战带路，而且还要带队作战。无论战前、战中还是战后，总可以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 × ×

在费滕峄工作的三年中，传章同志是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同志之一。那时干部调动比较频繁。三年里，许多区委书记、区长都换过多次，辛召区委书记也换过三四任，而传章同志的工作却始终没有调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同当地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群众中有威望，政府工作、军事工作、群众工作都需要他。

今天，我们缅怀王传章同志，感到特别有这样几点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一）他有很高的共产主义觉悟。传章同志自抗日战争初期入党后，一直工作在最基层，战斗在最前线。1942年担任区长后，他仍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干就是三年多，从没有提出调动工作的要求，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具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他不辞劳苦，日夜忙于繁忙的政府工作；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常常

苦口婆心为群众排难解纷。在艰苦卓绝的战争时代，他一直工作战斗在最基层，从无怨言。这就是很高的共产主义觉悟。

（二）他在对敌伪顽的斗争中是非常坚定的。一个区中队经常只有几十人。作战起来，他就是突击队长。他以自己的勇敢、果断进行战斗，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他还非常注重领导、安排民兵的对敌斗争。埋地雷、阻击袭扰敌人，使其得不到休息。传章同志是当地人，与伪顽中的许多当地人相识，但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伪顽部队中有弃暗投明、想革命的，他也做过许多工作，但他从不抱幻想。他深深懂得，如果自己的力量不够强、群众基础不够好，是做不了伪顽军工作的。在这方面，他始终是很聪明的。

（三）他依靠党的政策联系群众，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当时的“双减”工作对贫雇农有利。他坚定地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削弱地富的封建势力，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他堪称地方干部的模范。他的这种精神，直到今天也是值得许多地方干部学习的。他关心群众疾苦，注重从生活和思想政治等几个方面解决群众困难，深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四）他的道德品质是高尚的。传章同志参加革命工作近五十年，既经历过战争环境，也经历过建国以后的和平环境，职务从一般工作人员到区级、县级、地级。不管环境、职务怎么变化，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变、艰苦朴素朴实无华的作风没有变，工农兵的本色没有变。1984年我们在西安相见时，他还保持着战争

时期的作风，令人敬重，也令人深思。我想，一个同志不管环境、职务如何变化，始终保持共产主义信念不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变，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传章同志高尚的道德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我与王传章同志相识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别于1945年春向敌伪军反攻的初期，我们相处的三年是由一千多个频繁战斗的日日夜夜构成的。那时我们经常在战场上见面。他是一位沉着勇敢的好区长，一个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好同志。

如今，王传章同志已去世4年多了。我愿以这篇短文寄托我的哀思，表示我的敬意。

王鼎新传略

姜宜秀

王鼎新同志于1902年4月出生在枣庄市山亭区马头村。他三岁时父亲因病去逝，孤儿寡母靠种几亩山地维持生活。王鼎新10岁方进本村小学，因生活困难，断断续续读了三年书，就被迫停学在家劳动。

惩匪反霸、为民除害

在苦难中长大的王鼎新，从小就养成了为人正直、敢于向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刚毅性格。三十年代的鲁南山区土匪横行，位于抱犊崮山区西麓的马头村，屡屡遭到土匪抢劫，人们倍受蹂躏之苦。当地的地主借防范土匪为名，强迫群众迁村移寨，归并大圩子，并趁机敲诈勒索、派粮派款。马头村恶霸地主张承位，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勾结土匪，收容土匪小头目张承安，欺压百姓、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他强迫群众缴搬迁粮款，谁不缴就会被土匪绑架或抢劫。闹得群众鸡犬不宁，惶惶不可终日，明知是地主张承位所为，但都敢怒而不敢言。

年轻的王鼎新看到群众民不聊生的悲惨现状，对罪恶累累的地主、土匪非常气愤，他便挺身而出，联络本村青年张茂林、潘振风、张茂堂等人与张承位开展斗

争。他们首先设伏打伤了土匪小头目张承安，并将他绑赴峄县城作人质，揭发地主张承位窝藏、勾结土匪欺压百姓的罪行。谁知张承安在中途挣脱打死多人，企图逃走，王鼎新率众追击，张匪穷途末路，自杀身亡。为张事恶霸地主张承位买通峄县反动政府，反咬一口，诬告王鼎新聚众闹事，伤害好人。王鼎新等人被抓后，恶霸地主张承位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广大群众对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十分气愤，70多户村民联名上告兖州，为王鼎新鸣冤申屈，峄县反动政府迫于群众的压力不得不将王鼎新等人释放。出狱后，王鼎新在乡亲们的支持下，继续控告张承位的罪行，尽管反动政府一再企图包庇，但罪证确凿，人赃俱在，民愤极大，反动政府只好将恶霸地主张承位逮捕伏法，张承位的入狱不仅打击了马头村张氏地主，而且也震慑了其他反动势力。从此，封建地主视王鼎新为眼中钉、肉中刺，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为了生存和继续斗争，王鼎新只得暂时离开了马头村。

投身革命、参加抗日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侵华战争，1938年3月，滕县、枣庄峄县相继失陷，为打击日寇的侵略，我党在鲁南纷纷组建抗日武装。1938年2月，王鼎新由外地返回家乡参加了我党发动和领导的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5月，该武装编入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大队，王鼎新任三大队军需，随部队参加了滕峄边两次反顽战斗。8月，义勇队奉命东移抱犊

崮山区，开展对敌斗争。

1939年9月，罗荣桓同志率一一五师进入鲁南，为了发动群众，开辟鲁南抗日根据地，派大批干部转入地方组成工作队。领导考虑王鼎新是峄县人，即派他与潘振武、朱道南等一同去峄县开展工作，成立峄县抗日总动委会，王鼎新被选为总动委会委员；11月，成立抗日民主政府，他又当选为县政府总务科长，几次随县政府南下运河南北，为打开峄县抗日局面积极工作。1940年6月，王鼎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调他到峄县三区武工队任指导员，他率领20余名武工队员转战于高庄、东西洋泉一带，打汉奸、惩特务，配合主力多次击溃和粉碎了日伪对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同年11月，鲁南根据地进入最艰苦阶段，三区全部被日伪侵占，为保存干部，上级决定派王鼎新等去滨海抗大七分校学习。1941年11月，王鼎新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滕峄边县政府二区（徐庄区）任副区长，他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曾几次冒着生命危险，护送我党高级干部过境。1942年11月，他率领区中队配合鲁南军区独立团一举攻克了日军伸向根据地的白家庄伪据点，毙伤、俘获汉奸伪军20余人。白家庄伪据点的拔除，大大震慑了日伪，同时也引起了汉奸们对王鼎新的注意。一天，一股伪军突然袭击了马头村，将王鼎新家洗劫一空，并抓去了他的爱人和孩子，剩下60多岁双目失明的老母无依无靠沿街乞讨。日伪对他家庭的摧残，不仅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抗战决心，反而使他更加看透了敌人的本质，坚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念。后来，在党组织的多方

营救下，才使王鼎新亲属脱离虎口，得到妥善安排。

在艰苦的抗日斗争时期，王鼎新工作多次调动，他都坚决听从组织分配，从不向组织讨价还价。1943年11月双山县政府成立，他调任县政府司法科长。1945年1月，又调他到峄县八区任区长特别是在敌伪力量占优势的八区，王鼎新不仅打开了该区局面，而且学会了游击战，他带领八区区中队拔掉了一个又一个的日伪据点，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时，他们将日伪在八区的据点全部拔掉，使全区大部村庄获得解放。

坚持斗争、迎接解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抢夺抗战胜利成果掀起了大规模的国内战争，鲁南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敌人由苏北进攻山东解放区，峄县是必经之路，因此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鲁南峄枣地区自始自终是山东解放区的一个重要战场，斗争最为艰苦。1946年6月，我军在枣庄消灭伪军王继美部后，10月份，国民党51师、26师及第一快速纵队便侵占了鲁南。1947年1月，鲁南战役，我军将其一举歼灭。1947年3月，蒋介石又把冯治安的三个师长期进驻峄枣地区，斗争形势非常复杂，特别是1947年3月至7月，国民党不仅侵占了峄枣所有大村镇，就连抱犊崮山区深处的高桥、吴家沟、马山等革命老根据地也被占领。在此情况下，我党政各级机构，不断挑选精干人员插入敌后，开展游击斗争，袭扰打击敌人。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王鼎新同志根据党组织的分配，始终坚持战斗在枣庄、峄县等地，他先后任峄县县

政府民政科长、峄县八区武工队长、峄县副县长、代县长等职。就在国民党大军云集密布压境并以梳篦、清剿合围、拉网奔袭等多种战术，企图消灭我党我军的严峻斗争形势下，王鼎新同志率领地方武装，独立作战47次，仅以一个战士的损失，毙伤打垮敌主力一个连以上的兵力，缴获长短枪45枝和许多军用物资。山东《大众日报》曾五次刊登其事迹，进行鼓励和表扬，山东政府、专署和县委也给其颁发了奖章、奖状、召开了庆功大会，并给行政提升一级。

南下征尘、保持晚节

1949年2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接着，我百万大军南下，直捣国民党政府南京。王鼎新奉调随军南下任行军干部中队队长，征粮队长。6月，杭州解放，他任杭州市军管会文化科长。1950年1月至1960年7月，他历任浙江省司法厅处长等职。1960年，年近花甲的王鼎新同志因病退休返回家乡马头村定居。

回家乡后，他仍积极为党工作，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经常参加义务劳动，鼓励家乡人民积肥开荒、战胜困难，并带头在山区开荒种地生产粮食，支援灾区。1963年他被选为枣庄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1966年他又被选为枣庄市第一届政协委员。在晚年他抱病撰写了15000余字的革命斗争回忆录。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撰写党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77年10月22日，王鼎新同志因病在家乡去世，终年76岁。按照他的遗愿，遗体火化，丧事从简。王鼎新

同志不论是在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愧是党的好儿子，人民的好干部。王鼎新同志将永远受到枣庄人民的尊敬和怀念，他的革命事迹将永远鼓舞着家乡人民。

回忆先叔张锡池

张　树　启

先叔父张锡池，出生于1914年。1985年夏病逝于滕州市，终年七十一岁。叔父九岁时在本村私塾读书，1930年以后先后在齐村小学(齐村镇)，后到枣庄南马道完小求学。1935年暑假毕业，因受经济所迫没能赴济南中学深造。在上学期间，他认识了朱道南老师、张捷三老师，受其影响较深。叔父排行老四，性情憨厚耿直，胆量超人，平时少言寡语，遇事沉着、机智、勇敢、果断。

先叔父1939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达40余年戎马生涯中，曾负伤三次，多次荣获鲁南军区嘉奖。1945年部队整编后，先后调任七师十师师部工作，任参谋职务。叔父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解放峄县战役；进过荣军学校。1952年转业到南京雨花台区任教干。1958年蒙受不白之冤回滕县大赵庄居住。1980年落实政策办了离休后住在滕州市城内。离休后他写了近三万字的革命回忆录。

叔父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坎坷的一生。为了纪念叔父诞生七十六周年，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特回忆如下。

一、废私塾办学堂任教员

1935年叔父毕业回家乡后，即主动联合地方知名人士，废私塾创办初级小学。为了筹集办学资金，向封建僧道展开斗争，经过反复斗争，终于夺取庙地产权，变卖了庙地，在家乡办起了初级小学，招生四五十名学生上学。叔父当时任义务教员。

二、打日本鬼子我愿干

1936年，当时峄县政府在西暨办“乡农学校”，组织农村青壮年参加军训，名为抗日救国。当时叔父家庭应出一壮丁，到“乡校”学军训。家中老人不愿让叔父学军训，千方百计阻拦。叔父理直气壮地说：抗日救国，青年有责，打鬼子我愿干。毅然决然参加了乡农学校军训。

三、聚勇士打倭寇（痛打东门岗）

1938年春倭寇侵占枣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叔父目睹鬼子惨无人道的兽行，杀敌报仇之念时时产生。叔父联络三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借来两只短枪和两把屠刀，化装成农民混入枣庄南马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东门岗，打死日军一人，打伤一人，夺得日本大盖枪一支，子弹几十发。这一壮举狠狠打击了日寇嚣张气焰，轰动了整个枣庄地区。

四、奇袭东皂山村伪据点

1939年秋，日寇进住东皂山村，闹得鸡犬不宁。

1941年日寇撤走后，由地方伪军驻防。于再胜任小队长。这群人面兽心的汉奸队，敲诈勒索、无所不为。鲁南军区令武工队长张锡墀、政委孙慎言率武工队员拔掉这一祸根，为民除害。1942年古历十二月初十日张锡墀率40余人精悍队员，经40余里急行军，于当日夜间到达东皂山伪据点发动攻击，经过四个小时激烈战斗，全歼伪军50余人，当场打死三人，缴获枪支40余支和大批弹药。

五、活捉敌特高继钦

1943年，叔父在滕南以王开、陈铺、仓沟三个乡为中心开展工作。这一带的特务最坏的是高继钦。他投靠日寇宪兵队、充当走卒、为非作歹，干尽了坏事，人民恨之入骨。高继钦的活动规律每月从滕县城到南沙河三五次。每次来时必在茶馆喝茶，作威作福，等待手下的小特务向他回报情况。一天，叔父化装成道士沿街化斋，靠近茶馆。老王和老吕打扮成农民，衣服破烂，肩搭口袋混入人群赶集。三人按原计划神不知鬼不觉各自靠近茶馆。这时高继钦身穿西装洋服，头戴黑礼帽，一支手枪用红绸子包着，装在皮套里，背挎在身上，面前放一把茶壶，手里端着茶杯，一脸杀气，凶神般坐在那里，等候各村保长给他送金票（伪币）哩。这时叔父跨进去，顺势一伸手把高抓住，两人扭成一团，谁也没有掏枪的机会。旁边老王和老吕闪电似地冲上去，把高两臂一扭，拽犬似的把高拉下沟向东急走。当走到仓沟西大沙河西边柳树林里，老王愤怒地惩办了这个罪大恶极的特务——高继钦。

六、活捉日寇小队长

1944年春，鲁南军区司令部通知武工队迅速搞清敌人内部情况，报告司令部，最好捉一个活鬼子进行了解。接到通知后，叔父和政委研究一致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决定由叔父带两位队员到日军营房外围乘机抓鬼子。队员一个是张老三，他是铁道班的班长，外号叫张黑。他膀大身宽，力大无穷，自幼在枣庄火车站扛脚。一个是小孙，小孙个子墩实，动作敏捷机灵。张老三打扮成铁道工人，带着工具在铁路上巡逻，好象似在检查铁道上每一螺丝。小孙打扮成农民，在距离营房200米处隐蔽见机行事。叔父独自一人走近日军大兵营门口。大门外有些老百姓做生意，卖香烟的、卖花生仁的，人来人往。叔父若无其事大约等有半个小时，没有鬼子出来，无奈向张老三走去。他俩边走边捉摸，不时往后看。张老三惊喜地说：“鬼子出来了”，他俩也放慢了脚步。叔父小声说：“老三，咱们俩个逮他俩个人是不容易的，要见机而作。”鬼子走得快，也没留神他们两个。当鬼子超过他俩大约50米时，叔父示意张三看看后面还有没有鬼子，准备行动。张三领意回头一望地说：“又来了一个”。叔父说：“注意这个”。说时迟，来时快，四五分钟过去了，后面的鬼子走到他俩跟前。这个鬼子与众不同，身披呢子大衣，左肩挎一个皮包，右肩挎勃兰宁式短枪，胸前挂把亮晃晃的电刀，年龄三十七八岁，中等身个。为了拖延时间以利于远离前面两个鬼子和日本大兵营房，叔父用半日半中的语言与

鬼子搭话："太君，哪边开路？""噢！我的临交(临城)开路。""苦力好好的干活。"鬼子回答"你们哪边开路？"鬼子反问。"我们拉斯迷斯（枣庄）开路。"叔父沉着回答。叔父边说边走边顺手掏出一袋花生米，"太君，我的马迷心交（送给你）。"叔父说。"我的迷西不要（不吃）。"这时叔父把牙一咬，向后一摆手。张老三象猛虎扑食，抓住鬼子脖子。叔父趁势把鬼子两腕死死扣住，扑通一声！三人同时滚到一丈多深的大沟里。张老三用左手把鬼子按在地上，右手用驳壳枪对准鬼子头。叔父骑在鬼子身上，脸对脸用日语说明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同时说明八路军里有很多日本朋友，我们象亲兄弟一样对待，你不要害怕，要跟我们走。死心塌地的鬼子拚命地挣扎。张老三为了安全及时撤离，呼的一枪，把鬼子打得脑浆崩裂。叔父脸和胸前溅得全是血和脑浆。当敌人发觉时盲目地疯狂地扫射，叔父们已跑出危险区。

这次行动虽然没能把鬼子活抓过来，但从鬼子皮包里获得大量敌军文件，有利于上级领导掌握了解敌人活动情况。

七、计毙敌特孙三爷

孙三爷的真实姓名没必要考究，主要是看他的活动范围、活动规律，以及对我革命事业的危害。经多方面考察证实，他的活动范围是从天津到浦口，整个津浦铁路沿线。他的任务是搜集我方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从事破坏我们打入敌伪内部的内线情报工作。由他

一手操办逮捕了我们打入徐州伪警察局的刘干清同志。他杀害了我打入滕县伪公安局的老孙同志。他的活动规律是每次由北向南去，总要在滕县下车，先到大金台旅馆住留。这个大金台旅馆是滕县最阔气，设备最佳的旅馆，是特务大队长史鹤亭开设的。孙在这里和史密谈后，再到宪兵队听取特务的回报，然后到东关他的公馆住宿。他的公馆在东关塔寺西南角的一个小土圩子里。土圩子里共有五十余户人家，四面碉堡林立，住有汉奸队三十多人。孙住在当中十字街口，公馆里只有两口人，一是他老婆二十四五岁，另一位是专门侍奉他老婆的老妈子，她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为了铲除这个特务，上级敌工部专门派张科长来武工队布置任务并领导这一工作。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经过几次会议研究，大家一致意见是只能智取不宜蛮干，具体方法是化装成高级特务，深入公馆，和他交朋友，凑时机干掉他。叔父愉快地接受了这一特殊任务，并作了充分、周密的准备。

一天傍晚，叔父穿上西服、系上领带，穿上大皮鞋，戴上咖啡色礼帽，神气十足地同崔同志一同来到了土围子，越墙而过到了十字街口，也就是孙三的大门口。叔父从门缝里向里看，黑乎乎的什么也不清楚，只有从堂屋射出一线灯光。叔父用手微微敲门。不多时堂屋有人问："谁呀？"叔父顺口答道："是我，三哥的朋友。"这时，老妈子开门了，叔父迈步门槛，只见堂屋门口站着一位年青的妇女，打扮得花狸胡俏，叔父心想这一定是孙三的老婆。于是就亲切

地称呼："三嫂，你好！三哥可在家吗？"她惊奇地反问："你是谁，怎么不认识。"叔父说："初次见面，我是三哥的知心的朋友。"她上下打量了一番认为不是一般人，就转变语气微笑说："屋里坐吧"。顺手拉把椅子让叔父坐下，她自己也毫不拘束，坐在对面便问："先生，贵姓？"叔父说："免贵姓王，是三哥的好朋友，我和他是做同样生意的，今天特来拜访，怎么，三哥不在家？失望！失望！"这时，妈妈冲好茶，送到他面前。孙三嫂到屋里拿出一盒日本军官吸的带过滤咀的香烟递给叔父一支，并亲自点上火。叔父随手摸出一合小美丽牌的香烟递给她一支。两人喝着茶吸着烟无拘无束谈起家常来。叔父问："三嫂，三哥今天怎么不在家。"话音刚落，她爽快地说："你三哥这次来，可辛苦啦！前天下午和史大队长、龙区长来家喝茶、打牌、谈事一直到深夜12点。第二天拂晓连饭也没顾得吃就急急忙忙到徐州去了。"俩人越谈越投机、越热乎。叔父进一步说："前几天在济南乘车和三哥碰面谈了些工作任务。他告诉我在滕县等着他，我们一同到北方去，不知三哥什么时间回来。"她毫不迟疑地："前天我听你三哥和史大队长说，他明天不来，后天一定回来，因为还有要事要到宪大队商议。"叔父客气说："三嫂，麻烦你，等三哥回来，告诉他，还是这个时间在家等着，只说有个姓王的朋友，他就知道了。"说完，叔父起身告辞。她挽留叔父在他家住下。叔父郑重说："今天还到大金台旅馆，那里有几位朋友等着商量事呢。对不起，改日再会。"叔父连夜赶回驻地。

隔了一天，叔父准时又到达孙三爷门口，听里面有人说话，叔父很有礼貌敲门。一刹那听到里面有人答话。还是那个妈妈的声音："先生，请进来，孙三爷在家哩，叔父进院内，只见一个男人站在屋门外，好象在思考什么。叔父文质彬彬脱了礼帽恭恭敬敬地"三哥回来了。"。孙三没有马上答话，注视着叔父。叔父马上风趣地说："哟，三天不见，三哥发了财，就不认识小弟了！"这时孙三把腚一拍说："哪里话，对不起，兄弟，别见怪，到屋里坐。孙三先让坐又是倒茶、又是递烟，不时瞅瞅这位新客。寒暄一阵，叔爷说："三哥还记得吧，前几天我在济南上车和你坐在一起谈话，把我做的事不是给你说，你怎么忘了，俗话说，贵人健忘。"孙三爽朗地说："兄弟你应该知道，象咱们到处都是朋友，哪一天不知有多少人和咱谈话，哪能记得那么清楚？"叔父顺事把从济南到滕县这一带八路军活动情况似有似无地作了介绍。在谈话中都是半日半中的语言。不多时，孙三婆、妈妈端菜上桌，孙三拿来一瓶酒，三人斟饮起来。在酒席之间，三嫂总是多加美言，帮了不少的忙。酒足饭饱后又是喝茶吸烟，孙三婆又提意"王先生打牌吧"为了拖延时间，麻痹他们，叔父极力赞成："好，好，打四圈或六圈"。牌打到六圈时，街上已雅雀无声。叔父认为时机已到，趁孙三摸牌一刹那，把牙一咬，枪口对准孙三的胸膛"砰"的一声，孙三即倒在血泊中，绝气而亡。孙三婆吓得倒在门后缩成了一团。叔父紧步到房里蚊帐杆上取下孙三的手枪（因进门时就留心）背在身上，顺手把孙三婆拉起来，告诉她，

孙三是个大特务，是个卖国贼，作恶多端；我是八路军的武工队员，把孙三处决了，你赶快逃生吧！不然，日本宪兵队会把你抓去喂洋狗的。说完叔父大踏步走出院门，从原路返回住地——朱庄。这时同志们正在等待他的胜利消息！

先叔父神奇般的英雄事迹至今在广大群众中传颂着。为了纪念先叔父76周年诞辰，我回忆了几个片断。其余的有待今后续整。

张茂文烈士传略

张茂文烈士，男，汉族，一九一七年出生在原峄县第四区柱山乡涝坡村（现为枣庄市山亭区付庄乡涝坡村）一个贫农家庭里。自幼父母双亡，七岁时，跟随姐姐逃荒要饭长大。一九三八年，日寇大举侵略中国，三月十八日，日军的铁蹄已踏进枣庄大地。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怀着对日寇侵略者无比愤慨，对祖国对中华民族无限热爱的张茂文同志，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抗日队伍。他一九三八年入伍后，在张宪忠领导的鲁南抗日义勇军第四大队四分队当战士，一九四〇年义勇军进行了改编，成立运河支队。他被调到支队第九连，先后任班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等职。

张茂文同志入伍后，不管是当战士还是当领导干部，都是吃苦在前，积极肯干，任劳任怨。当战士时坚决服从领导，听从指挥，团结同志，受到全连的好评和赞扬。当了领导干部后，更加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平易近人，在工作方法上领导有方，特别是做政治工作说服力很强，被大家称为模范指导员，曾多次受到支队领导机关的表扬和嘉奖。

张茂文烈士生前参加过大小战斗多次，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在战斗中，不管遇到什么样复杂情况和

顽固敌人，他都打得勇冲得上。一九三八年他刚入伍的第五天就参加了甘霖伏击日寇的战斗，追击敌人五六里地，打死打伤几十个日本鬼子，缴获数十支枪。在这次战斗中张茂文同志胳膊负了伤，但他不叫苦，不怕流血牺牲，直至坚持到战斗的最后胜利。

一九四二年，张茂文同志被支队党委任命为九连政治指导员，连长是孙景山同志。他们经常活动于台儿庄涧头一带。当时盘踞在这个地区的是伪峄县保安第五大队。大队长是龙希贞，绰号“龙瓜屋子”，该匪勾结日寇残害百姓，无恶不作，是这个地区的一大祸害。支队党委认为，不消灭这股伪顽武装就不能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于是决心消灭盘踞在旺庄的龙希贞匪部，决定十月十五日夜十点钟开始行动。并把主攻任务交给了九连。他们接受任务后，带领部队按预定时间部署好兵力，作好战斗准备。晚十点钟战斗打响了。打了一个多小时，由于敌人的火力很强，主攻部队未攻上去，这时张茂文同志急中生智，亲自带领一个尖刀排迅速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解决了战斗。顽匪消灭了，旺庄解放了，可张茂文同志在战斗中不幸头部中弹，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

为悼念张茂文同志，运河支队党委在朱沟村召开了追悼大会。号召全体指战员向张茂文同志学习。后将张茂文同志的遗体安葬在朱沟村。张茂文这个勇敢奋战，顽强杀敌的英雄形象永远耸立在这块光荣的土地上，成为人民学习的好榜样。

摘自《山亭区敌伪资料》

临城劫车案（续）

方椒伯

一

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山东省峄县境内，临城、沙沟两站的中间，发生了有组织的劫车案。火车中被架的中外旅客多至二百余人，中外为之震惊。被掳肉票的家属纷纷请求上海总商会设法营救。其时宋汉章与我主持会务，宋适患病请假，由我一人负责；乃先商请商会会董董杏生偕同本市山东会馆代表李遥岑同赴枣庄实地调查。得悉在抱犊崮落草的孙美瑶当时率领所部于距离临城车站十里许的所在，将夜行通车阻住，架走大部分旅客；驻站军队借口恐伤及外人惹起交涉，未曾追缉。上海总商会得报后，于五月十一日，发电北京政府及山东督军田中玉请速救援被架诸人，并请订立护路办法，分派军队常驻津浦路各要站。

此时正值曹锟当政，他们但知拥兵自卫，民瘼非所关心。惟本案既将牵涉外交，北京政府不无顾忌，乃下令将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交陆军、内务两部议处，借此故作姿态，先行搪塞；同时将应付事件的全责委之田中玉。田中玉遵照北京指示，亲往枣庄与孙美瑶谈判，着重从速营救外人肉票。孙美瑶了解官方用意，

有所要挟，提出了苛刻条件；且一度故示决裂，开火示威，并撕去华票五名；声言官方若不立即依允要求，将续枪毙外票。当此之际，北京政府曾电召田中玉到京，并邀其列席阁议报告情况。田即席声明，谓“此案发生后，中央因事涉外交不主速剿，首先与匪方谈判。奈匪贪得无厌，得寸进尺，所提条件日凶一日，藐视政府。如以后仍再主和，则威信扫地，本人愿辞职待罪。反之，倘政府主剿，则愿效前驱，以赎前愆。”田并声称：“匪方竟用建国军名义直接写信给我，恐含有政治作用，应请政府特别注意。”当日阁议结果，未能作出主剿或主抚之决议，仅令田回省从长计议。从那一次阁议，不难看到当时北京政府和地方官吏表面上意见各别，实际则相互委卸；同时也可看到北京当局对于人民和外侨显然存在着不同的态度。

当双方交涉胶持之际，有关方面均感焦灼。上海总商会闻悉被掳诸人已于黑夜被押禁入山数十里，不仅疲乏不堪，且在山中缺乏衣被、食粮，已有多人患病；乃于五月二十三日召开会董紧急会议，当场决定会同各省旅沪同乡联合会组织救护队去鲁，并推会董冯少山、闻兰亭为商会代表偕同秘书孙筹成及救护队员、红十字会医师护士等克日出发。同时在会设立被掳人员家属接洽处，推会董袁复登、赵晋卿、董杏生主持。次日并将决议案译成英文，通知各国在沪商会。又电田中玉及熊炳琦通知代表等出发日期，俾在工作中获得便利。被架外侨所属的各国领事企求保护其本籍外票，均向北京及当地官方表示希望，盼对孙美瑶勿操之过急。北京政府因

更令山东军务帮办郑士琦、山东交涉员冯国勋临时移驻枣庄，便于就近联系。田中玉又商之苏督齐燮元转派徐州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前往襄助，与孙美瑶重新谈判。同时田中玉加派了陆军第五师及第六混成旅的步队、马队在远距抱犊崮数十里处，摆出了四面包围的形势；并贴出了劝喻的布告，希冀孙方知难而退，稍稍软化。

上海总商会的救护队于五月廿六日出发，由马少山孙筹成、牛惠霖医生等率领，随带被单、毛巾、衬衫、肥皂、水果、罐头食物、医药用品共十一大箱。这天，上海各报记者到车站送行，询及此行任务，由孙筹成答复如下：（一）设法使中外被掳者早日出险；（二）将所携物品、药品送往山上，分给被掳者，如遇有患病者，由救护队设法医治；（三）以第三者地位劝导孙方不宜固执己见，多方要挟，同时并就地向官方要求对孙特别矜恤，俾事件得从速解决，不致牵动外交。

救护队于五月廿七日晨到临城，驻站第五师及第六混成旅部队分别派遣副官颜世清、富兴聚前来欢迎，并酌派兵士保护救护队换乘临枣车去枣庄。到达时商会代表即往中兴煤矿公司访问该公司在枣经理胡圣余，拟向该公司借宿，旋由官方指定该队驻宿于车站的八〇四号卧车，说明所有饮食可以由餐车记帐供应。代表等原拟派人于次日清晨入山，但往见驻枣的山东军务帮办郑士琦时被其阻挡。郑称："前因有人上山，向山里胡乱答应条件，致匪气焰日高，因此现在无论任何人都不许入山。"代表等续至附近的金家庄访问滕县知事赵录策、

峄县知事辛保鼎以及庄主金方远，谈悉抱犊崮山里的据点距枣庄尚有数十里，赵、辛均于劫车案后因省方大员来办招抚，先后由县治前来照料。此处村落以金家庄为最大，因暂驻留。此时官方与山里接洽即在枣庄，由山里代表到枣与省方大员谈判，滕、峄两县知事及当地绅士暨团体代表亦参加接洽工作。双方代表驻留之处皆设有步哨线，置岗检查，戒备森严。官方由郑士琦颁发通行证，孙方由孙桂枝散发通行证，无证者一概不准通行。孙桂枝系孙美瑶之叔，人称之曰“老当家”。接洽时双方都很客气，以筵席款待。商会代表旋移驻医院，亦遇有孙方代表前来招呼。

商会代表等向各方探悉：地方军队向极腐败，卫民不足，扰民有余。所以山东省内成股落草的很多，其中以抱犊崮一股人数为最多。匪徒平日对于附近富户抱“兔子不吃家边草”主意，从未抢劫；惟遇到生涯冷淡、大众伙食有问题时，始向附近富户偶尔商借粮食。孙美瑶原是富户之一，兄弟五人，美珠最长，美瑶最幼。抱犊崮的人们向孙家借粮，美珠从未拒绝。当时官兵对于所谓土匪，明知“剿不胜剿”，一向对劫案抱不报不理的态度。只有在被害人控告得太厉害时，才酌派队伍下乡敷衍一番。而且出发时存心拖延时日，俾匪闻风趋避，乐得彼此方便。匪中分子原多游勇散兵，过去不少曾与官兵同事，也还有本属同乡、亲戚，素有来往者。因此官兵一闻“剿匪有期，也有人向匪暗通消息。匪方遇此情况，常暂时由所在地走避数天，让官兵“落冒”一番。因官兵一到地头，除例由村镇宰羊杀猪款待外，还得清

查户口。于是传呼地保，按户逐家登记户主姓名和财产数目，这样就凭空制造了搜刮机会。口头上说是“逐户查点，防匪潜匿”，实际却是按图索骥，择肥而噬，检查时翻箱倒箧，顺手牵羊，衣服首饰任意诈取。遇着有的户主不服，起了口舌争执，官兵火了，甚至进一步诬良“通匪”，拘押勒索。民间了解到此套办法，识相者每当军队一到，便先通关节，预致贿赂，求免啰唣。间有狡黠分子并借此博取庇护，虽被查出藏有违禁物品亦无妨碍。最后官方辄拘捕赤贫者数人充作“剿匪”报功资料，搪塞了事。所以当时人们有“宁被土匪劫掠，莫被官兵搜查”的痛言。过去孙美珠借粮给山里，曾多次被官兵借口敲诈勒索，阖家因此集商应付。美珠当场声言：“匪来借粮，不借则结怨于匪，借了则受官兵陷害，左右两难，不如率性入伙，反而痛快。”美珠虽出此忿激之语，时尚未具决心。美瑶少年气盛，平素对官兵敲诈积忿甚深，闻语立即动手，未待议定，便即至后屋放起火来，于是合家只得入山。原在抱犊崮的一股人闻悉，欢迎鼓舞，竟改拥孙美珠为首领。以后官方曾派比较得力的军队往剿，孙美珠落网遂被枪决，割下首级，在临城车站号令示众。抱犊崮的人们又改推孙美瑶为首领，决心报仇。此是临城劫车主因之一。孙美瑶年仅二十六岁。所部系由各小股集合而成，内部编制仍保持各股分散原状，或百余人一连，或数十人一连。因各股当初集股时由各杆首带来，人数有多有少，不便分割，故仍由各小股头目自行管理，仅加推孙美瑶为总杆首统率而已。各股中以郭其才部为最多，枪械较为齐全。郭其才在清季曾在苏州二十三混成协当兵，

做过下级军官，略具军事知识，人亦机警。其所部数百人集中入山时均自携枪械，因之此股声势最大，郭亦受孙重视。其它各股头目不尽属强悍，以是内部意见不齐。即以临城劫车后情况而言，个别头目认为“官方”既已允抚，应适可而止，主张将肉票释放，借此表示诚意。但亦有人认为政府既怕牵动外交，不敢进剿，则乘所掳洋票未释之前，居奇要求，当更可获优遇。内部意见既如是分歧，自不免发生龃龉，甚至因此而相互哄闹、打架。其中如周天伦、褚思振二人，性情尤为暴躁，一言不合，动辄用武。当时官匪两方接洽所以难以速成，与此不无关系。郭其才在他们中间以军师自居，劫车案即由其设计。以后藏票入山，每票由两人挟持，本票居前，洋票在后，使官兵投鼠忌器不敢尾随开枪；这也是郭的策略。头目们在山中相互全称“当家”，孙桂枝年岁最长称“老当家”；其人形似土老儿，但深得各头目信任，虽美瑶犹感不如，因而桂枝能揽大权。

二

上海总商会秘书孙筹成在清季曾在苏军二十三混成协步队四十五、六两标先后任军官，其时田中玉任该协协统。冯少山、孙筹成等到枣后看出官方徘徊瞻顾，举棋不定，孙筹成即本旧属关系，于二十九日致函田中玉说明此番代表上海总商会前来，希望早日援救被掳肉票出险，以符被难人家属要求，并建议将孙美瑶收编。旋山东交涉员冯国勋来访，谈到各国领事闻悉山里挟持外票有所要求，纷纷前来交涉，或疾言厉色、毫不客气，

直指政府无能，无力护侨；或冷嘲热讽，斥驻站军队当时不应袖手旁观，任令大批旅客被架入山中。冯国勋颇感难堪。冯少山与孙等戍相商，深感官方颟顸，主张救护队应自谋展开工作。于是即由两人出面迳函匪方，略谓“我等来枣，带有被服、食品，以备接济被难人士，中国红十字会并派有医师同来，携有药品作治疗之用。近闻山上患病者甚多，拟请许医师上山治疗。日昨季、刘君下山在温交涉员车上畅谈良久，曾将沪上来枣同人意在救济在山人士之情详细面达。此次带来之物品仍暂存车上，望即示复，以备送上”云云。此信开明写信给孙桂枝、周天伦、刘清元、孙美瑶、褚思振、郭其才等六头目，故意避开单独写信给孙美瑶的形式。所以如此，系由于了解到山中意见不一，恐美瑶以外诸人或认为未被重视，加以阻挠，此函去后，次日即得复函如下：

“接奉瑶札，如亲眉宇。日前敝代表趋谒召端，诸蒙教益，感谢之至。所云上海总商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带有被服、食品等物掷赐来山，足征高厚云裔，无任忻佩。专具寸笺，用特奉复，敬请公安。孙桂枝、周天伦刘清元、孙美瑶、褚思振、郭其才同启。”

接到对方来函的这天下午，滕峄两县士绅建议由各地到枣援救肉票的有关方面合组全国各公团驻枣联合救济会，即在金家庄成立。所以有此组织，是由于当时关系方面多，事权不一，接洽感到困难之故。两县绅士事先曾向孙筹成吐露主张，征求意见，孙商之冯少山，冯表示赞成。该会分总务、外交、招待、接济、文书、庶

务、医务、会计等八股，冯少山被推为外交股主任，孙筹成被推为文书兼会计股主任。

商会代表自与匪方互通书信以后，双方开始联系。山里派丁开发、王文卿、济镇江、孙汉经四人下山，向该会代表接洽接收救济物品。孙筹成于招待四人之际，谈悉抱犊崮附近约有孙部三千人在官兵包围圈以内，另股约一千人未受包围；山中有步枪八百支，手枪更多，都从军队方面得来，或由官兵讲交情而赠与，或金钱作价交换而得；到临城劫车共去了八百人，经过邹坞，此处有驻军两连，但以寡不敌众，未敢挡其去路；山中尚有是日架来的洋票八名，华票三十名左右，尚有以前所架老票二、三十人；当时还掳得女票，因不便安置，抵山后即行释放。

此时山中传出消息，面粉与食米最感需要。冯少山、孙筹成即拍发电报知照总商会转告上海各团体，以后有人愿捐赠救济品者不必再购饼干糖果，可折交现金，改办米面，并请总商会先行垫款若干，赶办米面起运。同时被掳肉票中之焦子琴、王有训二人由山中捎信到枣，托其在枣友人速购布鞋、布袜以及短衫裤等。信中述及被架之夜，被挟入山，山路崎岖，鞋底跑穿，脚底鲜血淋漓，现虽已结疤，但缺鞋袜，亦需衫裤替换。因此商会代表即将由沪带去的被服等交托山里来人先行送入山中。其它物品则交由联合救济会接济股分批送交，雇有挑夫十名，输流运送。商会代表同时并请招待股在临城车站附近设立招待分所，派员常驻，以便被难者家属来人接洽。来人如欲来枣，即给以符号，并由分所派人

伴送到救济会代找住所和调查被难者在山情况。

六月二日有飞机来枣侦察，当天陈调元、温世珍等入山商量编造收编名册未回，枣庄居民因此感到恐慌。次日乃由孙筹成出作说明，略谓官绅前日在吴家后地方开联席会时，已商妥收编条件，所以携带司书往造名册；军队名册除记载姓名、年令外，还需验明受编人两手箕斗，一一加注，以杜顶冒，手续甚繁；数千人名册断非一天所能造成，故陈等昨未下山；飞机来枣只是示威，防匪变挂，民众尽可放心云云。居民聆听始稍放心。是日下午，陈调元等伴同第一批被释肉票八名下山，中西各半。外票中有墨西哥美国侨民各一，华票计有上海宝隆医院医师尹莘农、津浦路车上厨司吴天福张美华，另一人未详姓名。时津浦路局长孙凤藻亦来枣庄，曾与山里下来的代表接洽，因此吴天福、张美华两人得以提前被释，即由孙凤藻带去，嘱令即日复职。尹莘农由孙筹成伴同先到庄上沐浴吃饭。据尹谈及：彼与张绳祖、郑炽、洪锡麒被架后，因能操英语，匪嘱令充翻译与外票交谈，故略得优待。此次被架之新票，与以前被架之老票在山系分开居住；外票皆睡高铺，其他华票就地睡眠。有时各国在沪人员送给外票日用品，彼等四人亦得照分。各票行动均受小匪监视，因而外票有时并将所得外间送到物品转赠一部分于小匪，借以结缘，换取方便。华票即无物品可送，随时被辱骂殴打；且不时挪动拘禁地点，搬来搬去，动作稍慢，轻者拳脚交加，重则被其用枪柄乱击，受尽苦楚。肉票福建人陈世馨夫妇同时被架，因出身小康之家，生活素优，不堪受

苦，徒步入山时都曾昏厥数次，进山后分在两处关禁。陈虑其妻受害，悲愤投崖，遇救受伤，因无医药，不久即死。中兴煤矿经理胡圣余之胞侄亦肉票之一，因胡与孙美瑶熟识，入山时经询得底细，原是提早释放，旋经考虑，转觉不妥，因而作罢，但却获得较优看待。

另据先释之票谈称，被禁闭于山上巢云观的一部分肉票除张绳祖、郑炽、洪锡麒外，尚有胡韶甫、胡毓松张华轩、曹兴洲、庄泽轩、谢三宝、焦子琴、庄川生、王有训、秦锡青叔侄及李钱两姓。洪锡麒被指定为华票代表。小匪曾要曹星洲做工，曹应答稍迟，被其棒打。洪往调停，允送钢表、布鞋、沙袜、草帽、吊袜带等十七份给看守诸匪。因手表及吊袜带在枣无处购买，乃由孙筹成经函上海总商会代办送往。

尹莘农医师系山东日照人，被释后急于回里，并欲以电报急报平安，即由孙筹成伴同往见交通部驻枣办事员史译宣，由史代为拍发电报，然后再往见津浦路局长孙凤藻，请求发给免费车票。

同日午后各国合组的军官调查团到枣，共计军官十三人，郑士琦、吴长植、何锋钰等高级军官均到站欢迎。该团详询被掳外人在山近况。次日并由郑士琦嘱咐第六旅及第五师各派马兵十余人，保护该团，听凭调遣；另由二十旅派兵一连随同前往军队驻所及步哨线察看一过。参加军官团的日军军官携有照相机到处摄影，目中无人，骄矜之气不可向迩。

六月六日，山内续派孙经汉、褚思振、诸葛亭、王文卿、丁开发、郭其才诸头目下山，对救济联合会送往

物品表示谢意。郭其才闻悉孙筹成过去曾同在苏军第二十三协，谈起往事。更显殷勤，并率直说出此番劫车原因。孙筹成谓现在政府即主招抚并在编造名册，将来招抚手续就绪，释放肉票须无条件，中外一律。郭其才提出释客票时要由总税务司安迪生（即安德森）作保，且要求滕、峄两县士绅与上海总商会等团体代表同时上山作证。孙筹成允届时上山。

次日又接孙芙瑶、郭其才、周天松诸头目来信，致谢上海总商会送给物品，文云："屡承贵会费神，惠赠物品，衷心感激，图报无由。前蒙函询中国老弱衰病之客票可否释回等语，披阅之下，感愧莫名。以同仁等临城之举，自知牵动全局，惟良心上之主张实有不得已之故。客票一层，对外侨尚存优待，况同胞乎。兹虔修寸函，务祈台端枉驾入山，面申谢忱，并将中国客票若干送上领出，借符贵会救济之雅意。请以客票为念，定当不惜跋涉。余不多陈，鹄候玉趾早临，此颂公祺。"

此信到后，即由孙筹成复去一函，略称"顷奉大函，有对外侨尚存优待，况同胞乎等语，足征深明大义，顾念国人，不胜钦佩。承邀入山将中国客票领出若干，闻命之下，尤觉欢忭。因近来各方来函请释华票者日比多起，苟能先择若干，即可以慰若干释放者之家属，而使其他未释放者亦知释放有期而宽慰。本会此次来枣以救济各票为目的，抵枣后即拟携带物品入山接济。奈此间当道鉴于前数日入山接洽者人数太多，甚至含有其他作用，故刻已不给护照，致未能通行。因是冯君今晨赴济谒田督以询究竟，俟其回枣，再向郑邦办说明入山领

票，想不至再阻”等语。因此冯少山本日赴济，此信由孙筹成个人具名。

山中两次来函似均出于略通文墨者之手，经询问始悉系有老票为司笔札，诸头目不以被掳者对待。和他们同吃同住，称之曰“师爷”。

三

六月八日上海商会在枣人员听得消息，日前山中所以来函邀冯少山、孙筹成二人入山领票，乃由于误会商会有钱准备赎票，而且认为票价可视各票有无家产与其亲戚中有无资本家愿为垫款而决定。因此，冯少山回枣后，孙筹成即建议，收编既近就绪，不必先往领票，冯以为然。同日下午又闻悉田中玉已派参谋长李镜蓉携带灰布军衣二千套及善后费数万元前来，因知本案结束之期，已不在远。

另据飞机队队长蒋逵、沈德燮谈悉，此番派来示威之飞机四架，计中央航空队及直隶航空队各两架，本日已奉令停飞。

十日冯少山、闻兰亭因事回上海，留孙筹成一人在枣。孙旋接温世珍交来传观的山里五头目联名致陈调元的一封信，文云：“迳启者：接诵大札。备悉种切。现同仁会议结果，一致赞成迅速办理，但头绪纷繁，未能完善，既云十一日进山，务望至期邀同安迪生先生、温佩珊先生、上海总商会代表冯少山、孙筹成二先生、全国商会联合会江湘浦先生及滕峄绅商等入山办理一切。同仁鹄候驾临。此上雪暄（陈调元字）先生鉴。孙桂枝

周天伦、周天松、孙美瑶、郭其才同启。”

十二日孙筹成和滕峄两县士绅入山，两县赵、辛两知事送至东门外。抵峨山口，在陆军第二十团本部会合陈调元、温世珍、吴长植、安迪生同行。抵顺河匪方步哨线所在，头目周建兴率喽啰数十名在此迎接。续进至十里河，双方乃就一大草棚中开会，各具保证书彼此交换。

（一）安迪生交孙桂枝的保证书：“鄙人安德森美国人，中国之生死至友也。鉴于山中诸弟兄苦况，并屡次会议，今鉴于诸当家表示之忠诚，言辞恳切，情愿投诚，鄙人愿担保诸兄弟编入军队为官与兵，不过三千人；政府担任二千七百人饷，其余三百人之饷由众当家自任。鄙人并愿担保诸弟兄受抚之后，所有以前罪犯由政府一概赦免。受编之后，所有规定饷项由政府按照阶级按月照发。此项担保，自签字日起以三年为限。诸弟兄投诚之后，为国为民，应表示爱国热诚，恪守军纪，使国人皆知诸兄弟为国服务，并赞扬诸弟兄个人牺牲之精神也。”以下为中华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安德森签字。证人：孙筹成、江湘浦、焦锡生、管象坤、金方远、刘毓桢、高延廪、李炳章、陈家斗、刘玉德均亲笔签名。

（二）孙桂枝交安迪生的保证书：“鄙人孙桂枝代表众兄弟，愿受招抚编成国军。从此之后，永远忠心国家，决不作违反军纪及其他有损军人名誉之行为。并代表众兄弟郑重声明：对于安先生亲信不疑，对于安先生担保永矢遵守。中华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孙桂枝印”

（证人姓名同前）。

当日订立保证书后，即释出其他外票，华票仅释张绳祖、洪锡麒、郑炽、谢三宝计四人，各票交由安迪生温世珍先行伴送下山。其余入山诸人留宿山中。缘保证书虽已签定，匪方对官方尚存疑虑，深恐外票释出之后，官方或竟改抚为剿；其所以要求安、温及上海总商会三代表，滕峄两县绅商入山办理手续，亦由于此。以是去人是夜留宿山中，虽由匪设筵款待，实际等于作质，特彼此心照，不肯揭穿而已。洪锡麒释出后，将住在巢云观内未释华票名单一纸交付孙筹成。孙以华票仅少数释出与西票全释殊不相称，认为未免过于重洋轻华，曾提出意见，请将华票中年令最大之庄泽轩（嘉兴人）及年令最小之秦榛元（十五岁）一并先行释放。孙美瑶即席应允，即令庄、秦二人随安迪生等一行去枣。但当二人下山通过匪方步哨线时，步哨查点人数，认为庄、秦二人之释放单上未经孙桂枝盖章，仍不许通过，将其留在顺河。由此一事可见孙桂枝在山权力之大。

是夜，留山之人同宿于一大草棚内。孙美瑶前来闲谈。陈调元与孙美瑶已有多次接洽，比较厮熟。陈见孙双目红肿，询问原因，孙答因改编事务很忙，连夜失眠。陈立将自己所戴的墨晶眼镜取下赠孙，并称："老弟一寨之主，关系重大，应格外保重。"孙一面道谢，一面即向陈建议，谓"你和吴旅长（指吴长植）所带来卫队都携有手枪，放置身畔，在山内恐不方便，不如由我来替他们保管的好。"其对官方之不敢轻信溢于言表。陈、吴二人立即应允，陈吩咐付官命令卫士"将所

有武器一并交与孙当家代为收藏。”

孙美瑶离大草棚以后，陈调元向同棚诸人提议，“同人今夜受困在山，卫兵枪械被缴，堪称难友，应将各人姓名、年龄、籍贯开列成单，名曰‘办理招抚临案各匪官绅难友表，’以留纪念。”此单制成后，并将当日已先下山之温世珍、安迪生、金方远等六人一并列入，含留宿之十四人，计共二十人。此十四人中除保证书上已列名者外，尚有陈调元、吴长植、黄德本、朱锡泉、陈孝全吴志、张桢、王亚猷等八人。

十三日晨，孙筹成向孙美瑶提出，意欲去巢云观看看未释诸华票。孙当即应允，且派一小伙持枪陪同前往。孙筹成与此人且行且谈，彼知孙曾在军队内当过军官，因谓自己曾在张敬尧部当兵，彼此原属同行，且取出舶来品香烟相敬，说明此系洋票所赠。约行八里，抵巢云观，有华票六人同住一草棚内，皆头发很长，面黄肌瘦，衣服肮脏，臭气扑鼻，形同囚犯。金谓自被掳迄今，所见都是面目凶狠、手段毒辣、动辄打人骂人之辈，从未见过一个和善的人；被架时如赶鸭一般被赶到山上，鞋底跑穿；抵山后饥寒交迫，所受痛苦一言难尽。并谓前闻上海总商会派有代表携带物品和医师前来救济，不胜盼望，但迄今未见有人前来医病或送物品，致无衣服替换，害病人亦无人管，远不如洋票时获物品接济。又谓观内尚有肉票十三人，分居三处。孙筹成即嘱各票集合一处，询知姓名，当告以华票不久可以全释；至于前送上山之救济品，据闻已被伙计中途吞没，所以未能送到。孙筹成并和众票说明已与孙美瑶提起，

请其传知各伙计对华洋各票应一视同仁，不可虐待华票。众票对于无条件释放仍未能轻信，临别曾写有公函一封交孙筹成转至上海总商会，请垫款赎票。具名者计有钱光治、曹尾洲、庄泽轩、孙修天、王有训、庄川生张华轩、赵翌章、李荣贵、秦锡青、秦榛元、刘恩玉、马少周、吴韶甫、焦子琴等。

先是到枣西人与匪方洽妥，可与洋票彼此通信，且备有临时邮票，逐日派人入山投递。华人欲与山内通信，，亦须借贴此项邮票。孙筹成认为我国邮权收回不久，不宜听认外人任意自印邮票，为日后开一恶例；曾私向郑士琦陈述意见，劝其出面干涉，并向邮局说明，改由邮局每日派人上山送信，改贴本国邮票。但郑士琦未同意，谓“本人即已同意在先，且此系临时通行办法，未便更改。”

山里头目对于华票迄存有收取赎金之意。官方初亦未予拒绝。当各团体代表到山，孙美瑶设筵款待之时，陈调元曾在席上起立发言，谓“山上未释华票，孙当家并不要钱来赎，但我认为众弟兄都很穷困，想在座诸位都能设法帮助若干，则可圆满解决。”言时目注孙筹成，分时代提要求，意在言外。在彼等心目之中，上海有钱人多，总商会更是有钱人的组织，如果总商会出面，捐些钱来，轻而易举。孙筹成闻说之下，恍然会心。但故意顾而言他，伪装不解。次日孙筹成向陈调元示意，谓现在困居山上，无法可想，还待下山，方可策划。陈中其计，便向美瑶说明看孙下山，并为备轿。孙筹成到枣后，立即乘车到济南见田中玉，详陈在山中目睹之华票

困苦状况。并谓："匪方内部意见尚未一致，前一日犹有被枪伤之两匪送至枣庄医治。在此关头，必须坚持华票不论新旧应一律无条件释放。匪已受编，断无仍许勒赎之理。否则全国严词责备，鲁省当局将何以堪。"田以为然，即电令郑士琦向孙桂枝等坚持，孙桂枝等始知难作罢。

孙美瑶等就抚之后，孙筹成于十八日回至上海，向商会汇报情况。商会因临城劫车所做的工作也就此结束。孙部经官方编成一旅，即以孙美瑶为旅长，孙鸿图为参谋长，孙桂枝为军需长，郭其才、周天松分任第一、二两团长，王守义、曹文成、刘清元、褚思振、王继湘、孙美松等为营长，均归山中自行推定，由田中玉照所拟头衔委任。其他官佐的委派也是同样。其实官方早有安排。同年冬，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中兴煤矿公司设筵宴孙美瑶，即席将孙杀害。所部由郑士琦发给免死票遣散。安迪生的保证，不过是骗局而已。

摘自《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

山大王梁继箴

村夫

梁继箴，一八九一年生于原峄县第三区铁山乡务家后村（现枣庄市山亭区半湖乡务家后村）。幼年时期，家有土地300余亩，其父是峄北有名的大地主，长年雇用长短工十多人，过着寄生生活。由于自幼好闲放荡，吃喝玩乐、嗜赌成性，越年余家产几乎荡尽，仅剩土地不足百亩。他一生生活放荡，不务正业曾任国民党的区长，日伪区长，是抱犊崮有名的山大王。

（一）

一九二三年，盘踞在抱犊崮山区的大股土匪，以孙美瑶为首发起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把外国洋人架到山中作人质。北洋政府吓懵了，急忙派员向孙氏兄弟封官许愿，方才平息事端。

军阀韩复榘坐了山东主席，他对抱犊崮山区十分关注，号召加强峄县警备队，地方上也成立团练、乡联、保甲组织，严防“马子”再次兴起，委任原峄县三区峨山口村（现市中区孟庄乡）大地主梁步海为团练长。梁继箴在家族的辈份上叫梁步海老爷。他在其本家老爷的支持下，积极在边沿山区成立联防队。被委任为抗匪保

乡的大营长。山高皇帝远，他一下子成了主宰山区的土皇帝。

由于连年灾荒，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山区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官逼民反，一时山里“马子”再次兴起。他们为了生活所逼结帮搭伙，占山为王，向山外地主豪绅架人要款。地主豪绅们恐慌不安，纷纷告状到峄县县衙，县衙无力清剿，峄县急告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韩得知抱犊崮山区“马子”再次兴起，十分不安。他想起时隔八年的临城劫车案，心里不寒而栗。火速派得力少将马洪奎率二十旅，直达抱犊崮山区南山口（今市中区孟庄乡峨山口村）。在梁步海的府第安下剿匪指挥部。急调峄、滕、费、临沂边联四县的地方武装协同，从四面八方对抱犊崮山区进行大清剿。

当时，按马洪奎的意思，以山边为界，向山里清剿。因梁继箴家住务家后，经与马洪奎部尽力通融洽商，清剿指挥部移住务家后。一时抱犊崮山区的各股“马子”由于各自为治，缺乏组织纪律性，没有协同对敌的宏观目标，闻风潜逃，光死在阵前的“马子”百姓不计其数。务家后西河滩成了杀人场。每天一对对身披大红披风的刽子手，手提鬼头刀，面目狰狞轮番走进杀人场。哨声阵阵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尸横河滩、惨不忍睹。被杀的大部分是勤劳耕作的贫苦百姓。这当儿，梁继箴成了马洪奎的好朋友，每天在一起酒谈茶议。马洪奎为清剿邀功，竟将无辜百姓抓来，肆意进行杀害。梁继箴力排众议出面作保，马洪奎为了讨好这只地头蛇，把抓来群众多数放回。有人说：“山里人不是梁继

箴作保，非得杀绝不可”。此话虽然言过其实，但梁继箴出面保人也确有此事。不过出于目的不同罢了。梁继箴一时成了抱犊崮山区的风云人物，官位也由梁步海手下小营长一跃升任峄县三区区长，方园近百里成了他的管辖区域。他家中常设一连自己的队伍，手操生杀大权。他长期霸占北庄，崖头、半湖三集市的税收，对百姓敲诈勒索，遇有抗税不交的，轻者绳捆游街，重者坐牢杀头。所作所为，百姓敢怒不敢言，在峄北山区成了名副其实的镇山大王。

梁继箴仗权大势粗，胆大妄为，目中无人，就连县警备局、县长也不放在眼里。原半湖后大西庄村龙培阳，曾在山里当“马子”，后投靠梁继箴给梁当护兵。因龙回税郭老家赶会，被认出告知县警察局逮捕斩首。梁得知后大骂不止，大闹县警察局，连县长也被骂的狗血喷头。盛怒之下，县长叫驻务家后马洪奎部下了梁家枪，并把梁继箴逮捕关押两个多月，后经梁步海说情才放了出来。

（二）

一九三四年梁继箴又伙同枣庄的田二楞，以保家为名成立联庄会。不久万春圃在苍山尚岩召开临沂、峄、滕、费四县连边联庄会，正式成立四县边联联庄会。枣庄的田二楞和梁继箴参加了会议，回来后田当了联庄会会长，梁继箴为副会长。不久梁继箴的势力又扩大到北庄、周村及付庄的东部、枣庄以北山区，家中常驻百人联庄会员。半湖、北庄、周村三集市的税收又收归己有。

一九三五年我鲁南临时特委派郭致远同志以行医身份到抱犊崮山区开展工作。不久引起北庄庄长杨四的怀疑，他放出风说："郭致远来路不明，整天给一些穷青年混在一起准不是好人。"并当面威胁，要郭马上走，不然就向上报告。当时郭致远同志请人说情也无用。后来有人提议说，杨四最怕务家后山大王梁继箴，只要他说一句话，杨四不敢不听，于是郭致远同志通过当地社会关系，找到梁继箴帮忙在此地行医，梁满口答应。并派其弟到北庄放风说："郭先生是梁的朋友，谁说不让在这里住，就砸掉他的牙。"从此杨四再不提不让郭住了。客观地起到了保护革命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鲁南抗日义勇队在抱犊崮山区，梁家父子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参加民族抗日活动，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直到现在一些革命老前辈回忆这段历史时，给予梁家父子较高的评价。

但是，由于阶级本性所决定，梁继箴不仅经受不住艰苦革命斗争的考验，加之革命损害了他的利益，日军在学庄设立据点后，在伪区长吕守芝、汉奸头目王学伦的勾引下，走上了叛变革命的道路，一九四〇年，接受日伪委任，又充当了日伪三区区长，其子梁宗然，梁宗玺也在其左右下脱离我军，招集旧部，投奔枣庄伪警备第三大队长杨贵岭手下，为第四中队长，其干儿子巩玉勤为第五中队长，积极为鬼子抽丁抓夫，摊粮派款，并配合日军多次进山扫荡。曾在北庄将军山上围歼过我苏鲁支队。在一次袭击我南泉县政府机关驻地时，曾打死我县大队二人，抓捕民兵七人送交日军。

梁家父子狼心不改，多次与人民为敌。我鲁南特委决定除掉这个铁杆汉奸。一九四三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我军攻打半湖镇伪区公所。由于力量悬殊没有攻打下来。于是鲁南军区特委决定利用反奸计，以敌制敌的办法除掉梁继箴。我鲁南特委决定利用按照地下党员通讯的惯例，写了封假信。信中要求梁继箴千万别暴露身份，并指示他窃取鬼子“扫荡”情报，在适当时候“调转枪口”。信写成后，委派地下交通员设法投到日军手中，对梁家父子早有疑心的日军信以为真，以随日军进山扫荡为由，将梁家父子绑赴日军司令部，严刑拷打。后来日军从我党主办的鲁南小报上查证，知是中计，议恢复梁家父子权势。梁继箴因此“伤透了心”决不复任，只有长子梁宗然当了挂名的三区区长。

（三）

回家后的梁继箴，深知没有武力就没有势力的道理。不久，大汉奸汪精卫体系的小军阀尹洪兴盘踞在徐州北部。他与梁宗然曾是拜把子弟兄，时值汪精卫在扩军拉势力，梁家父子宿意东山再起，两下不谋而合，梁宗然从尹部借来枪支弹药及部分军需品，在老营务家后打起“新中央”的招牌，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并自封为“王”。后被王继美发觉，遂令吕守方率兵一百二十余人将其打垮。

从此梁继箴一败涂地。日军投降后，逃亡在外。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南京被我政府缉拿，押送白彦县政府，其自知末日来临，进行绝食。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死

于山亭监狱，曾横行一时的山大王，结束了他肮脏的一生。其长子梁宗然于一九四六年被我政府镇压于北庄。次子梁宗玺死于战乱之中，三子少亡，四子宗颜后随其当汉奸，逃亡被捕后死在济宁劳改队，皆得到应有下场。

韩乐悌的罪行

韩乐悌，字仲纯，汉族，原峄县第四区新冯乡火山头村（今山亭区西集镇新河村）人。一九〇三年出生于豪绅地主家庭。一九二八年前后，他先后在老家及姥姥家读私塾。虽前后读了四五年，并未学到什么东西。出身豪绅兵痞家庭的韩乐悌，因受其家庭的影响，一心想当“草头王”，独霸一方。当时正赶上梁步海招兵（梁在峄县国民党部队领兵），韩就投靠了梁，跟着他在外游荡了好几年。抗战前夕回到家里。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国民党李宗仁所辖部队，提倡抗日，在各地组织武装。韩乐悌依仗他家庭的权势，再加上黄公如（伪峄县南坝子地主）、杨桂领（枣庄日伪维持会长兼伪保安第三大队大队长）的怂恿，雷厉风行，在邻近村庄招起兵来。按地亩人口摊派枪支，不得违令。不长时间就拉起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拥有汉阳造、套筒等杂牌步枪一百七十多棵。韩乐悌自称“司令”（时为一九三七年冬）。武装组建以后，由于只是一些乌合之众，整日搜刮民财，渔肉百姓，挥金如土。并没有什么战斗力。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日寇占领了枣庄，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仓惶逃跑。韩乐悌见大势已去，再追随

国民党没有希望了，便带领队伍回来途中被我驻扎在薛河一带的（今滕州市羊庄镇）八路军六八六团歼灭六十多人，交枪六十多支。这次战斗，大部分人受我优待俘虏团结抗日政策的感召觉悟了，有的还参加了八路军。韩乐悌和一部分顽固不化分子，逃去了枣庄，投靠了日寇。

一九三八年秋，韩充当了伪峄县第四区区长。在马庄与褚庆倩一起，勾结日寇，建立伪组织，推行乡政权，有武装二十余人，褚庆倩任大队长。各处建乡后，以天齐庙为据点，安下巢穴，成立伪区公所。后来改任马平月为大队长，接替褚庆倩，带万宝盈小队，三十人左右驻守区公所，武器装备有汉阳造等杂牌长枪三十棵，短枪两支，穿绿色军装，后队伍逐渐扩大到一百多人，又在付庄，冯庄设了据点，巩玉勤驻付庄，韩乐浩驻冯庄。私设公堂，草菅人命，手下爪牙，更是狗仗人势，向百姓摊粮派款敲榨勒索，无恶不作，明抢明夺。恶霸地主褚思岑抽大烟，向老百姓集烟资，韩也设法从中抽钱渔利。各村保长为了讨得韩的高兴，向群众派款集资，制了一块大木匾，上书“泽被乡国”披红结彩，四人抬着，敲锣打鼓，送往韩的伪区公所，韩乐悌得意忘形，大摆宴席，肆意挥霍。群众对此十分痛恨。

一九四三年二月，我临枣大队在区中队的配合下，攻克了天齐庙、马庄、冯庄伪据点。俘虏四十多人，马平月当场被击毙，褚思岑被活捉，枪决于西集松林里，韩乐悌因去枣庄，又一次逃脱了人民的惩罚。两个月后，在日本人的庇护下，韩又带领残兵、汉奸、维特会气势汹汹地回到老家西集。叫嚣我韩某又回来了。随后又在大

寺庙安营扎寨，冯庄、刘庄相继安下据点。后来又招收了“学兵连”，队伍扩大到二百多人。直属峄县伪军大队指挥。编制三个中队，一个“学兵连”。中队和“学兵连”设小队和班排。武器有三门手炮，三挺机枪，大盖枪、土枪、短枪二百多支，统一绿色服装。积极推行日寇的侵略政策，充当日军爪牙。大肆残害抢掠百姓。

一九四四年春，大寺庙据点出动二十多人，到露水崖去抢群众的耕牛。我双山县县大队获悉情况后，由区中队配合，在火炎山下打了个伏击战，俘虏七人，缴获机枪两挺，余下的仓惶逃窜。韩乐悌一连数月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外出。平时到临近村庄抢掠财物，凡抵抗不交者，都被残暴地抓起来，带到据点里，打得死去活来，放到私设的土牢里，托人说情，加倍付款，才能取保换回人命。

一九四五年秋，我军二十四团，鲁东南军分区特务团第二营和区中队配合，从阎村歼灭了申宪武，途径大寺庙、马庄、齐村直逼峄县。韩乐悌慑于威力，不战自溃。带领残兵败将，投靠枣庄王继美，又充当了山东挺进军第九四支队第二营营长，继续与我为敌。直到一九四六年枣庄解放，被我军逮捕，并于同年八月在马庄松林里被枪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摘自《山亭区敌伪资料》

抱犊崮山区统战之花

周乐亭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于1939年夏来到费县、临沂、峄县、邹县之间的抱犊崮山区。这时，山上的蒲公英，苦苦菜等野花盛开，地里的庄稼繁茂，农民们在山坡上，田野里辛勤劳动。上层社会的进步人士，纷纷到我师机关驻地大炉，拜会师首长，寻求抗日救国之道。山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同志，在这里发动群众，联合爱国的社会名流万春圃会长等，创建了抗日根据地。1939年8月，山东省国民党人秦启荣，纠集这个地区顽固派申宪武（山东省保安二师师长），梁继璐（第五战区32支队司令）等向我党领导的抗日义勇队发动进攻，摧残群众抗日活动，使这个地区出现了敌、顽、我、友斗争交错的局面。

这年9月，师司令部和政治部的首长，找我谈话说："为了巩固和扩大抱犊崮山区的抗日根据地，我们要积极开展这一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同情我们的友军及中间阶层和我们团结抗日。"接着讲了这个地区的敌、顽、友、我态势及动向，然后说："在滕县东部地

区驻有友军96军暂编第6师。该师第2旅旅长董尧卿曾参加我党。1938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在滕东对我义勇军进攻后，脱离了党。我们进入这个地区时，他和6师的刘元甫秘长来到这里慰劳，欢迎我军进入鲁南，表示愿与我军团结抗日。最近董旅长又请求派干部到他旅去，帮助训练部队，还要求恢复党的关系。现决定派你到他旅任参谋长，并通过他争取6师孔师长和我们团结抗日，目的是争取这个部队和我们合编。你到那里以后组建党支部，你任书记，董旅长可作为特别党员，恢复关系。我们的苏鲁支队就是过去的义勇队，和2旅靠近，可作为你的依托，要注意和他们联系。”

董旅长身材魁梧，衣装整齐，虽然住在农村，但几乎一举一动都按条令行事，使人一看就知道他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是科班出身的军人。他为人豪爽，很健谈。我到那里以后，经常和我谈那地区的人情，地理情况和个人的经历。

从谈话中，我知道他家庭贫寒，不得已投军谋生。他当兵从战士一直升到旅长，在军阀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被解除武装，软禁起来，释放后，就回到家乡滕县沙沟。后来和乡邻共同捐款，创立了曙光小学，在小学里结识了郭子化、朱道南等党内同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号召乡邻组织队伍，抗日救国。队伍组织起来后，郭子化同志还派几个同志来做政治工作。有一次他向我说了一首民谣：“游击队遍滕县，大家不要一样看，要受穷找周侗（周侗是滕县国民党的县长，初建部队时和我党合作，后走向反面），想享福跟老朱，跟着殿俊(关)红

枪，跟着玉华好横行，保护汉奸的王玉琛，坚决抗日是孔昭同，大学毕业当土匪，唯有滕县褚汉峰。”他把歌谣中每个人的情况，做一番介绍，然后说：“他们这几个头头，大都不打日本侵略军，经常制造磨擦。1938年8月，勾结了山东省国民党的头子秦启荣，山东省保安第2师师长申宪武，第五战区30支队司令梁继璐，50支队司令崔遽庵等，向抗日义勇军发动联合进攻。但是由于敌众我寡，义勇队被迫撤出这个地区，到大炉去了。这些敌人还准备继续进攻。义勇队为了保存力量，采取了缓兵之计，暂时接受第三专员张里元的番号，编为直辖4团，直到我一一五师过来，打了崔遽庵，消灭了梁继璐，苏鲁支队才回到这个地区。”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惋惜的表情，他停顿了一会又接着说：“在义勇队撤退前夕，郭子化同志派来的那几个同志建议我同义勇队一起向东转移，义勇队当夜就撤走了，那几个同志当夜也走了。”

“以后的形势怎样了呢？”我插问了一句，他沉思了一会说：“义勇队走了以后，这个地区大部分被敌人占领，坚持抗日的只有孔师长了，我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抗战，就带着部队靠近孔师，以后就编为第2旅。”

当时，我是刚从抗大毕业分配到司令部任职不久的一个参谋，在接受任务来到这里之后，心中有些顾虑，怕董旅长嫌我年轻，看不起我，不好进行工作。经过一段接触之后，顾虑打消了，交谈更深了，感情更加融洽了。

我从苏鲁支队那里得知驻东江村的土顽（当时对国

民党反共的地方武装的通称）两个团，一个团长名叫朱十英，一个名叫王玉琛（即歌谣中的老朱和王玉琛）他二人和董旅长是结拜的仁兄弟。1938年，土顽打我们的时候，他俩都参加了。我想了解这两个团的情况，在一次谈话中我说："听说你和朱十英、王玉琛两位团长是换帖的兄弟，不知真假？"他说确有此事，不过近来往来甚少。我建议最近去拜访他一次，我也同去，他欣然同意。通过几次拜访，我了解到东江村兵力分布及设防情况。

在东江村的南部，有一山村文王峪，被一恶霸地主盘踞，破坏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师首长命令我军主力686团打掉这一据点，并指示我带董旅一部兵力，配合686作战，在作战中，董旅的官兵亲眼看到我军英勇善战，攻克敌堡垒的行动，受到了很大鼓舞，对我军更加钦佩。

战斗之后，孔师长对我军更加称赞，多次请董旅长去谈论我军抗日及建设根据地之事，董旅长也和我谈孔师长的有关情况。他说："孔师长原籍曲阜，自祖父一代起移居滕县，他18岁时考中秀才，20岁时考入山东武备学堂，毕业之后历任孙传芳部连、营、团、旅、师长等职。解职之后，回乡开药铺，办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奔走呼号，多方联络，组建了一支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1937年11月，日军轰炸滕县，把他大儿子和三儿子炸死，国恨家仇使他对日本侵略军万分痛恨。他老先生已年近花甲，两年来冒着风雪严寒，爬山涉水，忍饥挨饿，在这个地区打游击战。他为人豪爽正直，是非分明，对不打日本侵略者，专和我军磨擦的国民党军，

一向很鄙视。孔师长现在的番号“第96军暂编第6师”，是石友三授予的。自石友三反共之后，孔师长就和他断绝了关系。现在粮食、被服，弹药全靠自己筹划，作战行动也是孔师长自主。

有一天，董旅长从孔师长那里回来对我说：“孔师长今天谈到你部说他会相面，第一次你见他时，他曾给你相了面，相的合意，所以当天就下了上校参谋长的委任。从今天的谈话看来，他想请求上级再派干部来，到师部里和他一起共事。”

过了几天，孔师长又派刘秘书长和董旅长到一一五师去，说明愿意接受一一五师的领导，要求派干部到孔师师部去，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这一次罗荣桓政委亲自接待了他两个人。

董旅长回来以后十分高兴，满面笑容地对我说：“我这一次亲自听了罗政委教诲，真是终生难忘。罗政委带着一幅黑边眼镜，乍一看，有点严肃，可是谈起话来，诚恳可亲，真象多年相交的老朋友。”

不久，罗政委派黄玉昆同志到孔师任政治部主任，曹正之同志到董旅任政治部主任。曹主任来了之后，我们进一步做基层干部和战士的工作。

1939年12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进犯我陕甘宁边区的同时，指令阎锡山的旧军进攻我党领导的决死队。抱犊崮山区的土顽申宪武也蠢蠢欲动，他们叫嚣李仙州将率领大军入鲁，打八路军。

这时，驻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部队57军也派人到孔师去，争取孔师靠近他们。孔师的第一旅旅长刘光汉向

孔师长提出威胁，要孔师不要与八路军合作，否则，他就把部队带走，脱离孔师长。面对这种情况，我同曹正之同志常和董旅长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一天，我被叫回司令部，罗政委亲自交代了任务。他说："根据当前的形势，我们要采取果断措施，先消灭对我威胁较大的保安2师申宪武部和驻在东江的两个团。扫除伸入我抱犊崮根据地内的敌人，由686团围歼申宪武部，由你带领董旅长的部队消灭东江的两个团。给顽固派一个有力回击，为了壮大主力，适应未来的斗争，战斗之后，先将董旅与686团合编。"

我回来把这一任务向董旅长，曹主任做了传达。董旅长说："坚决执行罗政委的指示，"并叫我提出作战方案。我在由师部回来的路上，边走边想，有了一个初步方案：由我带上一支精干的部队，在师决定发起战斗的那天晚上，以拜会两个团长为名进入东江，先把他两人活捉，使其失去指挥，再收拾他们的部队。这个方案得到他们二人同意后，我又提出苏鲁支队的战斗力强，使用他们的部队把握性更大一些，他二人也同意。因为我们这个支部仅有3个党员，所以实际上也就是支部的决定。

在发起战斗的那天晚上，我带着苏鲁支队的一个连顺利进入东江。恰好两个团长正在屋里谈天，我也和他们共谈了一会儿，估计外面的部队也准备好了，就起身告辞，他俩也起身相送，就在这时，我带进去的警卫人员，猛然把他二人抱着活捉。他们的警卫人员吓楞了，还未弄清怎么回事，也被活捉了。我带进去的那个连队

也未放一枪，把他们的部队全部解除了武器。第二天上午，我们带领全旅向指定的地区进发，同686团会合。

1940年1月，686团扩编为一一五师鲁南支队，董旅编为鲁南支队第4大队。原686团团长张仁初同志任支队长，董旅长任副支队长。

不久，孔师直属队亦编入我军序列，命名为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支队，我八路军总部电委孔昭同先生为支队司令。

孔师编入我军，壮大了我军的力量，改变了这几个地区几种力量的对比，这是我党统战政策在抱犊崮山区开的一枝鲜花，是我党统战工作的一次胜利。

孔昭同司令于1940年11月11日因病逝世，当时一一五师机关和首长，对他均有很高的评价，并分别送了挽联。挽辞如下：

昭同孔司令千古：

廉洁自持，慷慨好义，坚持团结，酷爱真理，为民族解放运动，不惜一切牺牲，为正义奋斗，从无任何畏惧。识时明势，言行必果，吃苦耐劳，不为身份所限；艰苦奋斗，不以年迈为辞。先生之精神与范故专员先后媲美，齐鲁人士，继之勉之！

滕东统战工作回忆

丁　一

旧社会苦难的山东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过着民不聊生，牛马不如的生活，大军阀韩复榘，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后，他把山东统治成一个人间地狱，在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压迫下，加上各级贪官污吏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广大农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素有迷信思想又有革命传统的山东人民，面对这种走投无路的处境，把希望就寄托在神灵保佑上。这个时候武装道会门就发展起来了。有名的沂蒙黑旗会大暴动，鲁南培贤道大暴动，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他们提出的抗捐抗税，深受广大农民的拥护。发展迅速，来势汹猛，统治者慌了手脚，韩复榘动用大军把他们镇压下去了。从此武装道会门由公开活动，变为秘密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韩复榘的数万军队，不打自溃，使日寇毫不费力的占领了济南和铁路交通要道。当时有一种“炮声六十里，枪声一百一”的说法。这是对韩复榘的部队溃逃时的真实写照，在这混乱的情况下，我党在山东举起了抗日的大旗，动员、组织、领导山东人民，坚持抗战。日本鬼子象恶狼一样，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国民党地方势力，各地区的封建恶霸，土

匪，都摇身一变，成了抗日游击司令。打着抗日旗号，来抢劫祸害群众，这时山东道会门就产生发展起来了。会门的名目繁多，不下于四十余种。如：黑旗会、红旗会、皂旗会、罡风道、堂天道、天门会、天明会、中央道、培贤道、无极道、九宫道等，光无极道就有三种，他们人数最多的有数万人，最少的也有几千人，他们的口号所谓是："魔王下世、绞闹乾坤"，"天兵天将下凡，扶真主保乾坤"。每个道都有他们具体的宗旨和法术，他们各占一方，这样在山东就形成了一支很大的力量，成了敌、伪、顽、我必须争夺的一支力量。

1939年5月，组织上决定派我到中共鲁南特委负责作会门工作。我到特委驻地大炉村后，组织部长冯起同志向我详细谈了鲁南武装道会门的情况，根据当时掌握的情况，除培贤道道长王守银曾在1936年和我党有过联系外，其他道会门都是各据一方，有的被汉奸掌握，有的被国民党掌握，如滕东红旗会，就跟着国民党反共顽固分子申从舟（宪武）和我们打过仗。九宫道一部分上层人物，带一部分道徒参加了国民党土匪头子朱士英的部队。中央道的上层领导，一部分被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掌握。费南无极道，在恶霸地主孙鹤岭等的统治下，占领着整个天宝山地区（包括辛召、徐庄一部）。这就是有名的天宝团。费北无极道在反共头子郑晓寅统治下，坚决反共。有的道会门自立旗帜各据一方。临、郯、费、峄边联无极道就属于这一种。多数道会门中，上、中、下层互不服气，思想不尽一致。根据以上这些情况，中共鲁南特委，制定了正确有效的对各个道会门

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总的方针是“团结、争取、分化、瓦解、消灭”。这也就是：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摇摆不定分子，在有些会门中，把能够团结争取的人分化出来，最终能够消灭道徒们的迷信思想，走向抗日的道路。特委决定，成立会门工作科，县委设一名会门干事，每个党支部有一名支委专门负责会门工作。号召每个党员，最低要团结两个道徒。各个群众团体如农救会、青救会、自卫团，都注意吸收他们参加。号召全党在武装道会门中开展交朋友活动，抽调一批曾经参加过武装道会门的同志，回到他们所属的会门中进行工作。在方法上，要因势利导，尊重他们各自的迷信理论，找出和我们的共同点，来进行工作，重点要放在道会门头子身上。因为他们搞迷信宣传在道会门中都享有一种盲目的崇拜，成了所谓神佛的化身，在会门中造成了师言徒必尊。115师到鲁南来以后，我就被调到115师政治部民运部任会门科长。有民运部长刘兴元直接领导这项工作。

（一）黑风八方道的由来

在各级党委的重视和直接领导下，使鲁南道会门工作很快开展起来了。特别是道会门基层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除了到各地去了解会门工作的情况外，就进行各道会门上层人物的交往活动。经过一段工作后发现有些道会门被国民党掌握了。他们利用道徒们的正统观念，搞出了一套“将军头上一棵草”的理论。这也就是说真主就是蒋介石。他们在会门群众中造谣诬蔑，进

行反共宣传。因为当时在许多道会门中，有两件事互相争论，互不服气。这就是谁是真正的天兵天将，谁是真主，保谁。这些工作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时正好省委会门工作委员会樊步肖主任来鲁南巡视工作。他和我们这些专职做会门工作的同志，研究了这些情况。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解决一个统一的理论，才能使工作顺利的开展，最后决定我们也应该有一个道，制定出一个宗旨和理论团结各道会门并肩战斗，协手合作。开始应该带有较浓厚的迷信色彩，这样便于会门群众接收，及时的跟上政治思想工作。在现时斗争中使他们逐步提高觉悟，摆脱迷信的束缚，走向正确的革命道路。我们认为罡风道的理论是可取的。可以给他们进行适当的修改，紧密结合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和具体行动，用迷信的理论反映出来。这样使各个道会门就比较容易接受了，这样我们这个道就定名为“罡风八方道”。按照罡风道的理论，罡风是天罡星特有的一种神风，万物遇罡风化为灰烬。魔风妖气遇罡风也要化为灰烬。八方也是四面八方，万道归宗。我们提出了“魔王降世，绞闹乾坤”“群魔乱舞，毒害众生”“牛八王当道定乾坤”。这也就是说真主不姓蒋而是姓朱（朱德）”“南海大士观音下凡，降妖捉怪，普渡众生”。这也就是说共产党、毛主席是救世主。多少年来，群众把观世音刻画成一位救命菩萨，在许多神话故事中往往是救受苦受难人的好人，在危难中遇上观世音就能排灾除难，得到幸福。结合我党我军的政策，如群众路线，优待俘虏政策等，使会门群众也比较容易接受。把日本鬼比作魔王

奸淫烧杀，国民党土匪部队胡作非为残害群众，比作群魔乱舞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从此我们就以罡风八方道的名义进行活动，这就是罡风八方道的由来。随着我军在军事上的胜利，如长城战役的胜利，白彦战斗七昼夜，消灭天宝团。115师民运工作团的工作开展，使我党我军的政治军事影响迅速扩大。天宝团枪刀不入的神话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些给我们的会门工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二）活动在道会门中

日寇占领了津浦铁路中段，也就是徐州以北，兖州以南。把这一地区变成侵华推行治安强化的重点地区之一。随后又相继占领了鲁南的各个县城。重要集镇也设了敌伪据点。在这一中间地带被国民党土匪部队盘据，成了国民党统治区。这些道会门，为了合法存在和合法地活动，在敌占区则和敌伪有联系，有的任伪区、乡保长，新民会长，剿共自卫团长、剿共委员会主任等。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些道会门头头和国民党、土匪部队也有一定的联系。国民党也通过和道会门的亲友关系，直接派人参加到道会门中进行活动。他们利用道会门群众的正统观念进行宣传，他们的目的就是说，只有国民党蒋介石才能统一天下。所有的道会门都应当保这个真主，想叫这些道会门为他们效劳。面对着这种情况，党要求我们会门工作者，必须以灰色的面目出现，以浓厚的迷信色彩在会门中进行活动，生活上和他们打成一片，取得他们的信任后，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因此我们

和他们在一起进行迷信活动，如练功、扶銮转棹、橡火柱等。也就是显示显示每个人的功夫深浅而已，相互谈谈迷信理论，最终能使他们逐步的接收我们万道归宗的理论。

（三）九宫道的新生

九宫道是抗战前发展起来的道会门，在那个时候，由于土匪横行，农民群众有随时被绑架抢劫的危险，生命财产毫无保证，有些地主豪绅，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利用农民的保家防匪的要求，和一些迷信头子的野心，就发展起来这个道。九宫道分布在滕东山亭、西集、羊庄、南沙河、东沙河一带。城西以华家庄为中心的几十个村庄。他们的理论是，练好功夫刀枪不入。当时农民参加这道的积极性很高，因为他们认为刀枪不入，土匪来了就一拥而上，很快就把土匪打跑了。这个道并不刺激旧官府，有些上层人物和国民党滕县县长周侗就直接有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鬼子占领了滕县城和铁路交通要道，国民党滕县县长摇身一变，成为抗日游击司令。九宫道的一部分上层都到周侗那里去了，有的到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头子申从舟那里去了。有的跟着国民党土顽头子朱士英去了。也有的当了汉奸。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死对头，在东江战斗中，他们就和我们义勇总队打过。1939年夏，特委决定到各县了解一下会门工作的情况，我从峄县县委到了滕东县县委，县委住在驳山头村，纯系地下隐蔽活动。办公室就设在天主教堂里边，县委书记王丹墀同志公开职业是传教先生，也是驳山头小学的教师。其他领导同志如组织部长李子成，军事部

长朱墀堂，宣传部长朱绍亭都是“传教先生”。各支部领导同志和党员都有公开职业。当时县委只有一部油印机，王丹墀白天带着教徒们念经和给学生们讲课，在夜间指挥工作，印宣传品、文件，有时工作一个通宵。印完后都放在房顶上收藏起来，有些同志的工作精神，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更加增强了我做好会门统战工作的信心。

县委驻地驳山头人民，真是可敬佩的英雄的人民。在县委的长期工作下，以赵建奎老伯为首对我们各项工作给了莫大的支持和帮助，赵老伯大家都喊他赵会长，他是驳山头一带有名的老会长，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生性刚强，看着不顺眼的事就管，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从心眼里赞成，他不但积极的帮助我们的工作，对革命有利的事他都能去干。抗日战争初期，他的两个儿子都参加了革命，特别他的三儿子赵明达，因为是秃头，大家都叫他赵秃子，他是个大力士，还有一手好枪法，完成任务坚决，机智勇敢。在赵老伯的影响下，杨继增会长也靠近我们了，他的几个儿子也参加了革命。当时是地主的赵景礼，弟兄几个都参加了革命。伪村长赵玉英积极地帮助我们工作。王大娘(即革命烈士张勇)她不但夜以继日的为党工作，她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参加了革命。我们以驳山头的人和枪为基础，成立了滕东县大队。虽然仅有二百余户人家的小山村，在敌顽统治区的包围下，却成了我们一个可靠的根据地，就是在解放战争还乡团疯狂横行时期，我们依靠驳山这座宝山，在群众的积极帮助下，坚持了我们“国民党军”工作站的各项工作。可以说，驳山头村里的人，每个人都有一段不

同的革命经历。

县委为了更好地开展滕东的工作，决定召开党员大会，当时滕东县处于敌、顽占区，工作又非常紧张，没有时间学唱国际歌（当时开党的会议必须唱国际歌），一天深夜我们在驳山的山坡上，用低声学唱了国际歌。在党员大会上，王丹墀同志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号召全党作会门工作，因此滕东县的会门工作就引起了全党的重视，会后由黄沟党支部书记华明德，木石党支部书记李光湖（李瑞），朱绍亭、王修镇等，还有县委的会门干事×××分别带着我进行活动。他们帮助我结识了九宫道的吴茂会、张宝田、王宪宝、朱玉哲、陈桂成、高庆森、高庆伦、徐永德、王学一、王学瑞，李相富等人。会门干事还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沙河据点到津浦铁路西进行活动，这样九宫道的工作就开展起来了。

一次我从曹王墓陈桂成家回来，下山后，碰上了出来烧杀抢劫的日本鬼子，一直追我到驳山头，全村人为了逃避日本鬼子，都到天主教堂去念经了。我也跑进了天主教堂，群众看见我跑了进来，让我也在人群中间和他们一齐念经。日本鬼子到天主教堂来搜查，群众也不能念经了，当时乱成一团，我就混在群众中间。为了掩护我，赵明达、刘庆发主动出来应付敌人。有些群众回家拿来了鸡蛋，有的拿来了鸡，叫这些野兽大吃一通就撤走了。我转危为安了。我事后知道，这次鬼子出来共烧了60多个村庄，驳山头的杨会长这次叫鬼子杀害了。

县委为了给我隐蔽创造更好的条件，批准我和吴茂同、张成起、赵明钦、刘庆法，张成伦等人拜了仁兄

弟，并让王大娘的小儿子作了我的干儿子。这样我在驳山头就有了一串的亲戚。因为我排行是老五，老年人都叫我老五，青年人喊我五哥，年龄小的喊我五叔，在群众的掩护下虽然我和朱世英的特务营长住在一个院子里，经常和他在一起，他始终没发现我的真面目。

1939年冬，根据中共滕东县委的决定，集中有关力量配合我八路军苏鲁支队消灭朱世英、王玉森这两支国民党土顽游击队。当时我配合苏鲁支队李贵斌带领的一个手枪队，一枪没放就活捉了敌特务营长，并缴了全特务营的枪。苏鲁支队还机智地抓走了朱世英和王玉森，消灭了这两支土顽武装，缴获了800多支步枪。从此九宫道就分化了。这就给我们提供了进行工作的方便条件。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进行工作，驳山头的吴茂同靠近我们了，我和他八拜之交后，他成了我们的老大，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后把他的儿子吴庆刚发展成为共产党员，做了我们的村自卫团长。西集的九宫道头头，因为和吴又是亲戚关系，靠近我们后，成了我们的敌工联络站。横岭铺的张宝田，入党后成了我们枣庄矿区的敌工联络组长。小岩头的王宪宝，入党后在枣庄矿区敌工工作中作了出色的贡献，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光荣牺牲。曹王墓的陈贵成在任我滕二区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时被敌人杀害。115师民运部以曹兴忠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滕二区开展工作，成立了二区区中队，王章标任中队长，杨清湖任教导员。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野心不死，阴谋吃掉我们，派吴长印带了一部分人混进了我二区中队。又让巩振标（有名的淮南大盗）带着一支60

余人的部队，到我滕二区以李子元、陈贵成为首的一支游击队里来。滕东县县大队大队长朱慕堂也带着一个队在这个地区活动。当时我和朱慕堂同志考虑，巩振标这支部队人多、枪好、势大，为什么投到我们这支小小的游击队来？尽管他们对我们表面上那么尊重服贴，我们感到这里边有问题，我们立即派赵明达同志去请示了115师师部，师部让我们设法逮捕巩振标这支国民党土顽部队，我们选择了滕县洪林村的有利地势。一天移防到这个村，事前先派人去安排好了住房，让巩振标的部队住在一个大院大北屋里，这里居住条件较好。我和朱慕堂住在另一个院子的西屋里，我们的部队住在几间小屋里。半夜后，我们的部队偷偷地占领了那个大院大门的炮楼。这样居高临下，派通讯员通知巩振标说有敌情，来研究行动。我们事前安置好，安排赵明达、梁中函二同志在两门后边，因为他两人个大力足，巩真的没注意，光着膀子就来了，一进门老梁就抱住了他的后腰，被巩摔到了门外，又被赵明达给抱住了，尽管他身大力足，也摔不掉赵明达，接着老梁又进来了，朱慕堂和我一起把他绑上送到山里去了。他们这个部队被解决了一部分，突围出去一部分。

吴长印的阴谋未被察觉，为此使其得逞，他带着二区中队叛变，杀害了曹兴忠、王章标、杨清湖、韩超、陈贵成，教训是深刻的。115师八大队出山平息了叛乱，以刘昆同志为首的武工组，到滕一区开展工作。九宫道的下层人士，从实际体验中，认清了国民党土匪部队的真面目和日寇汉奸的种种罪恶，使他们更加靠近和信任

我们了。九宫道也就彻底瓦解了。

（四）提高觉悟，摆脱迷信束缚

为了更好地进行道会门工作，各级党委抽调一批曾经参加过道会门的优秀党员和干部，到道会门中去工作。有的兼做这一工作，如刘刚同志是一名较好的分区委书记，让他带了部分党员去进行费北无极道的工作。郑书箴同志是临郯费峄的一名工作区指导员，革命前参加过边联无极道，决定让他回到无极道中进行工作。滕东黄沟村党支部书记华明德和×××同志进行九宫道的工作。他们团结教育一部分威信较高迷信思想较轻的人作骨干，从实际体验中揭穿枪刀不入的神话使会众真正的明白。所谓神灵附体，不是神的作用，而是朱砂、白矾的作用，吞下朱砂符，不吹法气，不念咒语，照样头胀气力倍增。鎏语不是神话而是人语，人要写什么就写什么，因为鎏字是愚弄人的所谓仙体字，一般人不能写也不能认，只能任会首瞎说。有病要求医，作战要讲战术，不要白白去送命。这样经过长期耐心的思想教育，群众基本上克服了迷信思想。

（五）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破除迷信的基础上我们紧紧跟上政治思想工作。首先，在会门中进行民主教育，揭发日寇大东亚共荣圈及治安强化运动的阴险目的。他们是想让中华民族长期做牛马做奴隶。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就不能解放。中国人民就不能生存。必须坚持抗日，明确抗日战争的

形势，坚定抗日胜利的信心。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坚决抗日的，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其次，就是进行阶级教育，使他们真正明白国民党土匪部队，是不抗日专门祸害人民的，有的和日本鬼子汉奸穿着连裆裤。这样使会门群众认清了道会门中的一部分坏头头，便于我们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同时我们也适当进行些反特教育，使他们对汉奸、特务和国民党的活动有一定的认识。

在骨干分子中，我们注意发展党组织。如培贤道道长王守银、坛主王庆丰、王庆德，九宫道的陈贵成，朱玉哲，无极道的李景先、郝广金、费南无极道的程瑞生等，都发展成为共产党员。他们在斗争中都起到了共产党员应有的作用。他们中有的组织一批人或自己直接参加了我们的部队，有的参加了我们的农救会、青救会、自卫团，有些人参加了我在敌占区的武装工作队。有些人在我们新区中参加了政府工作，有些接受了我党交给他们的不同任务。那时除了滕东官桥、西磨，大小韩村十几个香檀继续进行道会门活动外，在鲁南大部分地区道会门的活动基本上不存在了。

编者注：丁一同志，原名丁盈舟，淄博市博山区朱家庄人，1915年生，1936年参加工作。1938年入党，曾先后任省委党校大队长，鲁南特委会门科长，鲁南军区统战科长，津浦铁路办事处主任等。解放后，任华东局财办徐济铁路办事处主任，华东铁路总工会秘书长，鞍山铁道工厂厂长，1954年离休。

田村与小岛

王庆祥

昔日的日本侵略者，在鲁南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那真是“铁蹄践我山河碎，狼烟滚滚漫大地”。但正义必胜，“得道多助”，我们的抗日战争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其中也包括日本人民。日本反战联盟鲁南支部长田村和盟员小岛金之助在鲁南帮助我军抗日的事迹，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例。

一、他们都是朋友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胜利结束了讨王（洪九）战役，在涧头村开过祝捷大会，三军分区率老五团，向公路南的耿墩村转移。日本人民反战联盟鲁南支部长田村，带领一位盟员和一位朝鲜人民独立同盟的盟员，随军行动，他们为了配合反扫荡，瓦解日军，积极工作着。住下的第二天，作好准备，第三天便到附近村庄张贴宣传品，在墙壁上写大字标语。

他们三人来到史家庄，正在紧张的工作着。虽然从头到脚，一律穿着八路军的军装，但是，机灵的儿童团员，很快发现他们并不是中国人。

怎样引起怀疑的呢？写的标语贴的宣传品，既有中

国的汉字，又夹杂着使人不识的文字，他们互相说起话来，哝儿哇啦，一句听不懂。生疑之后，团员们一商量，各自回家取武器——红樱枪，前来检查这三个“可疑”的人。

“你们是哪一部分？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的八路军的是，标语的写”。

“为什么不写中国字？叫人看不懂，写给谁看？”

“中国字的有，日本字的也有，写给扫荡的日本兵、朝鲜兵的看。”

“你们不是中国人？”

“我的八路军的是。”

“你们准是鬼子化装，冒充八路军来俺根据地干坏事。”

“我的鬼子的不是，是打鬼子的八路军。”

“越听越不像八路军，还有外国人当八路军的？”

“你的不明白，村外的岗的站去吧！”

“俺儿童团盘查行人是任务，村里庄外都有权检查外来人，你有路条吗？拿来检查检查。”

“路条的没有。”

“对不起，到俺村团部一趟。”

“小同志，你的警惕性的大大的好。”田村友好的伸出手拍拍那团员的肩膀。

团员把脑袋一甩，励声说道：“严肃点，别假装给俺近乎，准不是好人。快走，不然不客气了。”双手端起红樱枪。

“我们是司令部的人。”

“你哪个司令部的人？还想糊弄人呀！你就是司令，我不认识，也得有路条。”

“村团部的不去，说不明白，耿墩的去吧！”

“去耿墩就去耿墩，你当俺不敢去呀？”

另一个团员递了个眼色，悄悄的说道：“不行，得有民兵，光咱到庄外吃亏。”

带头的团员会意的说：“你快去报告，请两个民兵来。”

村团部果真派了两个荷枪实弹的基干民兵，问问情况，他俩也觉得可疑，决定跟他们到耿墩弄个水落石出。在儿童团和民兵的监护下来到耿墩。田村等指引带路，来到敌工股。

“田村同志，你们回来啦？”

“儿童团的厉害，不回来不行。”说罢用手指指身后的人。

“噢，又是误会。”

“同志，他们是……？”

“他们是朋友，你们回去吧！”

“俺看他们不像咱中国人，说话又不通，才把他们送到这里来。”儿童团员不好意思的挠着自己的头皮。

“对不起。”

“客气的不要，现在朋友的认识了”

民兵悄悄走到敌工股同志跟前小声问道：“同志，他们是日本人吧？”

那位同志会意的微微一笑。

“咱部队里还有日本人？”

“奇怪吗？”

“有点。”

“我们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得到多助的，得到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包括日本人民，不仅有日本人，还有朝鲜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波兰人等国际朋友。”

他若有所思的“噢，明白啦，他们虽是日本人，但是咱们的朋友。”

二、小岛金之助转变

四月中旬一天夜晚，我军一部从山区的南北曼溪出发，向公路南转移，行至到台潍公路附近，照例要在公路南北跑步前进，争取以最快速度离开封锁线。当部队在雁住山西向南通过公路时，出人意外，一队人数不详的日军，顺公路由东向西行进，恰恰和我军更成纵横交叉，日本兵很少在夜间步行出动。今天是特殊情况，而漆黑的夜幕挡住视线，谁也看不清谁，谁也不想打不明敌情的遭遇战。混战一场，敌我均都没恋战，各奔各的目的地疾驶。混乱之中，谁知一个日本兵懵懵懂懂贴进我们队列里。当晚我军用白毛巾扎在左上臂，作为夜间敌我识别记号。突然进来一个无识别记号的人，被左右抓住，问他口令，他闭口不答，还使劲挣扎，妄图逃脱，被我们用绑腿带绑起来缴了他的枪。问他话还是一声不吭，战士们押着他，到宿营地再弄清。

行到磨山附近一个村庄宿营，在灯光下才看清，原来是穿一身粗黄呢子服的日本兵，领章上带了一个豆，

白白的脸膛，瘦矮的个头，二十左右的年纪，不问便知，一定是新近补来的娃娃兵。看他那战战兢兢的样子，全然不像以往俘虏的老鬼子，由于受军国主义奴化教育，武士道精神浸透了灵魂的那股子凶顽模样。

由于没有翻译，经过用笔讯问，知道他名叫小岛金之助，确系补入的新兵。

看他那害怕恐慌的样子，以为比较老实，给他松了绑，找了一间空民房，给他搭了个地铺，让他打开军毯、脱了上衣皮鞋，在一盏油灯照耀下睡觉。门口放了一个岗监护其行动。

开始他总是翻来复去，一定是忧心忡忡，好大一会功夫，竟然渐渐打起了呼噜。

其实他佯装睡熟，岗哨产生了麻痹情绪，天快亮了，岗哨要解手，大小伙子，怎好在老乡院子内大小便，他便悄悄出了院子大门，回手闭上门，在外边解手，小岛瞅准空隙，没穿上衣，光头赤脚，翻墙溜之乎也。

岗哨推门回院一看，铺上的俘虏不见踪影，他赶快在房角搜了一遍，又在院内搜查，哪里找的到！岗哨飞跑来到连部，叫醒连长，报告俘虏跑了。

“你怎么搞的，跑了你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去啦？”来不及多批评，马上集合部队搜捕。

天已经大亮了，太阳从东方露出来笑脸，晴朗的天气，能见度很好，向西北远方眺望，远远能看到抱犊崮主峰轮廓，春季庄稼地无高杆作物，视野宽阔，搜捕人员在村外看不见人影，问担任警戒的步哨和站岗的民

兵，都说没见村子里向外出人。

“奇怪，难道还能插翅飞走不成？”连长自言自语的说道。

经和指导员商量，连长带一部分人在村外沟沟坎坎继续搜索，指导员带一部分人回村里搜查，并通过村干部，发动群众帮助搜捕。

指导员布置任务后，便来到村团部，村团长和村指导员闻后，立即召集民兵布置搜捕。

村团长说“莫说一个大活人，就是掉了一根针，只要把全村群众动员起来，也能找着。他钻进老鼠洞，也能挖出来。”他命一个值勤民兵，敲锣通知大家。

哐哐哐，“全村工农青妇儿童团听着，今早跑了一个日本兵，藏在咱庄里，各家各户都查查自己家里，把他逮着，千万不能让他跑去继续祸害咱老百姓……。”

锣声喊声就是动员令，全村男女老少都行动起来。

村西北角一户人家，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娘，老伴和儿子外出，她听锣声喊声，顺手从天井抄起一根磨棍，俨然以战斗的姿态，在自己家搜查起来。只见她手执磨棍来到放牛草的小南屋，厉声厉色的喊道：快给我滚出来，别在那装没事，不然老娘一棍砸死你。”

老大娘并不知道家中藏着人，只不过咋唬一下罢啦。不料，屋角一只反扣着的席笼子却微微颤动。大娘心里纳闷，往日有只黄母鸡经常丢蛋，我用笼子扣着她下蛋，可今天鸡还没放巢，是什么东西在里边作怪呢？她生疑后，决定掀开看看，弄个水落石出，老人越往前走，席笼颤动的越厉害。“真他娘的有鬼，”冲上去一

棍挑翻了席笼，露出来一个光头赤脚的小青年，坐在地上双手合十，活像和尚打坐膜拜。大娘举棍要打，喝问道："你是什么人？"

那人慌了神，看到怒目相视双手举棍的老大娘，如果一棍砸在脑袋上，可就死了死了的，赶忙双膝跪地，咀里咳儿哇啦，双手比比划划，面如土色，像在苦苦求饶。

大娘断定他一定是逃跑的鬼子，老人用手势命令他起来。押着他送往村团部。就这样小岛金之助第二次又当了俘虏。

为了便于教育，派人把他护送到鲁南军区，请反战联盟的朋友对他进行教育。

小岛金之助从被俘虏逃跑，到积极参加瓦解日军宣传工作，仅仅五个月，经过田村支部长的教育帮助，思想感情立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简直成了两个人。

三、日本朋友教育日俘

日本人民反战联盟（一九四六年二月改为解放联盟）鲁南支部长田村，带领盟员小岛金之助，来到西大楼村旅政治部。峄城战役前，请洋铁匠打了两把土造广播喇叭，由小岛和宣传队同志一起，制做了很多长方形的灯笼，每个灯笼下边钉有两根尖头的木杆，当时同志们不解其意，经田村解释，方知是用于夜间对日军宣传的标语灯，上边用日文写上字，夜间点燃蜡烛，特别醒目。

在八师强攻峄城时，田村和小岛金之助来到前线，每人挖了一个单人掩体，点燃标语灯的蜡烛，排成一

行，扬起土喇叭进行广播，展开对敌攻心宣传。首先，广播七月十一日日本人民反战联盟和朝鲜人民独立同盟的通电，号召日籍、朝鲜籍官兵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朝鲜籍官兵参加独立同盟打回老家去；广播十四日日本投降后，山东军区通牒，八路军优待俘虏有关条款等等。其次，他俩还用日本家乡小调填新词，唱“思乡曲”。

被我军包围的峄城日军士无斗志，惊恐万状，其枣庄援兵自知孤城难守，不敢出援。一部分守峄城的敌人利用夜幕作掩护，妄图偷偷突围，而大部被我军围歼。有一个侥幸脱逃跑散的日本机枪射手，他越过檀山口，行至西大楼村和西王庄之间，天已黎明，他再也不敢继续向前走，便悄悄钻进一块豆子地，趴在地里隐藏，企图熬到天黑，再利用夜幕绕道逃回枣庄。几天激战没吃上饭，连夜逃命又累又饿，肚饥难忍，他便偷偷爬出豆地，到临近的一块地瓜地里偷扒地瓜充饥，恰巧被地瓜地的主人看见。但主人一看是鬼子兵，不敢去抓，便蹲在地头监视这个鬼子的行动

十七团二、三营的炊事员挑着担子，给在丁庄、裴桥一带阻援部队送饭，正行到地头，那位老乡主动迎上来对他们说：“八路军老总，这块豆地藏着鬼子，你们抓不抓？”

“俺八路军专打鬼子的，怎么不抓。有多少？”

“有多少可不知道，俺就看见一个，出来偷俺的地瓜，他看着来人了，又藏到豆地去了。”

一个炊事员操着一口的苍山话喊道：“同志们！有

种的跟我来，抓活鬼子，咱火头军立功的机会到啦，大家抽出扁担，包围他。”

十多个炊事员撂下担子，“刷”的一声抽出扁担拿在手中，按照那位同志的指挥，形成包围圈，在豆子地向前搜索。包围圈越压越小，鬼子看他们没枪，但也沉不住气了，就用歪把子机枪发出点射。

“狗娘养的，死到临头还敢垂死挣扎。同志们！咱们每人两棵手榴弹，也不吃素，注意隐蔽，匍匐前进。”

“同志们！不用怕，就一个鬼子，就是个胡椒也辣不死人呀！冲啊！”

“叭叭叭”、“轰”……。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战斗。

驻在西大楼村的我军司、政机关，对在背后这突如其来的枪声、爆炸声，搞的莫明其妙。首长命令特务连紧急集合，向东出击。

当时西大楼村只留一个南圩门，特务连行动非常迅速，出了南门向东北跑步前进，但这时已经解决了战斗。

原来鬼子一看寡不敌众，周围都是八路军，举起双手缴械投降。炊事员们举着手榴弹，持着扁担，一个同志端起歪把子机枪，押着俘虏，正研究往哪里送，特务连告诉他们，司令部就住西大楼村，向司令部交俘虏就行啦。

炊事员们齐声说：“对，咱就近交给旅司兵部，别耽误送饭。”精神抖擞的押着俘虏，跟着特务连来交俘

虏，进了村，在特务连指引下，将俘虏送到政治部敌工股（进峄城后改成科）。

政治部张岗主任闻讯也赶来，表扬了炊事员们的勇敢精神，让徐百贞干事写了收到条。

饮事员们欢天喜地，谈笑风声，赶忙回到原地，又挑起担子向西送饭。

徐干事讯问俘虏，发现其裤子口袋鼓鼓的，以为还藏有武器。令其缴出来，俘虏统统掏出来，原来装的都是不久刚扒的老乡的生地瓜，在场的同志们看了后哄堂大笑。一个爱说俏皮话的通讯员插话说："皇军大米的不吃，生地瓜的咪西咪西的。"逗的大家捧腹大笑。徐干事白了他一眼，通讯员伸伸舌头，作了个鬼脸，一溜烟跑开了。而这个满脸胡子的日军俘虏，却蹲在地上抱头大哭起来。

"你哭什么？"

"我的被俘，死啦死啦的，日本国家乡回不去了。"

徐干事用初学的几句日语，安慰他打消顾虑，又叫通讯员打来一份首长的保健饭，送到他跟前要他吃饭。但他哀声叹气地吃不下。

恰巧田村和小岛金之助，从前线回来，一见面，他三个人就用日本话交谈起来。

小岛金之助向俘虏介绍了田村的职务，俘虏十分恭敬的行了一个礼。

田村又和他说了会话，对小岛金之助说："还是你用自身经历给他开导开导吧！"

小岛金之助诙谐的说："论当兵，我没你的资格老，可论起当俘虏，我可比你早五个月了。八路军优待俘虏。那可是名不虚传。你这次被俘很幸运，将来我们可以一起回国。"

小岛金之助滔滔不绝的说着，只听见俘虏一会答"哈哚"，一会说"咬戏"。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出，从惊恐、愁眉苦脸，慢慢转向平静。被小岛金之助的一席话说的渐渐地露出了笑容。

此时，这个露出笑容的日军俘虏把放在院子后台上的饭也狼吞虎咽，吃了个精光。

四十年前的往事，一瞬间过去了，田村和小岛金之助两位日本朋友，现在应是花甲老人了，在现在中日友好的九十年代，如果他们重来鲁南旅游，该是多么有情趣啊！鲁南人民一定热烈欢迎这两位对当年抗日做出贡献的日本老朋友。

编者注：

王庆祥同志，一九二九年二月生于山东省临沂县朱陈区丰山乡老屯村（今苍山县神山镇老屯村），一九四一年一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县青救会工作员、分队长、团政委、第七航校副政治委员等职。现已离休。

铁道队日本籍队员

王　蕾

家喻户晓的鲁南铁道队在8年抗日战争中，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迹。然而，在这支抗日的队伍里却有两位日本籍队员，他们的名字叫田村伸树和小山口。

田村伸树原是日军的一名骑兵。1942年夏被鲁南铁道队俘虏。起初，田村伸树非常顽固，拒绝进食，企图自杀。后经鲁南铁道队及鲁南军区领导多次教育，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主动加入了日本反战同盟会，积极进行抗日活动。1944年秋，鲁南军区派他到铁道队工作，同来的还有日本反战同盟会另一名成员小山口。

田村伸树当时二十四、五岁，喜欢穿中国服装，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且带有鲁南口音。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里，他与铁道队员同甘共苦，为抗日战争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他经常化装成中国农民，夜间和铁道队员们一起截断日军专用电话线，接上铁道队的对讲机，同驻扎在临城和沙沟火车站的日军对话，开展瓦解日军工作。在他的争取下，经常有日本人向铁道队投诚。

田村伸树性格开朗，工作踏实。有时露宿荒郊野外，始终斗志昂扬，从不叫苦。他还经常教铁道队员们

学日语，以便向日军据点喊话。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鲁南铁道队在接受枣庄一带日军缴械投降时，田村伸树做了很多说服、规劝工作。

新中国建立以后，田村伸树被安排在沈阳工作，直到1962年才返回日本供职。

田村伸树现已年逾古稀，离休在家安度晚年。但他依然念念不忘中国共产党，念念不忘使他改变人生道路的人民军队。1989年3月，田村伸树在写给原鲁南铁道队大队长刘金山的信中说：“真诚地感谢您及铁道队的每一个成员，把我这个思想幼稚的外国人投放在每日每时所发生的军国主义军队和人民的部队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里作锻炼，使我对人生在世应如何生活的人生观的改造有了极大的帮助……。”

日伪时期的西暨小学

姜兴滨

抗日战争前的民国年间，西暨（即现在的西集）就有新式学校了。当时人们称其为洋学，但那时是和私塾学并存的。学生入哪种学校就读，完全由家长自由决定。由于洋学是新生事物，不少人尚对其持怀疑观望态度，因而，兴衰无常，校址不定，经费来源也没有保证，私塾学在人们的心目中仍占据着正统地位。

1940年以后的峄县，日伪势力逐步扩展到农村，区、乡级的伪政权也逐步建立。于是，县政府就责成各区筹建学校，以利于推行其奴化教育。西暨属峄县第四区，区公所就设在西暨。当时革命力量在西暨地区尚没形成燎原之势，乡村形势表面上比较平静。于是，就让伪区长的弟弟韩乐信出面筹建西暨小学。

西暨小学于1942年上半年建成，仅初具规模就招生开学了，开学后仍继续增建着。校址在东西中心大街中间路南，校门向北。大门正上方横书“峄县第四区区立西暨小学”十二个大字。进大门就是大影壁，上书校训，我只记得有“忠孝仁义”四字，似乎还有四字，但在我的记忆中总也找不回来了。影壁后便是操场，操场西面和南面是教室和办公室。大门东西两侧的厢房是教

师宿舍和学校的伙房。学校共占地约1200㎡，南北长度和东西宽度的比约为2：1。

校长当然是由韩乐信担任。因为他不仅上过城里的洋学，有学历，并热心办学，是筹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而且更重要的他是伪区长的弟弟，以便于对学校的控制。学校为区立小学，离区公所很近。开始只设初小班，后来随着学生的逐步升级也就增设了高小班。在西暨小学开学的同时，后街的一所由名师教授的私塾学也同时招新生。但是，终于抵不过新式洋学的诱惑，两校学生人数当然是悬殊甚大的了。我当时是加入了人数多的洋学生的行列第一批进入西暨小学的。半年之后，上私塾的学生也大都纷纷转入了西暨小学。

由于我曾上过两年私塾，所以入校就编入二年级；一学期后，老师就让我跳级到三年级。从入学的第一学期就选我当班长，一直到1944年春天学校停办为止。同学们都称我为老班长，“老”者，时间长也，即“老是当班长”的意思。由于学校新办，学生年龄不限，所以学生的年龄差别很大，我当时算是适龄生，然而和我同班的同学竟然有比我大八、九岁而且已做新郎的。

老师都是校长聘请的，大都是本地人；文化水平也是高低悬殊，且大都只受过孔孟之学的教育。只有一位是山东滋阳乡师的毕业生，名叫马昭骧（现仍健在，已是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了）。他不仅受过专业教育，而且已有了几年的教学实践了。马老师留给学生们的印象最好，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国语（近似今天的普通话），长得一表人材，走起路来挺胸昂头，迈步平稳，目不邪

视，不苟言笑，一派学者风度，他也从不对学生滥施体罚。

给我留下深刻但并不美好印象的是一位教国语的钟老师。他的仪表比马老师差远了，他不仅吸鸦片烟，而且幼年时出天花落了一脸大麻子。然而，钟师母却漂亮极了，真称得起标准的中国美人，僻地里我们都替钟师母抱亏。从钟师母的家庭也可证明旧中国的包办婚姻是多么不合理；但我们却从没听说过钟师母有什么怨言。这也许就是封建社会所提倡的所谓“妇德”吧！钟老师虽不是西集人，但安家在学校附近，我们有时也到他家中去玩，钟师母不仅对丈夫温顺贤良，而且对学生们也和蔼可亲。

钟老师是以对学生严厉而出了名的。他严的主要表现是厉，其主要手段是对学生滥施体罚。他的体罚不仅经常，而且花样繁多。仅举一例——还是在我上二年级时，有一次他让我们在石板上听写，约有数十个字，他宣布错一字打手心一戒尺（约一尺多长，二寸宽的木板）。听写结束，我们把石板交到他面前，听候裁决。第一个先看我这个当班长的，幸运全对了。他就叫我站在他身旁，替他用戒尺打人；他每喊一人宣布错几字应打几板，让我打；并警告我如若不使劲打，就让挨打的学生反过来打我。他这个体罚办法太不人道了，简直可以说近似于残忍。我开始把板子举得高高的，但落下去并不重，然而落下去不重就听不到落重的响声，他向我投来了严厉的目光，于是，我不得不落板重一些了。看着挨打的同学疼得眨眼咧嘴的样子，我心中难受极了。后来轮到几个比我还小的同学，而且错字较多，我实在

不忍再打了，于是我流着眼泪向老师苦苦求情，不料，竟然把他感动了，只让我轻打每人三板了事，这一轻，当然只是象征性的了。回到位上，我看着挨打的同学，仍止不住我的眼泪，直到下课。这堂课给我们这些孩子的心灵留下了多么大的创伤啊！所以，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对这堂课的情景仍不能从记忆中抹掉。而且我对钟老师的体罚手段也从不敢恭维，尽管有对老师不敬之嫌，但我也不得不使用批评的语言。钟老师让学生打学生滥施体罚，使校内外舆论大哗（我现在猜想，他也定会受到各方面的责难），后来竟再也没有使用此法进行体罚了。

第二年，学校又来了一位女老师，姓杨，她是全校唯一的一位女老师，大约三十岁上下，带着两个尚未入学的小孩子。她对学生和蔼可亲，当然更不体罚，同学们都喜欢她。有时同学们还送给她一些咸菜和新鲜蔬菜。我第一次从她那里听到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句名言。虽然当时对其含义不甚了了，但却听杨老师说，这是教人怎样做人的话。一年后，西暨解放，学校停办，杨老师就带着孩子走了。她走后人们才传出话来，说杨老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我们小孩子当然是不懂的了。但我们知道，杨老师确是个好人。

学校的功课有国语、日语、算术、修身、常识及唱歌、图画、体育等。日语课每天都有，摆在与国语课同样重要的位置上。虽是乡村小学，却与城里的小学所设学科基本上是一样的。

学校形式上是尊孔的，教室正面墙上挂的是孔子全

身像，但实际上还是想灌输“中日亲善”的奴化教育。

每星期一早晨的校会上，让我们唱一首谁也不明白的歌，头一句是什么“卿云烂兮”，歌词全部是文言，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这头一句四个字记得是否准确，我也不敢保证。还教我们一首歌，头一句是“山东为孔孟桑梓之邦”，其余的歌词我也忘干净了。不知为什么，似乎并没有教什么歌颂“大日本帝国”之类的歌。

那时的课本都是用老式的拼音字母（如“b mf”写作“ㄅㄆㄇㄈ”）为全部汉字注了音的。所以学生只要掌握了拼音知识，预习和复习功课都是非常方便的，也就是说，不等老师教，学生自己就能扫除生字障碍，复习时巩固生字也不要再麻烦老师。这种课本的编排法使学生受益不小，直到今天，我还以为这是一种好方法。在现在的中、小学课本中还是应该考虑采用此法的，起码应在语文课本中为汉字全部注音，这样做，必将给语文教学带来极大的方便。

修身课本中有一课只有一句话：“每天早晨要入厕一次”，并有插图，画的是早晨，一位老师给一群学生指示厕所方向，上课时老师讲早晨入厕的好处，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并且似乎我也养成了早晨入厕的习惯。可见教材内容对儿童的影响是多么大。

同学们最讨厌的是每天下午的自习课。冬季大约下午三点开始，夏季大约下午五点开始，直到太阳落山才放学，共两三个小时。所谓自习，实际上只是朗读，中间也不下课活动，老师也不辅导，由班长维持秩序，让学生一个劲的死读，读到能把课文熟练地背诵为止。我

们都读得口干舌燥，头脑昏昏。累极了，除了三三两两结伴去厕所“屙滑屎”消磨时间之外，就是趴在桌上两眼注视着室外远处墙上阴影的移动（我们的教室是西屋），盼着天快快黑下来。我想这大概是老师们继承了私塾教学法的遗风，而且还有了新的发展——老师不用看着学生了，实在是害人不浅！

周末演讲会是我脑海中又一个久不能消失的童年记忆。我小时候最怕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尽管准备好了讲稿，只要一上讲台，眼向台下一看，与听众的目光一接触，就觉得天也旋，地也转，脚下象踩在棉絮上，准备好的话就忘掉了大半，而且记住的一小半话，说出来也有点变调，甚至语无伦次了。然而，老师却每星期都找到我，非让我上台不可。为此，我挨过老师的打，也不止一次地流过泪，有一次甚至到台上时还是哭着的。但是，师命不可违，我还是一次次被逼上了讲台。长大后，当我站在新中国的教育讲台上时，就再也没有那时那种对登台讲话的惧怕和畏难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是那时被逼练的成果。

西暨小学在日伪时期只办了两年，到1944年春第一次解放时就停办了。由于时间短，敌伪想灌输的奴化教育，似乎也未收到明显效果。直到1948年，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办起了人民的西集小学。

现在的西集小学已迁到村西新址，早已今非昔比，面貌全新，规模也大得多了。我漫步在新校的林荫道上，昔日的学校生活历历在目。我所记述的部分校况，如能使今后的办教育者和执教者引以为鉴，也就心满意足了。

黄埔军校学习生活回忆

陈芳德

1934年，我从山东省立济宁第七中学毕业后，国家正处在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混战，可以说是国难当头之际，有志之士无不怀有救国之心。在这种环境影响下，我决心从军救国。

1935年春，我入山东省军事教育团。1937年，教育团学生奉命南下，我们六、七百同志乘火车至郑州时，又逢敌机炸火车站，幸及时脱离火车站，得以脱险至汉口，又渡江至武昌黄鹤附近茶馆，暂住。第二天即得知黄埔军校十四期工科招生广播，报名时，每天发两角钱生活费，并告知于武昌车站集中，乘车去江西清江县。到达后，首先来了甄别考试，后编成连队开始步兵教练，两个月后就奉命开往湖南零陵县。当时湘桂路正在修建中，得要徒步行军。学校借此机会来个战备行军教练课，本连倪连长任前卫营，指令我为尖兵连长。前卫营长给我下达命令后，我述说完，即给担任尖兵排的排长下达命令，排长即指令各班担任前进路上的左、右、前方听候搜索前进，并在行军途中，演习各种情况的处理，在宿营时，用雨衣作帐棚露营的练习。当时，学校看到我们的步兵教练操场野外都很熟练，营、连、排的领导

们都很喜爱，又加上我们文学校的素质经甄别考核后，大学知识分子有三分之一，其余都是高中的文化知识，凡是大学生都编在每连第一排，我们毕业时，派往法国当教官的很多。当时华北有三个省办有军事教育团，河北省的教育团在北京市里与日军作战牺牲了，山西省的教育团在喜峰口与日作战牺牲了，山东省我们这班学生是幸存者，全部投考黄埔军校十四期工科，所以我在行军路上很顺利地到达湖南零陵一所靠近湘江的小城。到达后，安置好住地，即开始工兵基础教练学习，其主要课程有三门，即筑城、渡江、爆破。三门主课外，另有坑道、通讯、地形的测绘，绘图也在次要学习之列。学校组织有校本部，由教育长林柏森负总责，下设有少将处长，有两个教导营、一个学生大队，教育长是中将，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广东人，他是专管教育工兵的人。云南省的马崇陆是少将，专管指挥工兵，当时是工兵界有权有势最出名的人物。

我们各方面整理好后，带至校本部听教育长训话说：工兵是技术兵种，在作战上是帮助各兵种的技术兵，因此，对各兵种的知识都得懂，对铁、木、石、工都得会，所以对工兵的技术都要实践熟练才行。

我们在山东省军事教育团一年多的时间里，不光学会练熟步兵操典上的操场野外各种战斗动作，还学会了各种障碍的超越与冯玉祥创造的四式花枪及拳术等，现在初学工兵技术很有新奇之感。

工兵三门主课都有课本，学筑城时先在讲堂讲解筑城的意义，如作战时要讲究减少人员的伤亡，为着避免损伤，要高筑城，防敌人。现在进步到用火药枪炮杀伤

人，所以战术上也随武器改办法，因此，在地下做各种工事防避枪炮，我们根据筑城教范所规定的掩体掩蔽部、交通壕等工事的做法去学习，例如一个师阵地或一个团阵地应做哪些工事？怎样做法？今后天天野外实地做这些工事，并研究选择阵地的方法及测绘，绘图，还得配备人员和机枪炮兵的位置。所以陆地上的筑城、海港上的要塞，都是工兵应当的任务，都应学习演练，在讲堂上讲的，在实地上都得演练出来。每天的野外演习都得天快黑的时候才能回到营房吃饭休息。

学渡河时，亦根据渡河教范课本，先说明主要技术及工具与名称，如架桥，在军事上有三种，如架柱桥，要固定桥脚，得用木桩(椿)，得要先学置桩(椿，)再学绳子接扣(光结扣就有十三种，天天要练习)，在各种情况下使用不同的结扣。

如架设浮桥，桥联(铁舟、橡皮舟)就是浮游桥脚。固定桥及浮游桥，我国从德国购置两付材料作教育用，临时渡河或敌前渡河与强行渡河都很方便，也能通过车辆。

第三种就是轻快桥，就是用木板、绳索在岸边接构好，放入河中，即可通人马（不能通车辆），这种桥必须在河水流速在百分之六十以下才能架设。

以上三种架桥法，适用于军队临时急用。这三种桥的主要要求是要快，要按规定时间完成。关于基本技术，平素要练习熟而快，第一每人要学会游泳，第二会驾驶船，第三会置椿(即打桩)，第四铁、木、石工都得会而懂。学习所用家俱都是日本出产的，质量都很好、耐用。渡河是交通的一部分，在工兵教育上占用时间很多，第一讲究每个人都得实践并体会身体的劳累。

如在学习之先，要去距架桥点五华里的器材库。搬运架桥木材时，每两人抬一棵五米长十五至二十公分粗的棒，送至河边。在湘江横渡练游泳（江面宽三四华里）我们那期就淹死一位同学，学校举行了追悼会，后来每期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在划船时，对浆、橹、篙、器俱都得会使用。在渡河方面的基本技术既多而又很难学。

爆破教范比较简单，但要知道国家制造的黄色药的威力及破坏效能的大小，与雷管信管点火的方法性能，在使用上怎样捆扎等技术，在破坏各种建筑物后情形都得绘图上报。关于阵地前沿，我火力达不到的死角地区，都由工兵埋设地雷群等技术的学习。

除以上三门主课外，就是坑道战的学习。学坑道战，必须先学地质学，在勘测位置时，要先看地形外貌环境，推测地下水位深度，才能决定坑道口的开设，再向地下挖主坑道及支坑道，但要注意在向敌方进行时，要躲开地下水位。先由主坑道进行，在适当的距离，要再开支坑道，主坑道能二人并行，支坑道只能行一人，坑内设待避所及指挥所、休息室等，左、右、上顶用木板及方木结构。

通讯的课程比较简单，在野外练习有线电话的架线收线及总机的使用，动作要熟练快速。

以上是军校十四期学生队学习的经过，在生活上的待遇是国难薪，每月六元，临毕业时增加到八元，算是上等兵的待遇，生活尚可以。

1942年，我在工兵第八营任上尉营副期间，又调考工兵学校第十七期学员队，专学工兵知识一年。所学的课程大致相同。我们学员由各工兵部队抽调来的都是有工

兵基础知识的干部，所学的课目，理论方面的知识，如在技术上，研究绘图方面的仪器，象经纬仪、大平板仪、小平板仪使用法，用以测量阵地及山区的地形高矮等比较准确，但在对查数表还得要计算甚麻烦、费时间。讲战术时，战术教官年纪过老得用轿子抬，地形地貌都用目测，与实际差不多，他因为经验丰富老练，同学都佩服他的才能与所讲的理论。每次野外都是团、师、军。一个团的阵地选择与兵力配备研究说明就得三四天，军、师用的时间更多，因为讲战术，就得在野外，各种地形选择与兵力配备都有直接联系。按规定侦察完阵地，就得将兵力配备图交上，收操后教官按图上的配备兵力是否适当定优劣。

学习力学采用德国的力学课本，材料各种力的计算（如拉力、顶力、弯曲力等）按课本给定公式查算使用，如筑城、渡河、爆破、坑道等都需要经力学查证才能使用。

学员队教育含有专科性，增加图学，工兵对各种作业，都须有图的根据，所以对各图很重要。

渡河在敌前，架设及强渡为主，完全利用由德国购买的架柱桥、固定桥、铁舟橡皮舟浮游桥，作示范，实施敌前渡河，在敌火下战斗中强行渡河，各种方法的演习，以及测量河床、舟桥的结构等。

关于爆破方面的学习，除各种桥梁破坏与装药并药量的计算外还有阵地前沿地雷群设置选择与追击敌人，路上的搜索，敌人所埋设的地雷群的方法与排除的方法。以上教育都是由各系主任担任，助教作示范。生活由学校负责，学习一年毕业后仍回本单位工作。

山亭区戏剧演变情况

薛云楼

我区民间剧曲历史悠久，早在1930年前就逐步流传西集、山亭、水泉等乡镇。民间业余团体季节性演出，部分职业演员流动演唱，剧种有柳琴、梆子和京剧。京剧演宫廷大架子戏为主，柳琴演生活小戏，不登舞台，地滩为主。这些剧种在我区农村中均有较深基础。文化大革命时大演革命样板戏，各公社都成立了宣传队，村级有的也有宣传队，区宣队。1976年经区委同意，市文化局批准成立齐村区专业柳琴剧团。76年前区宣传队，是70年组建，队长王加庭，人数40人，演柳琴戏为主，同时演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龙江颂”，自编自演节目有“鱼水情”、“岔路口”、“移风曲”、“喜看样板戏”等节目，多次参加市业余团体汇演。他们艺工为主，安排在官庄矿班组工人兼演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宣传活动。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直到76年专成了区专业文艺团体“柳琴剧团”，为了专业剧团业务发展，请进了不少专业人材，人数增加到50人。派人出外学习，加强剧团政治领导，先后剧团领导人有谢广庭、张继忠、刘学德、张化友、刘学林。代表剧有“孟姜女”、“孟丽君”、“李双

双等”，先后流动到江苏、安徽等地演出，深受广大群众喜爱。自编自演节目有“追仙草”、“劝婆婆”，参加市专业汇演获市级奖。80年改剧种撤消柳琴剧团，组建齐声梆子剧团，办戏剧学校为剧团输送新的血液，培养自己的人材，同时进行招收人材。剧团演职员有从河南、河北、荷泽、徐州等地来的专业人材58人，负责人韩金亭、黄献奎，导演薛云楼，代表剧目有“严海斗”、“穆桂英”、“破天门”、“三上轿”等，自编自演剧目有“焚身记”大型古装剧参加市专业剧团汇演，荣获演出导演创造二等奖，剧团巡回演出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市深受各级好评，也是我区文艺事业建国后鼎盛时期，直到87年区委决定撤销剧团为止。

戏校自办一年零十个月，主要原因解决不了转正指标，学到了艺术就自找门路，考省戏校临沂分校7人，江苏戏校和河南商邱戏校各一人。从事专业剧团转正的3人，30个学生，从艺转正14人，16人改行，但在社会上也是文艺骨干。

鲁南第一山　　高山

沈印骞

高山位于山亭新城东北三华里处，海拔620.4米。

高山又称翼云山，它的由来，出自重修该山泰山行宫的一通碑文，其中一段为："山名翼云，崇高也，山与云连，朝夕往来，烟雾白云与山交会，双峰白云吐扬，故名之曰'翼云'"。

高山山势雄伟，顶部由两个石灰岩崮顶组成，俗称东峰和西峰。

上西峰有两条路可通，一条路在崮西，名曰"西南门"，天公造就的脚窝隐藏在盘曲的石缝内，只容一人侧身攀登。另一条路在该崮的东北方，名曰"吊桥关"。该路是通往东峰和到该山水源取水的唯一通道。现天堑犹在，吊桥不存，在此通过，一上一下均需攀援10米多高的峭壁，没有一定的登山技术，很难过此关口。正因该峰如此险要，所以成为历代乡民结寨起义，抗聚避难的最佳场所，现峰顶数百个营垒的残垣断壁依稀可见。

该峰有一溶洞名叫"金銮殿"，北洞温度宜人，一年四季如春，平均气温约20℃左右。夏季进入，只觉清风徐徐，凉气袭人，如着装太少，很快就有寒冷的感

觉；冬季入内，顿感阳气上沸，暖气融融，如着装太厚，很快就有热燥的感觉。因此，前人认为皇帝老子的金銮殿也不过如此，故美其名曰“金銮殿”。该洞地处两峰悬崖中部，洞口向南。要进入此洞，必须从西峰顶部顺着一条约一米宽的通天直缝，靠四肢的支撑缓缓而下，下到20米处，便是洞的入口。因该洞地处险要之处，一般人无法进入，因此便成为鸟类栖息的最佳场所。

在西峰崮基南侧，有一“银锥洞”。该洞分内外两洞。外洞很小，只容一人。进入此洞可以听到嗡嗡的响声，屏气细听，犹如深处传来的机器运转声。据说这响声是内洞里的金马驹子拉石磨粉碎元宝的声音。内洞口被一块表面光滑的石块堵住。该石卡在石缝内，可以自由活动，就是拿不出来，传言它是堵住内洞银子溢出的“塞子”，故称银锥。谁要是能将此锥拔掉，瞬息之间犹可变为亿万富翁。为此，不知吸引了多少痴情人前来拔锥取银，但谁也没请动它一次。后来，此事惊动了前来巡视的泰山奶奶（因该山东峰有泰山行宫一处）。老奶奶念此处苍生的执着之心，便在此峰大香台（西峰一块光滑如镜的四方巨石，如同香案，故称）上题诗点唤，诗曰：

十年执着但求真，
子虚乌有费劳神。
可往东海寻法宝，
得来不负一片心。

有人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原来是一首藏头诗：“十

子可得”。其后，果有一老者带领他的十个儿子来拔此银锥，就在那银锥即将拔出的关键时刻，昏聩的老头竟因一时激动，脱口喊了一声：“您姐夫使劲！”此话至关重要，露出了尾巴，致使拔出半截的银锥竟又缩了回去。在此以后的相当时期内，此锥一直作为“圣物”被保护起来。每逢山火庙会，道士们便用红布遮掩，不许外人近视，以免亵渎了神灵，一九三二年重修该山庙宇时，一伙石匠不服，趁黑夜携带工具，錾、凿、撬、抬，忙了多半夜，也没有把它“请”上来。只是到了一九八二年，本地一个叫“没耳朵”的单身汉子，一时财迷心窍，竟携带炸药，将那块石块炸掉，结果一两银子也没有得到，却落了许多骂名。现外洞依然存在，进入该洞仍可听到嗡嗡“推磨”声，只是少了那块光滑可鉴，可以把玩的银锥。和以前不同的是：内洞那30多平方厘米的洞口完全暴露出来，因洞口太小，人还是无法进入。银子吗，从来也没见流出来！

东峰的东、南、北三面均为悬崖峭壁，西面有盘路可通。拾级而上，直通峰顶。峰顶平垣，总面积约500平方米左右，现仅有瞭望楼一座，原为济宁军分区所建，后弃置不用，被山亭区公安分局改为报话转播台。该楼建在庙宇旧址上，通过现存的宫墙垣墉，残碑断碣，可推断当年此庙之规模。

该庙名曰：“泰山行宫”，清同治五年（即公元一八六六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竣工，民国二十一年农历十月重修。

创建“泰山行宫”之动机，可以从碑记中略知：

“……辛酉岁（指公元一八六一年），乡民避难于上，此山之高，足井水之深，攻敌则获胜……居者以为冥冥之中必有默佑我者，不然何以如是也？透天朗气清，北望雪山，若隐若见，孤出群峰之首，秀立元气之间，曰异哉，此泰山来乎？吾之得泉深而获胜者，无乃泰山之神临鉴兹而默佑我者。众曰：唯唯丙寅春，创修泰山行宫于东峰，以报声望于万古，以壮山威于千秋……。”前人把一切现象归功于神力，认为山势险峻，足井水深，御敌获胜等，均是神灵的默佑和恩赐，所以立庙纪念，以谢神灵，以壮山威，也在情理之中。

俟后，清末民初名士张仁奎字锦湖，因在“民国第一案”中斡旋有功，加之他和黄金荣有师徒之谊，遂官运亨通，除在军队任职外，又被委任为南通镇守使，兼任管理八百里长江的盐运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财资充盈，为报答山东老家养育之恩，除两次捐钱、捐粮赈济乡民外，又于一九三二年出金万两重修北山庙宇。重修后的泰山行宫，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加从山底到山顶新修三华里的盘路一条，更增添了该山的气势。从此该山香火极盛，声播遐迩。每逢正月十五庙会，远近数百家“神社”纷至沓来，不亚于该处雪山庙会。

在东峰的东边，有一和它并立的巨石柱。该石柱兀地而起，直接云霄，令人不可仰视，名曰“挂山橛”。据说此橛底部是一个东海眼，只因当时此海眼流量过大，致使东海濒于干涸，龙王无法存身，便用此巨石堵住。从此东海泱泱，烟波浩渺，但高山东西走向的十几个村却从此无水可用。东从“穷命庄”（现名兴隆

庄），西到“狗扒泉”（现名张宝庄），二十余华里的“北山区”人畜用水均靠天等雨或吃远水。有民谣为证：“好儿不嫁沈官庄，沈官庄打水到街上（指山亭）好女不嫁东鲁郎，东鲁打水到南庄；好儿不到艾湖村，艾湖打井九丈深。”你看那龙王为了自己，竟害苦了这一溜十八村的黎民百姓。无水，使这一带的百姓穷苦潦倒，背井离乡。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解决了人民的痛苦。在高山的东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可蓄水一千多万立方的石咀子水库，通过辗转四十华里的引水渠，一直把水送到艾湖村附近。原来吃水贵如油的“北山区”，现在有了自流灌溉的水浇田。各级政府又积极协助各村钻井，现十多个村庄都有了一口或数口的深水井，大都吃上了自来水。

东峰为该山之巅，仅崮顶就80多米高。站在崮顶，山下万千气象一览无余。近观，东盘青龙（指石咀水库）。南卧白虎（指该山脚下的白虎山），西骧宝骏（指与该山紧邻的乌山顶），北走神猪（指与该山毗邻的猪山）。三山一水，拱卫北山，猪、龙、玄、虎，四相齐全，实为难得“风水宝地”。远眺，可见群峰俯首，起伏绵延，田庐错落，轮奂兀立；更有“〇九”国道在她身边穿过，起伏蜿蜒，如缟带飘然飞翔。若值三春芳芬，或逢九夏繁阴，恰遇金秋送爽，逮乎素裹银装，与那山、水、田、林交相辉映，都别有一番情景。

现在的高山已不是那神祇遍布的山，也不是那香火鼎盛香客纷至的山，更不是那少树缺水光秃秃的山。现在的山已是那“山顶侧柏戴帽，山中刺槐围腰，山下果

树成行的金山、银山、花果山。更何况在她的西南脚下矗立起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山亭新城。她犹如一颗瑰丽的宝石，镶嵌在翼云山下。随着山区开发和新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高山那神山、秃山、香火山的形象将在人们的观念中有一个大的更新！

云　谷　山

王成柱　张福善　焦鹏

云谷山位于枣庄市山亭区东伏山乡境内，从东伏山乡驻地出发，驱车沿山间蜿蜒的柏油路，不足10分钟就到了风景地。

举目望去，云谷山主峰海拔478.1米，方十余里，东接花盘山，西连防备山，上耸九峰，如九曲，这是它的别名之因吧！四周悬崖峭削，高数十丈，其巅石壁层层，若阶级叠砌而成，极为险绝而不可通径，巨石矗立，奇形异状，争艳夺容，幽隐处奇花异卉，春夏盛开香染数里，山涧藤树似蛟龙，山坡果树成荫，鸟语花香，令人陶醉。

岩下洞穴尤多，泉水亦盛，溪水淙淙，久旱而不枯。其著名者有榄林洞（亦名朝洞），转而南为九阴洞（俗称四门洞），四壁寥阔如屋数楹，洞外一泉自石窦出甃石承之（民曰大池），味殊甘冽，可饮数百人。梁王洞在其阴，据清乾隆峄县志载梁武帝萧衍所造（公元502—519），洞倚石壁削立数丈，石梯达其上，其外莴萝四垂灌木阴翳，北侧蛤蟆泉，大雨时瀑布自山巅幂洞而泻，似白龙衔尾戏逐于绝涧湍流之中。洞内北壁刻有“拱宸书窟”四个大字，系明嘉靖十四年制作。

明，陈焕也曾题词：

武帝千年去不还，松泉萝洞野人间。
南朝池馆今何在，唯有梁王旧日山。

现在山上陈迹犹在，即：梁王寨，跑马岭，饮牛池，点将台等，还有拜智公，梁王兵一窝蜂的故事传说。

梁王洞下260米处居有26户的庙南峪村，村北一河之隔就是千佛檐庙遗迹，尚有残碑，碑文记：南宋时金太宗完颜晟天会八年（公元1131年）重修，金熙宗完颜亶皇统七年又重修；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十四年（1539年）重修。上述三次重修均称该庙是“灵泉保寿禅院”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1年）重修时改为“三教堂”。

庙西是1966年东伏山公社修建的云谷水库。修水库时在四米深处挖出部分青铜刀、剑武器。

云谷山不仅山势险峻嶙峋，自然景观宜人，而且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历来被兵家所重视。据清，光绪峄县志载：咸丰九年，刘方印（峄人）、牛闺女、滕四为首的聚众万余占据云谷山，号称九山大王，他们带领众民不断地袭击清政府和地主豪绅，后被僧王率领清兵追歼白莲池灭之。

清末民初时，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在此山顶修官房40余间，磺药库一所，旧址尚存。

云谷山不仅具备它独特的旅游资源，而且还有丰富的矿藏等待开发。

1987年6月13日，山亭区政协和东伏山乡党委政府

邀请市政协委员，地质工程师许天民来此山考察矿产和旅游资源，在云谷山发现大鱼籽，小鱼籽，枫叶红，条带，云雾等大理石矿苗，及响石、砚石矿苗。

啊！云谷山你虽然是还没被开发的旅游区处女地，而你那美丽的自然风光，已吸引当今我市的一些党政领导和部分游旅爱好者到此欣赏你那天然的屏障，优美的景色，神奇的传说。1989年春，市委副书记秦尧基到此山时赞叹不已。

云谷山的姿势有多美？请看明朝崇祯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修关王庙立碑时的赞诗：

远看奇山真可夸，近观园林妙优佳。
离火炼成梁王洞，坎水旋就灵古刹。
左有青龙流水绿，右边白虎镇山甲。
虽然不显神仙府，回比寻常景物华。

雪　山

刘文举

乘坐汽车，行驶在山亭区的店西公路上，一路山川，无限风光。当你来到山亭镇西南5公里的群山处，会看到公路西侧有一座秀丽的小山，山青水秀，峭壁悬崖，薛河水自北向西绕山流过，山顶的梵王古庙巍立在苍松翠柏之间，这就是古今有名的雪山。

古滕县志载：雪山古名薛山，“国名（薛国）因于水，水名（薛河）因于山”。“因释氏附会梵王太子之事，因以改薛为雪年。”雪山风景优美，古迹颇多。明代文人汤节赞雪山诗曰：“雪山千古梵王家，宏殿辉煌静不哗。洞引泉声鸣佩玉，窗涵禅榻卧烟霞。题诗客去龙归洞，飞锡僧来月满裟。行到如来修道处，盘陀石上涌金芽。”

驶过新修的山河大桥，从山南登山。走过水月庵遗址，有几农户青舍掩映在绿树丛中。再往上走，可看到一座纪念亭，亭内有一纪念碑，上书：“雪山苏鲁豫皖边区抗日农民训练班旧址”。这里是革命纪念地，抗日战争期间，中共苏鲁豫皖边区党委在这里的灵芝寺创办了农民抗日训练班（亦称“山东抗大”），先后培训了抗日骨干数百人。当时“抗大”办得热火朝天，雪山有

鲁南小延安之称。昔日的灵芝寺，寺院宽敞，古柏蔽荫，殿宇巍峨。大殿后墙依山崖建造，有“丈二佛爷三砖墙”之奇观。现寺院大殿庙房已无存，旧址还存有方碑一通和高1.8米的青石坐佛一尊。

沿山路继续上行，有“三宝殿”遗址，还存有石山门和龟驮碑一通。过了三宝殿，有上山的古石阶路。拾级而上，曲径通往山顶。仰望山巅的梵王庙、观音台，使你油然产生登仙山之感。飘渺在苍松翠柏间的梵王殿，你会误认为是蓬莱仙阁，顿时会使你忘记疲劳，捷足上登。登上山顶，新修复的梵王殿、灵官殿与旧时的山门相辉映，浑然一体。古碑数通矗立在山门内外，高大的观音台就在山门的一侧。旧时的真武行宫、长春观等古迹虽已不见，但从碑文上可想见当时“前山门，后楼阁”的巍峨壮观。

站立山顶，环顾四周，群山环绕，河水飘流，满山绿翠。山风吹来，松涛阵阵，气爽神旷，悠悠然恍惚你已超凡脱俗，置身“仙界”之中了。

绕东麓的悟真岩，薛河在这里依山南行。临河是百丈悬崖，壁立千仞，陡峭如削，峥嵘奇险，造化神秀，古洞遍布其间。有名的洞有：“安阳洞、丹阳洞、夫子洞、黄龙洞、八仙洞、三清洞和玄天古洞。相传孔夫子游洞到此，黄龙祖师、丹阳道人修真于斯。八仙洞、安阳洞和三清洞内有石桌、石凳、石榻。最幽深的是玄天古洞，也叫万寿宫。洞口位于悟真岩顶。第一洞门上刻有“西佛真阳”四个大字；第二洞门上刻着“玄天古洞”四字。洞室迂回曲折，洞内有洞，府洞幽串，别有

洞天，迤逦可通岩底。洞内有茶泉，水甘似露，泉水沿石隙细下，涓涓有声。玄天古洞有海西第一洞天之誉，昔有靖元道人诗曰："洞口年深鲜尚斑，是谁仙子避尘寰？何时我亦居公暇，也向云房学坐团"。古滕文人茅志宣诗曰："窠窗贮月白，虚室含风清。竹径迷烟澹，松轩滴露冷。"

岩壁高处有古石刻，镌有隶体书法"悟真岩"三个大字，旁有唐代摩崖造像，为高浮雕坐佛，高约三尺，佛像神态自若，栩栩如生，高崖诵经，如闻其声。在佛像右侧不远处的悬崖间，有一石龛，龛崖名为八仙崖，也叫逍遥台，可坐数人，有棋盘石居于崖上，传为仙人高崖下棋的地方。

岩对岸的河滩上，成荫的杨行柳林流翠滴绿，绿茵铺地，草芳林秀，秀色可餐，是午天避暑乘凉的佳处。岩下薛河水清澈涟漪，碧潭如镜，水光粼粼。"晴雾，则岩拥朝霞倒插其中如濯锦"，乃雪山之一景。此景可与白居易《忆江南》词中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景媲美；山鹰与朝霞齐飞，青山与绿水相伴，极有王勃《滕王阁序》里的景象气魄。夏日月夜，乘凉岩顶，月朗山黛，清风徐来，岩下波声如琴，仿佛置身仙境。"神崖夜月"乃是雪山又一大胜景。

雪山，既是革命纪念地，又是景物非凡之所，圣地加胜地，景观迷人，游者无不流连忘返。

巨龙河

姜渭隐

西集镇有一条横贯全境东西流向的河，名巨龙河，俗只称龙河，是全镇最大的河。从古至今，这条河哺育着西集这块古老的土地，也产生了古老而灿烂的龙河文化。沿岸人民饮用、灌溉大都依赖着这条河。

在早已逝去的岁月里，这条河有利也有害，每逢夏季，正如王东槐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山洪暴发，飞龙螭，吼蛟鼉，轰雷激电，顷刻万状，曲江涛不是过也。"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就留下了数十次洪水咆哮的令人惊骇的场面。近年来，拦河坝之类的水利设施不断增加，于是，洪害消失了，而季节性、区域性的干涸却又不断。这也不能不说是使人望河兴叹的憾事。

近翻《峄县志·山川》载："巨龙河出巨龙山北，西流至西暨（笔者注：应为东暨）村受灵泉，又西南流，东岠山河，马头河入之，又西入薛步河。"

然而，却又载："（君山）其西六十里，曰巨梁山，亦名巨龙山，山绵亘五、六里，三峰并列，中峰尤峻耸高入云表，其石壁立，蜿蜒直上，如蛩足然。其西麓牛鼻泉之水出焉，南流而入于泇。……西泇之水经其西而东南流。"这里并没说巨梁山出巨龙河。

查《峄县志》之舆地全图（以下简称县图），龙河

也不是源于巨梁山。巨梁山一带水源皆南流或东南流，其西多崇山峻岭，其水似乎也流不到西部来。

巨龙河上源有二水，南为东凫山河，北为马头山河。南流之水，源于花盘山。花盘山即今东凫山乡河口村东的定盘山。定盘山之水西流经东凫山（与东凫山河水汇合）、西凫山至两河岔。北流之水，源于龙门观东之圣水庵，《志》载："圣水庵之泉……绕观前南流……西流入马头山河"。经龙门观、崔庄、白庄、付庄、马头至两河岔。二水汇合而西流，经东集（暨）、马庄、西集（暨）、姜庄、刘庄、朱屯、暨河、南宿而入薛河。《志》载："灵泉之水出焉……会两河岔之水又西南流，为巨龙河。"县图在东集（暨）灵泉以下特别标明"自此名巨龙河。"

再查县图，龙门观北有龙门山，东有圣水庵，南有沧浪渊（并有关于仓龙的传说），西有龙霹崖。这龙河之名，或许与这诸多的龙字有缘；也许是取大河象龙一样，希望它能造福于人间之义。

王东槐先生在《龙河精舍记》中也说"龙河发源于巨梁山"。恐怕也只是云县志之所云罢了。

综上所述，西集之龙河并非发源巨梁山，实发源于花盘山或圣水庵。自灵泉以下才称巨龙河。此乃余之拙见。虽有按图索骥之嫌，但也不是凭空臆想，尚有待专家们教正。

（文中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沧浪渊庙始末

张兆银

沧浪渊庙，古称霖泽庙，位于枣庄北40华里山亭区付庄乡西王湾村东南300米处。庙分三进院，后为寝宫楼，长20米，宽10米，高12米，皆为青石所砌，传说为沧老爷和沧奶奶所住；中为神龙殿，长20米，高10米，宽5米，内有2米高的正六棱青石柱。此殿有神台供奉沧老爷神像，前为前神龙殿，长10米，宽8米，高4米，两侧有钟鼓楼。庙前右方有一石拱桥，名水火桥。庙前有二池，上池呈椭圆形，面积64平方米，水色墨绿，深3.5米；下池稍长，面积73平方米，水深约上池之半，池边古木苍藤，松柏掩映。庙正前涧南岸有一戏台，戏台对面皆是成阶梯状的石堰。六十年代以前，每年三月初三，或久旱有雨之后，老百姓请戏班皆在此唱戏庆贺。

据年过花甲的老道士鹿明山说，此庙神主是战国时赵国的君士李佐居。当年李外出，赵王接到楚王伐齐，将从赵国路过的请柬，便信以为真答应了。君士李佐居回家后听说此事，意识到楚王伐齐是假伐赵是真，便向赵王进谏而赵王不听。后来楚国果真先攻赵国。赵国因未准备而一败涂地，此时李佐居已出走东海附近隐蔽起

来。其隐蔽的地点即现在的沧浪渊。尔后汉高祖夺得天下，特来沧浪渊请李佐居出任“五官君”，李信奉一君不保二主，未允。高祖敬佩其贤而为其修庙。后世相传此庙“旱时祷雨辄应”，所以宋和年间，被赐名“霖泽”，明弘治四年又得以重修。

沧浪渊庙“祷雨辄应”之说断不可信，然而此处风清树绿山明水秀却是事实。此庙背负姓姓山；南有焦山；东有相山。相山与西北诸山相接，莽苍不见其尾。清康熙二十四年《峄县志》曰“有沧浪渊，县北六十里，车稍峪下。相传为孔圣听子歌处。渊西有石刻邑人李编修辨详建置志。四周峰岩巨石，俯临涧壑，渊水深莫测……渊侧有田，宽数亩，可通祠。祠左右茂林叠嶂，山光霞色，尤为邑中胜景。”沧浪渊之美由此可证。

然屡经战火，此庙近年仅存残垣断碑，无可辩认。自1988年，当地农民自发捐资，对该庙进行整修。使此古文化遗迹又得以传世。

梁王城遗址

姜渭隐　朱道来

西集镇东部有东集村，走枣滕公路到西集站向东行约一公里便到。村西南隅有“梁王城”遗址。1980年9月15日枣庄市政府宣布，将此遗址列为“第一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注明属“新石器时代”。

“梁王城”址北约二里有毛山，东约里许有神山（在山之阳曾发现汉墓刻石），南濒巨龙河，其间皆沃野良田，地势开阔，稍有丘陵。从遗址地表观察，在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200米的范围内，散见许多古代陶片，有筒瓦、鬲足、豆把、罐片等。其东南部“城顶”的断面处也可见许多灰土、烧土，其中亦杂有上述的陶片等。据说，当地群众曾收藏过出土的斧、凿、刀、纺轮等石器，但笔者访求多日竟无所收获。《峄县志·杂记》载：盟台“其旁有旧城基即邾城小邾之都也。耕者往往于此得古砖瓦，形模甚巨，皆大于今式数倍，坚致工细可爱。”

紧靠遗址东南部是一台地，高出平地约5米，长宽各约百米，俗称“城顶”。相传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事频仍，有邹木公者（一说郭禾公。恐系不见经传者流的传说人物）欲霸一方，曾聚众筑台，名曰“点将

台”。《峄县志·杂记》载：“邑治北西暨（笔者注：即西集原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始改为西集）村，土台高数尺，方广数十亩，居人呼为盟台。相传以为战国诸侯盟于暨即此。”这明代修的《峄县志》也只承认相传而已，更何况“邹木公”、“郭禾公”乎？愚以为看作“梁王城”的点将台倒很合适，这名为“城顶”的台地和“梁王城”遗址应是相互关联的，或者说它是遗址的组成部分。当初也许叫“城鼎”，以说明此城的重要性。

明末清初，寺庙之风重又盛行起来，当地居民在台上建关帝庙，先建正殿三间，后又扩建禅房两间。兴盛时烟火缭绕，香客络绎不绝。清雍正九年，当地绅士褚民高献资，对寺庙进行过一番整修。后因自然灾害，香民饥馑，供奉渐绝。

民国前后，战祸不断，寺庙也未免战火的洗劫，兴盛时的石刻、碑记大都被毁，有的当了铺路桥石。土地改革时，两间禅房被拆。三间大殿因解放以后至十年浩劫结束一直是东集小学校所用，才得以幸存。大殿建筑古朴典雅，檐牙钩角，雕梁画栋；屋山墙有龙腾闹海石刻栩栩如生；砖墙拱门，拱形石窗；无不显示出古代寺庙建筑的精髓。

“城顶”西南有一深渊，名曰“石牛潭”。潭水清澈见底，依稀可见鱼虫戏草，蟹虾争趣，不饰雕琢，景物天成。

其东南，约400米，巨龙河北岸有“灵泉”，从不干

涸，堪称恒泉。俗称“扳倒井”。泉水甘冽，为村民饮水之源。

笔者漫步遗址，俯饮灵泉，慨然兴叹：“扳倒井”、梁王城”，真不愧龙河文化宝库中的两颗明珠啊！

至于该遗址是不是邾（倪）国故城，小邾之都，历史文献尚无定论。再至于为什么叫梁“王城？”何人所建？毁于何时？……等诸多不解之疑，尚有待进一步考察。目前笔者手头无充分的资料，尚不敢妄断，只好有待来日求救于专家了。

光武泉

季洪亮

今枣庄市山亭区半湖乡铁山沟村西五十米处存有一座古代名胜——光武泉。此泉久旱不涸，水清如镜，百里驰名。

“光武泉”的来历经千百年来被当地人民传为神话。原来的“光武泉”其型似马坐状，泉头似马嘴，泉头下有一池似马屁股状，名曰“卧马池”。池上方有两个深深的马蹄印。相传公元十五年，汉光武刘秀起兵抗王莽，因寡不敌众，兵败抱犊崮山区。王莽手下大将吴汉率大军把刘秀围困撕杀混战，刘秀全军覆没，单骑冲出重围败到此地。人马饥渴难忍。突然，他的坐骑四蹄腾空一跃，斗落在石岩上，马屁股把石头踹下二尺，成了个清晰的烙印。暴跳前蹄把前面石头刨出两个深深的蹄印，头一低卧倒在地。刘秀在马上眼看追兵迫近，在这千均一发之际，他咬牙瞪目，拼尽全力，拉开硬弓，照马头石缝猛射一箭，流出清清泉水，刘秀人马饱饮此水，精神大振，突出重围。从此，方园十多个村庄村民饮用此泉之水，故名——光武泉。

当时方园十多里地无水源。人们为纪念这一饮水之源，请来能工巧匠在泉上方树了一座碑，并请当地有名

秀才题写碑文。其碑高二米，碑文上刻“光武泉”三字，两侧一副对联“一水流清响，千秋见古人”，中间碑文为：

汉武龙升久在天，
此泉千载倘依然。
当时饮马曾来否？
荒唐齐说汉东年。

此碑一树，名芳近百年，方园百里慕名而来，游览名胜，络绎不绝。然而“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把此古迹当作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典型毁于一旦。将此碑碎以万片，难以复存，卧马型的岩石也被毁以原状。古迹虽毁，甘泉仍在，潺潺泉水，长流不断。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光武泉”这一古迹名胜将会被开发利用，还以原貌，将成为抱犊崮山区的旅游景点。

征稿启示

为加快我区文史资料发掘、征集、整理、编辑工作的进程，我们在此吁请广大政协委员、各方各界爱国人士提供有关山亭区史实的稿件，从而向社会奉献一笔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宝贵财富，籍以造福乡梓。

山亭区是革命老区，许多革命前辈在此创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欢迎知情老人秉笔直书，也欢迎青年朋友为老人记录整理口述稿，还希望大家向我们提供史料新线索，开发新领域。以不断提高本书的质量，丰富本书的内容。现将有关稿件征集事宜陈述如下：

一、征集时限

征集自1918年戊戌变法以来至今的近百年间的史料。

二、征集内容

1、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工商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历史资料；

2、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

3、各界重要历史人物（爱国人士、知明人士、专家学者、能工巧匠、英模人物及有重大影响的反面人物等）的资料；

4、各民族、党派、宗教、社会等方面的资料；

5、港、澳、台胞和海外侨胞的资料；

6、珍闻轶事、乡土民情、传统工艺、土特产品介绍方面的资料；

7、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的资料；

8、名人回忆录、遗稿、写画、印章、照片及其他资料。

三、稿件要求

1、存真求实。不溢美，不贬损；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经得住历史检验。力求做到“三亲” 即亲历、亲见、亲闻的人和事；不是“三亲”的稿件，请注明资料来源、出处；

2、稿件要有“地域性”，即属于山亭地区的人和事，或与山亭区域有关的内容；

3、稿件写法不限，不拘观点，不限题材，要求完整，不定篇幅，可一事一稿，也可一事多稿，史料要翔实，文理通顺，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时间、地点、人物，尽量记述明白。书写要清楚，避免字误。

四、稿件处理

1、来稿一律立案收存，不退稿，请善自保留稿底。

2、来稿一经利用，即按规定致稿酬。

来稿请寄：政协枣庄市山亭区文史资料委员会。邮政编码277139。

政协枣庄市山亭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穆　林
封面设计：魏顺友

枣庄出版准印证（1991）052

印数1-2000